

王晋康 | 作品

我们向何处去

王晋康——著

中短篇科幻合集

收录王晋康早年及近年中短篇（少于1万字）17篇。我们将沿着造物主划定的路不可逆转地前进，不管是走向天堂还是地狱。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王晋康中短篇科幻合集：我们向何处去（梦想家系列，银河奖科幻作家王晋康力作）

作者：王晋康

ISBN：9787916002372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爱因斯坦密件

战后重组的伊拉克国家气象局暂时栖身于一幢满身疮痍的大楼内，与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新兵营相邻。为气象局新配备的大型计算机倒是蛮先进的，是从IBM公司购买的P690型。IBM的霍夫曼负责安装调试，配合他工作的是伊方工程师沙维斯，两人相处得很好。

四月一号，霍夫曼完成了调试工作，回国了。回国前他交给沙维斯三张复印件：

“计算机已经调试好，闲暇时你不妨拿它玩玩这个。”霍夫曼笑着说，“这可不是寻常玩意儿啊，据圈内人说，这是爱因斯坦留给后人的密码信件，从他的一叠手稿中发现的。美国不少计算机工程师把破译它当成了业余消遣，但至今没人成功。这不奇怪，爱因斯坦鼓捣出来的密码一定很难破译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沙维斯扫了一眼，那三张纸上是密密麻麻的手写英文字母，内容如同天书。他揶揄地说：“是不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啊，我倒忘了今天是愚人节。不，绝对不是玩笑。”

“如果不是，我愿意试试。”

那时气象局人员还没配齐，正式工作没有开展，计算机一直闲置着，正好沙维斯又在密码学方面颇有根基。45岁的沙维斯自幼聪慧，在开罗大学数学系读书时成绩骄人。但作为库尔德人，在萨达姆时代是没有前途的，于是他一直把过剩的精力投到数学和密码学中。今天这些知识派上用处了。

霍夫曼告诉他，已经可以确认的是，这封密文的编制是基于大数的素数分解。沙维斯非常了解这种加密方法。这种加密原理很简单，只要把一个大数分解成两个素数相乘，也就找到了正确的密钥。但它同时又是最困难的，因为，如果你想用试除法找出一个百位大数的所有素因子，即使利用P690这样的超级电脑来进行蛮力攻击，也要1036年！要知道宇宙的历史才只有1011年呢。好在近年来已经发展了素性检验的不少数学技巧，沙维斯恰好了解这方面的进展。

即使如此，能否成功还要靠运气。此后整整三个月，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这封密文的破译上。看来命运非常垂青沙维斯，成功的到来简直出乎他的意料。晕头晕脑地忙了三个月后，天书般杂乱的字母终于排出一个标题：

爱因斯坦致后人。

他成功了！

狂喜中，未等译出正文，他当即给美国的霍夫曼发了一封邮件：

“你留下的密文我已破译，确为素因子分解的加密方法，也使用了希伯莱文20个字母的对位密码方式。”

然后，一分钟也没有耽误，他把已经证实的密钥输入破译软件，对密件的正文进行破译。屏幕上迅速闪出破译后的文字：

爱因斯坦致后人

“不少人说我的质能公式$E=MC^2$开创了核能利用的时代，这是一个沿袭已久的误解。质能公式只是指出了质量和能量的等效性，并没有指出如何释放它。可以比较一下，核能的释放（裂变或聚变）对绝大多数元素都不适用，比如铁元素是最稳定的，是宇宙核熔炉

的最终产品，原子内没有任何核能可以释放。但按照质能公式，无论是铁，还是岩石、水、惰性气体、垃圾、核废料，甚至是我们的肉体，都含有符合质能公式的巨大能量，可以称之为**终极能量**。

那么，终极能量可以释放出来为人类所用吗？就在阿拉莫戈多核实验场的蘑菇云升起时，我忽然有了一个顿悟，那是和发现相对论同样幸福的灵感——终极能量完全可以释放，而且方法并不比裂变或聚变复杂……”

沙维斯心中的狂喜难以描述。只有傻子才不理解这个发现的意义：一个新时代将从它而开始。终极能量是宇宙中最高效最清洁最廉价的能源，它如果能被释放，人类将生活在伊甸园中，连环境污染也附带着彻底解决了（所有垃圾都可以转化成与重量成正比的巨大能量）。爱因斯坦的这个伟大发现绝不逊于相对论。

沙维斯只是奇怪：为什么爱因斯坦没有在发现它时立即公布，而把它藏到密码中留给后人？

他急急地读下去——忽然窗外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电灯熄了，计算机变成黑屏。从窗户往外看，附近的新兵营浓烟滚滚，一片哭喊。不用说，这又是一次自杀式爆炸，从美军进驻伊拉克之后，恐怖袭击已成了伊拉克人生活的一部分。可恶的恐怖分子常常穿着国民自卫队的服装混入兵营，再在新兵群中引爆腰间的炸药。

不知道这次爆炸中又有多少人丧生？有多少家庭失去丈夫和儿子？沙维斯对这种血腥的袭击已经麻木了，他对此无能为力啊，也许下一次就轮到自己了吧。他摇摇头回到桌前，这会儿他急于知道密文的剩余内容，等不及电力恢复，开始人工翻译。人工翻译当然慢得多，但译文总算一个一个地蹦出来了。

“……就在我反复验证自己的发现时，1.3万吨TNT的“小男

孩”和2.2万吨TNT的“胖子”在日本爆炸了，死亡30万人。我印象最深的照片，是熔化后又凝结的沥青路上嵌着的一双小巧的女式皮鞋，它的主人已经在那一瞬间被气化。

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班布里奇痛心疾首地说：现在，我们都是狗娘养的了！我想，我应该算做‘狗娘养的’的第一位吧，是我最先给总统写信劝他研制核武器的，虽然我的初衷是为了消灭法西斯恶魔。

“我新发现的终极能量远比核能强大。我迫切希望它能为人类利用，但——对**今天的人类**来说，它是否是一个过于危险的礼物？经过数年痛苦的思考，我最终决定暂不公布终极能量的释放方法，而用密码记录在此信的附件中。

我郑重告诫所有读懂此信的后人：如果在你所处的时代中，人类确实已经成熟，那么请把附件译出，无偿地向全世界公布；如果人类那时仍未放弃对暴力的迷恋，就让这个潘多拉魔盒继续关闭吧。”

下面还有一个附件，应该是释放终极能量的具体方法。沙维斯忧郁地看着信文，不再往下翻译。今天的人类成熟了吗？不，似乎比那个时代更迷恋暴力。文明国家庞大的核武库、不间断的战争、以暴治暴、自杀炸弹，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仇恨，等等。他突然省悟了，为什么这封能被他破译出来的密文，此前却一直没人破译成功。不，一定有人破译过，恐怕远不止一人。但那些读懂信文的科学家都会长叹一声，按照爱因斯坦的谆谆叮咛，把这个秘密深深地埋在心底。

他下了楼，来到仍在冒烟的兵营。警车刚刚赶来，警笛声响成一片，很多市民闻讯而来，其中包括不少痛不欲生的受害人家属。他们扑向爆炸坑旁抛散的20多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哭着寻找自己的亲人。沙维斯默默地看着，他想，在这堆尸骸中应该包括一个人体炸弹吧。这个恐怖分子使用的只是低能量的TNT，但如果——他能利用爱因斯坦的发现

引爆自身？沙维斯做了简单的默算：按公式E＝MC2，一个60公斤的人体所具有的终极能量大致相当于十亿吨TNT。十亿吨！相当于80000颗广岛原子弹！只需一个这样的人体炸弹，足以把整个伊拉克从地图上抹去了。

没人敢把这个危险的玩具交给不成熟的人类，没人敢的。作为被战争害惨了的伊拉克人，他更不会。沙维斯仔细叠好那三张纸，装到内衣口袋里。他对着那些尸体暗暗发誓：将终生保守这封信中的秘密。

回到气象局时电话正急燥地响着，是霍夫曼从美国打来的，虽然不是可视电话，但那边的惊喜溢于言表：

“沙维斯先生，我刚看到你的邮件，你说你已经破译了爱因斯坦密件？”

沙维斯沉默片刻，平静地说：“对不起，只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百年之叹

我刚刚过了百岁寿诞，自知余日无多。身体乏力，眼睛昏花，常常无法聚拢元神。记忆力也差，8个时辰前的事倒没有80年前的事记得清楚。母星来接我回家的飞船始终没有出现，实际上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现在我要抓紧时间，记下我在蓝星上的一生经历，连同我的忏悔。这一生我就干成一件大事——但它恐怕是干错啦。

85年前，我15岁时，母星正处于激情洋溢的时代。神奇的量子飞行技术已投入实用，连位于宇宙边缘的星球也瞬间可到。科学之神和上帝平起平坐并握手修好，大智长老会（由17位最睿智的科学家组成）和教庭联合发出呼吁，要让**理性之光**、或者说**上帝之光**，照耀到宇宙每个角落。热血青年纷纷参加传教使团，乘着量子飞船奔赴深空，把先进知识无偿传播给各星球的智慧种族。当然，大多数星球上尚未进化出智慧种族，那也不能放弃，要在每个星球上挑选一个最优秀的物种，来进行“智力提升”。至于没有生命的荒芜星球，只有放到以后再说了。

量子飞行有这样的特性：它能在瞬间到达任何地方，但却无法确保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两次。也就是说，传教者的航程很可能是有去无回的，必须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孤身一人，在某个荒僻的星球上苦度一生（因为星球数量太多，每个星球上只能派一个传教者）。但比起肩负的神圣使命，这点儿苦难何足挂齿。

我也报名了，是传教团中最年轻的团员。随后是五年艰苦的学习，因为每个传教者都要掌握复杂的技能：如何迅速适应迥异的外星环境啦；如何慎重挑选欲提升的物种啦；如何使用智力提升装置、隐形飞车和小型自卫武器“地狱火”啦，等等。天智师，17名大智长老之首，亲自

做我们团的导师。

可惜我没拿到结业证。这一波次的量子飞船出发在即，我们只有提前结业。天智师遗憾地说，你们只有到新星球上自修完学业了，好在每人配有一台“上帝与我同在”。这是一种强大的电脑专家系统，储存着与传教生涯有关的所有知识。我们依依告别母星和亲人，实际是与他们永别了。天智师带着这个团的3600人出发，开始了连续的点式跳跃，在每个遇到的有生命星球上留下一个传教者。

第19次跳跃到达了遥远的蓝星。天智师照例逗留一天，作了初步考察。他异常喜欢这个生机勃勃的星球：蔚蓝的海洋波涛汹涌，陆地上的绿色无边无际，草原上的兽群、空中的鸟群和水中的鱼群比球状星团更密集。这儿的生态与母星非常相似：也有绿色植物和动物；动物也分食草者和食肉者；生物繁衍方式同样以两性繁衍为主；等等。虽然蓝星上还没有智慧种族，但哺乳类动物的进化水平相当高，提升起来不会太费力。这儿只有两点与母星显著不同，但也许对传教者更有利：蓝星的公转极快，大致说来，母星一年相当于这儿的五万年；蓝星动物的世代交替也很快，平均在25蓝星年左右。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换算，假如一个传教士能在这儿再活80岁，就相当于400万蓝星年，能函括蓝星动物的16万代，这个时间足以把它们的智慧提升到相当的高度。这样一来，你就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成就，对于孤独的传教者来说，这无疑是最高的幸福。所以——天智师笑着说：

“没说的，这个得天独厚的‘好’星球，就分给最年轻的耶耶了。”

我知道天智师是照顾我，他一向对我偏爱，但我真舍不得这么早就与他诀别。天智师临行前，照例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把“上帝与我同在”、隐形飞车及“地狱火”赐予我。并谆谆告诫：

“耶耶，我年轻的孩子，要诚惶诚恐，要谨慎一生！要知道，你的工作将决定一个星球的命运！”

我恭谨地受教，依依不舍地拜别天智师和众人，量子飞船在我面前瞬间消失。

我把基地设在蓝星的近太空，每日乘着隐形飞车去海洋、草原和山林中查访，寻找最合适的“天宠族”，这是我们对将被提升种族的习惯称呼。天智师已经帮我选定哺乳动物作天宠族，因为无论是大脑容量，生命活力和种群数量，它们在这个星球上都是佼佼者。至于哺乳类中具体物种的选择，则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工作，我先淘汰了草原上的大象和海洋中的巨鲸，它们脑容量虽然最大，但个体数量较少，而天智师的教诲是：首先要考虑那些个头中等、数量庞大的群居性物种。鬃毛雄伟的狮子也被淘汰，倒不是因为它们是食肉动物，天智师并不排除食肉种族作提升对象；但它们有杀婴习性，新狮王登基时要杀死所有的幼兽。这种习性过于残忍，令我厌恶。

有一段时间我最钟情于海豚，它们脑容量大，聪慧漂亮，流线型的身体十分灵巧，海豚在自己族群内，甚至异种海豚之间，都能亲密合作，这对“天宠族”来说是最可宝贵的习性。我仔细观察了海豚群的捕猎。破晓时海豚分批列队成扇形出发，偶尔几只海豚高高跃出水面，以侦察海鸟的纵迹，因为海鸟总是伴随着鱼群。然后，海豚就吵吵嚷嚷的跳跃着，或以侧边逆行，或以肚皮击水，把鱼群围起来，赶至水面上，它们的围堵十分坚固。鱼群插翅难逃。进食完毕，海豚会表演惊人的空中跳跃，旋转身子翻着觔斗。集合在一起的海豚可以多达万只，在海中延伸几千哩长，跳起舞来蔚为壮观！

但正是海豚捕猎之后壮观的集体舞蹈让我淘汰了它们。天智师说：食肉动物的杀生并非残忍，那是它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是符合天道的。我对天智师的教诲当然没有疑义，问题是——依我的感觉，海豚在杀生之后过于“快乐”，过于张扬。如果它们被提升为智慧种族并变得十分强大后，仍旧沉缅于这种“快乐的杀戮”？

……

我十分惋惜地淘汰了海豚，把目光聚焦到另一种动物身上：两足黑猿。它们生活在一条大裂谷附近的密林中，或稀树草原上，能蹒跚地两足行走，不过更善于用前肢在树上攀缘。浑身披着黑毛，素食，常常几十个个体在一起生活。天智师说："耶耶，我的孩子，你要诚惶诚恐！要知道，你的工作将决定一个星球的命运！"我牢记着我师的教诲，用了整整十年时间（相当于蓝星的50万年了！）来慎重地考察它们。天智师曾列出天宠族的十项"善根"或"慧根"，说只要满足其中五条，你就可以考虑选它；如果有六七条，你就尽可放心选它了！而我在两足黑猿身上已经发现了七条：

1 素食性群居动物。天智师说，最好选素食种族来提升，虽然并不摒弃肉食种族，但毕竟素食性种族的天性更为和平；

2 有较高智力，最典型的表现是能使用简单的工具。

我发现，黑猿群中我称之为"白胡子"的一只雄猿最先学会用细树枝钓白蚁吃。这种技术开始只在白胡子所在的族群中使用，但当一只年轻雌猿外嫁到大湖对岸另一群落时，这项技术很快就广泛传开了。

3 族群内有合作倾向。

雌猿们会合力抚养族群内的孤儿，偶尔有些雄猿也会收养孤儿。

4 有初步的羞耻心。

这些蒙昧状态的黑猿当然不懂得遮羞，但我发现，它们之中有些个体，尤其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的个体，在交配时会躲到隐秘处进行。当年天智师授课时很看重类似习性，说它是社会道德的萌芽。

5 知道敬畏大自然。

还是白胡子所在的那个族群，有一次迁徙途中经过一个巨大的瀑

布。瀑布飞流直下，声震遐迩，空中的水雾映出清晰的彩虹，漂亮得无以复加。它们被这种自然奇观深深震撼，个个昂首长啸，手舞足蹈。这次“朝拜”持续了很长时间，表明它们已经懂得敬畏大自然。天智师说，这种敬畏能轻易转化为宗教信仰，或者转化为对大自然的探索欲。

6 有初步的“我识”。

我曾在塞特族群的活动区域立起一面镜子，它们发现了镜中的不速之客，便愤怒地咆哮挑战。随后它们意识到镜中的家伙与自己的行为完全一致，十分好奇，便用手在镜后抓挠着找它。不久它们都懂得了，镜中就是它们自己。

我等族群首领塞特熟睡时，在它额头上点了一个红点。第二天塞特在镜中看到额上的红点，表现得很困惑，用力想擦掉它。至此我可以确信，黑猿们确实已经有了“我识”。

7　有强烈的爱心。

一只年轻雌猿洗拉生了一个漂亮的淡色皮毛的儿子，我命名为土八该隐。土八该隐不幸被豹子咬死了，洗拉冒死从豹子口中夺过它，一直抱着不丢，不停地翻动它，焦急地唤它，企盼它会醒来。它不让其它黑猿碰儿子，甚至在遭遇狮群、仓皇逃命时也不丢弃这具小尸体，这样一直到尸体完全腐烂，不得不丢弃。那晚它对着星空凄声长号，让人不忍卒听。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犹豫了，我决定：这个爱心强烈的物种就是我选定的天宠之族！

……

我30岁那年，即距今350万蓝星年的时候，正式开始对两足黑猿进行智力提升。我测定了它们的脑波固频，依此调谐我的仪器，在黑猿生活的大裂谷区域发射激活电波。这种电波将打开黑猿基因中一个主管大

脑进化的“开关”，使它们迅速变聪明。

随后的漫漫岁月中，我小心地呵护着我的子民。我欣喜地看着它们的额头慢慢变高（意味着脑容量增大），体毛逐渐变稀，两足行走更加稳当，其族群也急剧扩大。我对自己挑选的天宠族越来越满意，有时我自豪地想，如果天智师知道我选中的天宠族如此优秀，一定会激赏我吧。我40岁时，即距今300万蓝星年时，地球上洪水肆虐，连高山都被淹没，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几近灭绝，黑猿群落同样遭灭顶之灾。那时我急忙驾着飞车赶去，停在洪水包围的亚拉腊山尖，那儿困着黑猿的挪亚群落。我让隐形飞车显形，我本人也第一次在它们面前现身。飞车此刻实际变成一条船，几十只黑猿战战竞竞地爬上来。趁机上船的还有众多鸟兽。飞鸟们倒还干净，从水中爬上来的野兽都浑身泥水，把飞车弄得肮脏不堪。我爱屋及乌，无论洁净不洁净的生灵都让它们留在船上受庇护。黑猿们悄悄聚在驾驶室四周，仰视着我，入迷地看着驾驶室内它们所不能理解的神秘设施。这时，雨后的天空渐渐化出一条美丽的彩虹，黑猿们看见了，就像听到一个无声的命令，全体俯伏在地，吼吼地欢呼着向我朝拜。我看着几十双虔诚感恩的目光，欣慰地想，我20年的辛劳总算有了回报。

我的飞车在这儿一直停到来年（指蓝星年）的正月初一日，直到一只鸽子离船后又衔着一支干树枝返回，洪水终于消退了。我同黑猿们告别，祝福它们：

“去吧，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和海里的鱼，都做你们的食物。”

它们还不懂语言，但肯定记住了我的容貌和飞车的形象。

到我50岁那年，我已经不再牵挂母星的飞船是否会出现。现在，几百万黑猿是我唯一的感情寄托，我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它们身上。它们的生命节奏实在太快了，我稍微打一个盹，黑猿社会中就有全新的变化。

这不，北边新崛起一个强大的所多玛群落，领地比其它群落宽广，个体数量已经有300多个。它们的身体更强壮，头颅也明显比其它族群的大，眼睛中闪现着智慧之光。我对此欣喜不已，心想，黑猿族群中能率先跨过“猿”与“人”分界的，大概非它们莫属吧。

我把更多目光盯着这个群落，想知道它们的进步何以比别的群落更快。

有一天我发现了异常。所多玛族群中弥漫着燥动和亢奋，它们自动地分成两群，雌猿和幼猿留在后边，雄猿们聚到一起，向一个我称之为“含”的黑猿群落的领地出发。到了边界，雄猿们悄悄停下了，它们还没有进化出语言，但通过触摸、目光和第六感，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以下的事态进展让我震惊，那是一次非常典型的战争。它们能组织这样完美的战争，完全可以说已经具有智慧。先是一小群侦察兵悄悄越过边界，找到了“含”族群此刻的位置。“含”族群的40多个成员（这是黑猿族群的正常数量）正在专心找食物。侦察兵没有惊动它们，悄悄返回，用手势语言向首领作了报告。然后150个雄猿分成两拨，一拨悄悄掩近了“含”部落，忽然厉声吼叫着发起进攻。“含”族群似乎早就知道所多玛族群的凶名，根本不做任何抵抗，凄声尖叫着四散逃命。但在它们逃去的方向，所多玛族群中的另一半雄性早就埋伏好了，在树上树下严密地张网以待。双方在树冠上追逃、厮杀，树叶纷纷飘落，尖叫声响成一片。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很快结束，“含”族群大部分逃脱，只有一只雄猿、两只雌猿和几只幼猿被捉住，瞬间被撕成红鲜鲜的肉。

现在我终于知道，所多玛族群在进化阶梯上何以能超越其它族群：它们频繁利用战争，获取了宝贵的蛋白质，加快了大脑的进化，顺便也扩大了领地。也就是说，它们的进化是靠同类的血肉来滋养的！

胜利者们分配了肉食，饕餮大嚼。这时所多玛族群的雌猿和幼猿也赶到了，一只雌猿率先上前，讨好地看着首领，伸出双手。首领抱着一块红鲜鲜的肋排，正啃得痛快淋漓，这时慷慨地送给雌猿。其它雌猿和

幼猿也都要到了肉食，族群中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而我心中则是浓重的幻灭感，还有熊熊燃烧的怒火。我让飞车降落在它们面前，第二次让飞车现形。这些挪亚的后代们在潜意识中保留着对飞车和我的记忆，这时立即俯伏在地，吼吼地欢呼着。我没有被它们的朝拜所感动，毫不犹豫地把“地狱火”指向它们。一道闪电，一声霹雳，这一片密林，连同罪孽深重的黑猿们，全部烧成了黑色的炭柱。远处，十几个迟来的所多玛成员看到了升腾的烟火，惊叫着向后逃命。我怒冲冲地把地狱火指向它们的后背……但我最终长叹一声，把地狱火垂下。

毕竟这十几只黑猿还没有来得及犯下罪孽（食同类之肉），就让它们逃生去吧。

我驾着飞车返回太空基地，把自己久久地封闭起来，在心中哭泣。我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错误，怎么对得起天智师的教诲？天智师当年授课时，既讲述了可以判定天宠族的“善根”或“慧根”，也一再强调：如果有以下恶德之一，则可一票否决。这就是：

1　食同类之肉，尤其是素食物种。

天智师说，素食物种如果一旦学会食同类之肉，则其天性会比食肉动物更残忍，更邪恶；

2　雄性们会相互合作，组织对同类的战争。

天智师沉重地说：耶耶我的孩子，你要记住，后一条更为邪恶！在自然界的物种中，“雄性战争”是极为罕见的天性，一旦出现，那么该种族内的屠杀就会一发而不可收，直到自毁和毁灭世界。上帝和文明都将逊位，而恶魔将肆虐天下，无人能制！

而我挑选的天宠族恰好具有这两条恶德，一条也不少。我瞎了眼，

辜负了天智师再三的叮咛——但我不解的是，在30年的观察中，亦即黑猿们150万蓝星年的进化中，我一直没有发现这两种邪恶天性啊，这是为什么？是我不可饶恕的粗疏？想来不大可能，我不至于粗心30年吧；抑或是黑猿们知道我的好恶，一直在着意隐瞒？想来更不可能，它们不会有这样深沉的心机；或者——这种邪恶天性是随着智力的提升才滋生出来的？毕竟，没有相当的智慧，根本不可能组织这样复杂的战争。

如果是第三种原因，那我的内疚多少可以减轻一些——目前的局面并非缘于我的粗疏，而是无法违抗的天意。但这并不能让我心里好受多少，因为这也等于说，在这个宇宙里，邪恶是与智慧并肩而行，永远无法分拆。

我在心中哭泣，我向大智师忏悔，向母星的上帝祈祷。我不知道往下该怎么办。两足黑猿的数量已经激增到上千万头，纵然我已经得知它们是邪恶的东西，但毕竟也是天地间的生灵啊，我不忍心把它们全部杀死。但我也不敢让它们活着而去重新选择天宠族（比如海豚）。显然，让一个星球上有两个天宠族会更危险。

万般无奈中，我打开“上帝与我同在”系统，向它请教。这个专家系统偏重于知识的汇集，不善于作出判断，我不大相信它能解答这个难题。但出乎我的意料，它没有犹豫就回答了：

“如果是在智力提升后才发现这两条恶德，那就只有将错就错了。没办法，这个星球就交给它们来肆虐吧，但愿它们进入文明时代后会改恶从善。”

“它们……能改吗？”

专家系统叹息一声——我听着怎么像是天智师的声音：“很难的，非常难。但没有别的办法啊，你只有耐心等待了。”它最后说，“耶耶，祝你好运气。”

此后的岁月里，我比往常更小心地监管着它们，不过不再怀有欣喜和浓浓的父爱，而是努力压抑着厌恶，也时刻揣着深深的惧意。我80岁时，也就是距今100万年前，黑猿们越过红海海峡，向其它几个大洲（即后来人类所称的亚洲、非洲、欧洲和大洋洲）扩散。这一百万年是相对和平的时期，它们分散在广袤的区域，互不接触，也就基本避免了同类相食和战争。它们学会了用火，会打制石器，会合作捕猎。两足黑猿变成了猿人（能人和直立人）。

我盼着他们会从此遗忘这两条邪恶天性，但我再次失望。十万年前，即我98岁那年，在两足黑猿的祖庭里，非洲密林中，进化出一批更为强悍的智人。他们智力更高，会使用标枪，有了语言。他们再次越过海峡，沿着先辈走过的路向各大洲扩散，在扩散途中，他们毫不怜惜地杀死了先期抵达的猿人——尼安德特人，北京猿人，爪哇猿人，等等，而这些猿人其实是他们的表叔表婶。这种变本加厉的邪恶让我愤怒和绝望，如果我还年轻气盛，说不定会再次祭出“地狱火”来。但我已经是垂暮老人，没有精力，也没有足够的狠心，去惩戒他们了。

此后我心如死灰，自我封闭在太空基地中，悄然等着死神降临。哪天精神好一点，我也会勉力乘上飞车，到人世间查访一次。

我看到的都不是喜讯。在这十万蓝星年中，智人们分化成黑人、黄人、白人和棕人。它们建立了部落，然后是国家。这些变化更叫我心惊——以后他们再发动战争，屠杀同类，恐怕就更有理由啦。果然我不幸而言中，当地球上的“部落”逐渐繁衍，领地互相接触之后，更凶猛的战争之潮又开始了。

到我99.8岁时，也就是一万蓝星年前，人世上的一切就像按了快进键，突然间极度加快。不肖子孙们之间的战争此起彼伏，简直让我目不暇接。上下埃及之战、喜克索人灭埃及、赫梯人灭巴比伦、摩西屠米甸灭亚麻力、亚述灭埃及和巴比伦、大流士横扫亚非欧、雅利安人征服印度、黄帝炎帝杀蚩尤、雅典和斯巴达争霸战、亚历山大远征、罗马和迦

太基争霸战、十字军圣战、穆罕默德圣战、成吉思汗横扫亚欧、白人杀黑人印第安人澳洲土人、一次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我年老昏聩，眼睛花，反应慢，真的数不及了。聊可自慰的是，他们进入"文明时代"后，已经抛弃了同类相食这个恶习，这应该是很大的进步。但要命的是，"文明人"同时发明了叫做"信仰"或者"主义"的东西，这种东西林林总总，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我们这个民族（国家、阶层）才是神的嫡长子，可以代神去杀死其它异教徒、野蛮人、劣等民族或邪恶国家，所以——踊跃加入圣战吧，这是高尚的义行！

有件事让我很奇怪：按他们喋喋不休的宣教，他们说的神（耶和华、宙斯、安拉、天照大神，诸如此类）指的似乎就是我，但我什么时候赐予他们战争和杀人的权利？我再年老昏聩，这样的大事也不会记错吧，可现在敌对双方都一口咬死是受我唆使，真让我百口难辩。

350万年前我提升了他们的智力，这会儿他们的智慧已经大放异彩，尤其表现在武器上：石制兵器、弓箭、青铜兵器、铁制兵器、火药、飞机、坦克、潜艇、核弹、洲际导弹、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基因武器、气象武器、环境武器、太空武器……在我短短0.2年的岁月中（一万蓝星年中），武器更新了几十代。如此兴旺勃发、无穷无尽的天才，连我的母星上也不曾有过。但这对于他们的智慧提升者（我）来说绝不是喜讯。天智师曾赐予我一台"地狱火"，虽然这么多年我只用过一次，但有它搁在身边，至少对自己是一个安慰，对尘世之人是一个震慑。可是，自从不肖子孙们有了核弹和洲际导弹之后，这个力量态势就被颠覆了。那两者的威力已经超过了我的"地狱火"，更别说其后威力更大的人类武器。如今，假如我和孽子们闹翻，不得不兵戎相见的话，失败者绝对是我，对这点我很有自知之明。

我只有悄悄躲在隐形飞车中，心里祈祷他们忘了我，让我安安生生走完余生。但如今就连隐形技术也不保险了。人类已经发明了高超的隐形及反隐形技术，万一哪天他们心血来潮，把反隐形雷达瞄向我位于近

太空的基地？……他们当然不致于杀死我，吃我的肉，但一定会如获至宝，劫持我，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们早就用熟了的政治智慧。我绝不会当这样的傀儡上帝，那时我只有一个选择了——把“地狱火”指向自己。

我是垂死之人，生死倒没放在心上，但如果我被人类——我亲手提升的物种——逼死，那也太没面子啦。

上帝啊，保佑我免遭此厄运吧。

这些年精神萎靡，已经很久没有打开“上帝与我同在”了。今天我打开它，不是想问什么问题，只是想与它聊一聊，调节一下心境。它看出我心情不好，安慰我：

“想开点，不必太悲观。毕竟他们已经不吃同类之肉了嘛，这就是大的进步。还有，从二次世界大战过来，已经有将近**半天**没打世界大战了（52蓝星年相当于母星的0.37天），这就很难得啊。”

“可是，小的战争或民族仇杀从来没停过！其实也不算小啦，很多‘小’战争也要伤亡几十万人。再说，如今在天上、地上和海里到处都游弋着核弹，早晚会擦枪走火的，那时的死亡人数就得论‘亿’来说了。”

“上帝”也无话可说，停了停，它勉强安慰我：“也许这恰恰是天意吧，借助战争让他们自我减员，否则的话，蓝星更被他们祸害得不成样。”

我仍按自己的思路絮叨着：“天智师说：‘雄性战争’是很邪恶的天性，如今更了不得，连雌性也参与其中啦，比如在中东，就出了很多心甘情愿的女肉弹，甚至成了肉弹的主力。这不比单纯的‘雄性战争’更邪恶么？”

“上帝”也顿觉悚然，说这可不是个好兆头。见微而知著，单是雄性

参与的战争已经把世界糟残成这个样，如果雌性也大规模参与，那……不敢想象。不过它担心我太难过，马上转了口气：

“真的别太悲观。其实——这种事在咱的母星上也有过啊。”

它太想安慰我，终于说出了它不愿说的一些事情。从它含糊的话语中我知道，原来母星其实有同样的历史——也曾有“邪恶种族”，也曾有“雄性战争”。雄性们的爱好万年不衰，你杀我我杀你，整整杀了几万年（相当于几亿蓝星年），害得母星几次被毁，几次重建。因为最后一次毁得太彻底，使得灭世前的历史几不可考。现在，母星人借机否认自己是邪恶种族的后裔，但到底真相如何，历史学家们其实很清楚。“上帝”叹息着说：

“除了雄性战争，咱的母星上也照样有同类相食。而且，据说在几次灭世和重建时期，这种习性多次反复过。依此推断，蓝星人是否自此摒弃了吃人肉的恶习，现在还很难说呢。不过，母族人虽然那样邪恶，毕竟后来变了，彻底变了，你看咱们主动向全宇宙传播上帝之光，难道不是大仁义之举？有人说这是为了对过去的罪恶忏悔，但即使这样也是善行啊。所以——你不必太内疚，太悲观。”

原来如此。我叹息说：“但愿蓝星人也能有这样的未来。不过，我是等不到那一天了。”

“上帝”很诚实，陪我叹息着：“那是肯定的，你当然等不到了。”

这次聊天没让我的心情改善多少，后来有一件事更加扰乱了我的心境。那天我乘隐形飞车到非洲大裂谷附近的密林中，也就是我四百万年前对两足黑猿进行智力提升的地方。那儿正好有一组人类科学家在考察黑猩猩，它们是人类血缘最近的亲戚。我没有惊动这些人，悄悄观察着这些观察者。

这些科学家们经过多年观察，对黑猩猩社会有了15项重要发现，像使用工具啦，敬畏自然啦，群内合作啦，其中含有多项“善根”或“慧根”。但他们刚刚有了一个震惊的发现：看似温顺的、友爱的、素食主义的黑猩猩，原来也会组织“雄性战争”去屠杀同类！派侦察兵，正面进攻，后面包抄，如此等等，和当年两足黑猿的所多玛族群一样。它们大获全胜，消灭了一个邻近的黑猩猩群落，然后是一次肉的盛宴，没有参与战争的雌猩猩和幼猩猩从友善的雄性手里讨得了鲜肉，整个族群其乐融融。科学家们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实明摆在那儿。而且这场战争中还有一个典型的细节，连我当年在所多玛的残酷战争中都未见过：被杀死的雌猩猩一般是被撕裂喉咙，而雄猩猩则全部被揪掉睾丸，可见搏斗中下手之狠毒。

那几位科学家震惊之余，认真思考着，向天发问：黑猩猩在生理结构上同人类最相近，基因有98%是相同的。既然黑猩猩有这两种邪恶天性，是不是意味着，人类在蒙昧时代也同样具有？也许人类几千年的杀伐并非基于社会属性，而是基于冥冥中的生物学天性？用句粗俗又一针见血的话：人类生来就是坏种！

纵然我心乱如麻，但他们一本正经的思考还是让我忍不住发笑（苦笑）：如此明显的事实，还用得着他们艰难考证么？我在250万年前就发现啦。而且，这种邪恶天性并非在蒙昧时代才具有，现在也丝毫不弱呀。只是，如今他们沉缅战争并非为了猎取肉食，而是各有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心乱如麻，因为一个困扰多年的老烦恼又复活了：既然与人类如此相近的黑猩猩具有这两种邪恶天性，那是不是说，两足黑猿在智力提升前同样具有，与此后智慧的进化无关？果真如此，那就意味着，当年没发现这一点确实是我的粗疏，不能推给“天意”。

我罪无可恕，九泉之下无颜去见天智师。

那天正值我的百年寿诞，我的子民真给我送了一个上好的生日礼物。我悄然返回太空基地，在负罪感中煎熬。不过，后来我突然想到另一种不同的解释——并非我着意为自己解脱——既然黑猩猩与人的生理结构如此相近，又恰好位于当年我播放激活电波的地域，那它们的祖先会不会在当年搭了便车，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智力提升？而它们的两种邪恶天性，至少“雄性战争”这一条，仍有可能是在智力提升后才出现的。毕竟还是那句老话：如果没有足够的智力，它们根本无法组织这样完美的战争。

但事过境迁，这一点已经无法考证。我不想再绞脑汁了，也许，我在艰难思考时，母星的上帝也在发笑呢，正如我对人类发笑一样。算啦，不再寻求明确的答案了，就这么糊涂着走完我的一生吧。这会儿我最大的遗憾，是愧对聪慧漂亮的海豚族，当年我的一念之差，使它们错过了智力提升的机遇。如果今天的万物之灵是它们而非人类，这个星球是不是会干净一些呢——但也许地球会更邪恶，谁又能说得清？

完美的地球标准

人类在22世纪发明了蛀洞旅行技术之后，足迹已遍及500个星系，也在一些星球上发现了300余种智能生物，从黑暗死寂的因特罗星到没有大气层的裸星。当然，各种智能生物的形态千差万别，相互沟通也极为困难－－你怎么向从不知视力为何物的因特罗人描绘朝霞的绚烂和纤云的翻卷？怎么向没有听力的裸星人讲述中国梆笛和曲笛音质的不同？

所以，我在讲下面的故事时，已经做了必要的简化，就像所有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早就在做的那样。我的简化是：所有智能生物都有同样的外貌和同样的语言，以便为读者省去那些繁琐冗长的拓扑变换、傅里叶变换、洛伦兹变换以及跨星系语言翻译。读者可以看到，这样以来，不同智能生物之间的沟通就变得容易了，相当相当地容易了。

蛀洞旅行无限公司第一分洞的负责人、机器人油嘴35A看到一对男女向这边走过来，他的光子大脑在0.001秒内已经判别出这是潜在的顾客。男人大约35岁，西服革履，金丝眼镜，肚子略有发福，表情从容自信。女的穿一身价值不菲的和服－－单是那条手工绣制的腰带就值30万日元。她用日本女人特有的小碎步紧紧跟在男人身后，不时用仰慕的充满爱意的目光看着他。不用说，这是一对新婚夫妇，在公司里工作了10年的丈夫刚攒够太空蜜月旅行的钞票，在日本公司里，这个结婚年龄是最常见的。油嘴35A兴高采烈地吆喝起来：

“神奇的蛀洞旅行！最新太空旅行技术，10秒内可以到达500万光年外的星系！本公司实行一票制，星系内旅行和跨星系旅行同样票价！女士先生，你们愿意到仙女座星云还是银河系中心黑洞？……”

那个男人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请省下这些废话讲给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人，告诉你，我是宇宙商业公司的雇员，10年来一直向外星系推销记忆合金乳罩和任天堂游戏机，我已经到过32个星系，与48种智能人打过交道。夫人，"他转向那位女子说，"其实我们没必要花这趟路费，按我的旅行见闻完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可不是地球沙文主义者－－地球是最标准的智能人类的生存乐园，地球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其它种种都不值一提。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

油嘴35A赶忙插嘴："这位先生的话是多么精辟！如果实地看看，夫人就更能体会到这种见解的深刻。再说，"他低声说，"先生是否知道，一个月前太空旅行的费用已大幅度调低？"

男人立即竖起耳朵："是吗？一次蛀洞旅行的票价现在是多少？"

"40万日元，先生，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

男人很高兴。40万！这远远低于他的预算。他不得不精打细算，要知道，这次可不是公司出旅费。他改口说："好吧，我很乐意让妻子开开眼界，费用倒是一件小事。"

油嘴35A立即拿出登记表格："夫人和先生的尊姓大名？"

"木村武志和木村美子。"

"夫人先生想到哪个星系？"

木村略略考虑了一会儿："你们的一票制最远能到什么地方？500万光年？那我们就到500万光年外的某个有智能生物的星球。"

"先生只去一处吗？本公司规定，一次购买四张票的优惠30％。"

木村迅速计算一下说："好，我买四张，去两个地方观光。"

他开了一张112万元的支票，接过四张印制极为精美的旅游票，然后向妻子曲起手臂：“来吧，美子，希望旅行结束后你会认为这112万没有白花。”

妻子真诚地说：“谢谢你，武志君，你真是一个慷慨的丈夫。”

蛀洞旅行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他们刚感到身体被拉长－－这是通过蛀洞必然的感觉，便很快恢复正常。迷你型飞船从蛀洞中蹦出来，眼前已是迴然不同的外星系景象。一颗比月亮还要小的星星快速旋转着，隐约能看见它的颜色在迅速变绿变黄。它的上空有一个光芒暗淡的红黄色的太阳。飞船驾驶员、机器人饶舌35B兴致勃勃地喊道：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已来到神秘迷人的斯契可双子星座。请看那颗飞速旋转的中子星，它在十万年前冷却到容许生命存在的温度，一万年前诞生生命，一千年前诞生智能生命，现在正好发展到与地球人类相当的地步。它的自转周期3.4秒，双星公转周期38秒，重力加速度为12g……”

美子吃惊地说：“他说是多少？是不是说这儿的一天只有3.4秒，一年只有38秒？”

丈夫还没有答话，解说员已伶牙利齿地回答道：“这位女士听到的完全正确，一天只有3.4秒，一年只有38秒，多么多么的不可思议！该星重力加速度为12g，即它和重力是地球的12倍。本公司已为顾客们准备了抗荷服，使用一个小时内免费。另有‘快摄慢放观察镜’，一小时租费50万日元。先生，你们愿意租用吗？”

木村武志气愤地说：“50万日元！不，我们更喜欢用肉眼观看。”

“现在飞船马上就要降落，请系好安全带。”

顾客们马上知道了系安全带的必要性。飞船降落了，中子星上巨大

的切向速度使飞船翻了几十个滚，满耳尽是喀喀喳喳的声音。他们晕头晕脑地走下飞船，只见像是走进了儿童公园里的小人国城堡，地上拥挤着和地球建筑差不多的楼房、高架桥、体育场等等－－但尺寸只有地球的十分之一。由于它的快速自转，天上的红黄色太阳变成了一条红黄色的环带，其它的星星则成了密密麻麻的银色环线。

美子张大嘴巴惊奇地看着这种奇异的景象，只是看不到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只鸟或者一只走兽。在迅速变绿变黄的地面上，有一层闪烁不定的光芒。两人瞪大眼睛，也看不出这层闪光究竟是什么东西。木村不耐烦地说："上当了，哪里有什么智能人类？回去我一定要投诉，追回112万元的旅游费！"

"女士们先生们，"忽然耳边响起尖锐的声音，两人吓了一跳，才发现抗荷服的头盔里藏有微型通话器，"你们看见的绿黄变换就是斯契可星球上的四季，看见的闪光就是斯契可人类。他们的动作极其快速，只能通过'快摄慢放观察镜'来观察。这种观察镜性能优异，最大减速倍数为10万倍，每小时租费50万日元。女士们先生们……"

木村恼怒地一声不响，美子企求地看着他。木村咬咬牙－－毕竟112万的车票更贵，他不能花112万仅仅来看这一片闪光。他恨恨地对通话器说："好吧，我用－－我们两人只用一个就行。"

机器人满面笑容地送来一只形状奇特的双筒镜。木村递给妻子："呶，你先看吧。"

美子忙端起观察镜，一边调整着减速倍数："1000倍，什么也看不清。3000倍，还是不行。10000倍，呀！"她忽然吃惊地尖叫起来，木村忙问："怎么啦？"

"一个一个的小人，像跳蚤似的跳来跳去。50000倍，能看清啦，和咱们长得一模一样，就是个头小，最高的也只相当于一只小耗子。"

木村忙从她手中夺过观察镜，果然，镜中像是录相机中一帧一帧播放的快镜头。他把镜头对准一幢住宅，看到的是一组跳跃的镜头：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婴儿；一个壮健的小伙子；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新的婴儿；一个漂亮的姑娘……作为一个优秀的宇宙推销员，他的头脑很具想象力，马上推断出这是从一个家庭的连续生活中剪出来的片断。他把观察镜调到10万倍，现在基本可以看清了：一对恋人在匆匆相吻－－快得就象鸡啄米。然后他们被蔟拥着快步走进教堂，又快步出来，行列的行进快得就像两道白光，只能勉强看见女子穿的是婚纱。在下面的镜头里，两人已经在抱着一个婴儿笑语。木村焦急地说："还太快！太快！"但观察镜已经不能再调了，镜头上打出一行字：已到本机最大减速倍数。

木村只好保持着这个倍数，看着那些小人儿像走马灯似的匆匆来去。他问机器人：

"斯契可人看不到我们吗？"

"当然能。不过对于他们的衰亡速度来说，我们就像几百年前就矗立在他们视野中的不动的山峰。他们没有时间对你们发生兴趣。"

"他们为什么不说话？他们没有语言吗？"

"不，他们有语言，不过是频率极高的超声波，人耳听不到的。"

美子眼馋地央求："让我再看看吧，让我再看一眼。"木村把观察镜递给她，她立即入迷地看起来。等美子把镜头还给他，镜头叶嗒一声变黑了，黑幕上打出一行白字：时间已到，若想继续请再投币。

木村悻悻地说："一个小时怎么会这么短？难道地球时间到这儿也变短了？"通话器中彬彬有礼地说："不会错的，请你用自己的手表校对。"他低头看手表，果然已过了一个小时。

“请问先生还继续租用吗？”

木村恼怒地说：“不必了，就这么些蹦蹦跳跳的玩意儿，一个小时已经足够了！”他扭头回到飞船上，美子恋恋不舍地跟着他。飞船准备返回蛀洞，美子仍眼巴巴地看着舷窗外。木村安慰她：“美子，还有一次旅行呢，希望下一次有趣些。你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只有地球才是最好的人类乐园。看看这儿吧，斯契可人活得就像一群忙碌的跳蚤，从生到死，最多只相当于地球的一天。在这短短的一天里，怎么能体会到人生的乐趣！”

美子一个劲地点头：“对的，对的，只有一天！母亲来不及看清她的婴儿，婴儿已经长出胡子了；姑娘还没有吻完恋人，他们就白发苍苍了。真是可怜！”

木村也悲天悯人地摇摇头，“我真的可怜他们，实在可怜。”

飞船吱吱地响了一阵，便跃迁进蛀洞。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否喜欢这一次的旅行？”油嘴35A兴致勃勃地问。木村美子遗憾地说：“真的很有趣，可惜时间短了一点儿……”

木村打断她的话，不高兴地说：“没什么好看的东西，一群跳跳蹦蹦的小跳鼠，迫不及待地抢着奔向死亡。这种生活有什么趣味？他们竟然能乐此不疲，这样的愚昧只能使旁观者可怜。我希望在第二次旅行中，你能给我们一些值得一看的东西。”

“一定的，一定的。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喜欢下一次的旅行。现在请二位上飞船。”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已经到达可契斯星。这是一个在140亿年前死亡的红巨星，在50亿年前出现智能人类，目前的发展程度大致同地球相近。该星自转周期12万年，绕星系核的公转周期为30亿年。地面重力加

速度为13g……”

美子又瞪大了眼睛：“什么？他说什么？是不是说可契斯星上一天等于地球的12万年，一年等于地球的30亿年？太不可思议了！”

饶舌35B接口道：“女士说的完全正确，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地方！本公司为各位备有抗荷服，使用一个小时内免费。另外备有‘慢摄快放观察镜’，一小时租费62万元。请问……”

有了一次的经验，木村虽然极不情愿，也只得悻悻地说：“好了，不要罗索了，我们用－－两人只用一只。”

飞船已经接近可契斯星，从舷窗向外看，立即为它的巨大所震撼。它简直算不上一颗星星，而是一个宇宙，半边天空全部为这颗略带暗红色的星体塞满。飞船降落在一片茂密的森林中，走下飞船，满眼是绿色的静物。高大粗壮的树木长得很像地球上的龙舌兰，从根到梢都是绿色的，渐渐变细，如一把利剑直刺蓝天。没有风，白云凝固在天上，见不到鸟兽和人类的行迹。木村开始有点不耐烦了，美子忽然大惊小怪地喊起来：“武志君，你看那四座山峰！”

远处，在密林中突兀地矗立着四座柱形的山峰－－不，不是山峰，是两座人体雕塑，他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一男一女的腿部。饶舌35B的声音在通话器里响起来：“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可契斯星上的人类。你们肯定已经看出来，这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他们正在茵茵草地上拥抱热吻。要想观察清楚，请使用‘慢摄快放镜’。”

木村急忙举起观察镜，他没有再麻烦，一下子把加快倍数调到最大的10万倍。现在他勉强可以看出，这两座雕塑并不是完全静止的，他们确实在极缓慢极缓慢地蠕动，两人的嘴唇在极慢极慢地靠近。美子猴急地催促：“让我看一眼吧，让我看一眼吧。”木村只好把镜子递给她。她把眼睛紧贴在观察镜上，嘴里轻声自语着：“太慢了，太慢了。他们是

否也看不到我们？”

饶舌35B回答：“对的，在他们的迟缓目光里，我们的行动只是一层不可辨的闪光。”

几十分钟后，木村从妻子手里夺过观察镜。他终于看到两人的嘴唇凑到一块儿——啪嗒一声，镜面变黑了，上面打出一行绿字：“时间已到，请继续投币。”

木村放下观察镜，怒冲冲地回头就走。美子恋恋不舍地跟着他回到飞船，她想问那一对耐性极好的可契斯恋人是否最终吻到了对方，看看丈夫的脸色又不敢问。过了很久，木村的脸色才缓过来，他安慰妻子说：

“不值得再看了，这些笨拙愚钝的可契斯人。你看见没有？这对恋人虽然年轻，但他们的头发已经风化了，焦干了，肩背上积满了宇宙尘。他们那比澳大利亚‘树懒’还要迟钝千百倍的思维根本无法理解宇宙的运动，理解生命的节奏。我相信他们迟早会成为历史的孑遗物。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了吧，遍观宇宙，只有地球才是最完美的人类乐园。”他咕哝道：“可怜的斯契可人和可契斯人。他们真不值得我们花费112万日元。”

他们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拉长——机器人油嘴35A已经在飞船门口迎候他们：“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你们一定喜欢……”他看见木村先生的脸色，机警地改了口：“相信夫人经过这次旅行，一定会更信服丈夫的深刻结论：在宇宙中，只有地球是最完美的人类乐园。我说的对吗？”

木村神色霁和地说：“对，你说的不错。”妻子也连忙点头。

“谢谢你们光临敝公司，再见。”

他们坐进自己的丰田轿车。一路上，木村在计算着信用卡上的余

额，美子则一直是若有所思的样子。木村终于注意到这一点，侧过脸问：“美子，你在想什么？”

美子难为情地笑着：“我不敢说，我知道自己的智力层次太低，你一定会笑话我的。”

木村大度地笑了：“你尽管说吧，我一定不笑你。”

在他的催促下，美子才嗫嚅地说：“我只是在想一个傻问题－－假若斯契可人和可契斯人来地球旅游，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的生命太快或者太慢，他们会不会可怜我们？”

她没有听到丈夫的回答，他一定是觉得不屑于回答这种傻问题。

黑匣子里的爱情

“诺亚行动”的官方发言人迈克尔博士走上半圆形的讲台，首先向我点头示意。几十架摄像机对准他，镁光灯闪烁不停。

他身后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白色屏幕，迈克尔强抑激动宣布道：

“再过一个小时，《诺亚方舟》号星际飞船就要点火升空，人类有史以来对外层空间最伟大的探索行动就要拉开帷幕。请允许我向各位女士先生介绍一些背景资料。”

宇航中心演播厅里灯光逐渐暗淡，屏幕上投射出深邃的宇宙，随着镜头逐渐拉近，一颗颗星星飞速后掠，令我头晕目眩。等我睁开眼，镜头已定格在一颗白色的星星上。

迈克尔的声音似乎是在太空中飘浮：“这是距地球5·9光年的蛇夫星座中的巴纳德恒星，星等9·54，天文学家已发现该星系有两颗行星。据估计，这里应该是近地太空比较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诺亚行动就是要实地考察这两颗行星，为宇宙移民作好前期准备。”

“该飞船上有两名乘客，保罗先生和田青小姐，或者称他们为保罗夫妇吧，因为他们马上要在这里举行婚礼。诺亚行动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在另一个星系上完成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殖繁衍过程。所以，当他们在一千年后返回地球时，飞船上将增加一两名可爱的小乘员。”

讲台上一盏小灯亮了，把迈克尔的轮廓投影在暗淡的背景上。同屏幕上浩翰深邃的宇宙相比，人是何等渺小！

一名女记者站起来笑道：“飞船的半旅程是500年，如果在航行过程中不中止生命的话，这名小乘客回到地球时已是500高龄了。请介绍飞船上保存生命的技术。”

迈克尔笑道：“这正是诺亚行动得以实施的关键技术之一。科学家们已淘汰了落后的生命冷冻法，代之以更方便更安全的‘全息码保存法’，局内人常戏称为‘黑匣子法’。

“这要从85年前的一位科学怪人胡狼[注]博士说起〈注〉——不过，请允许我首先介绍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她是胡狼博士的生死恋人，龚古尔文学奖得主，一百二十岁高龄的白王雷女士！”一束柔和的灯光罩住我的轮椅，会场上爆发出波涛般的掌声。我微笑着向台下挥手致意。

啊，胡狼。

85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浸泡在爱和恨，苦涩与甜蜜的回忆中。我已经是个发白如银、行将就木的老妪了，但咀嚼着这个名字，仍能感到少女般的心跳。

这就是千百年来被人们歌颂的爱情的魔力。

近几十年来，科学家们声称他们已完全破解爱情的奥秘。他们可以用种种精确的数学公式和电化学公式来定量地描述爱情，可以用配方复杂的仿生物制剂随心所欲地激发爱情。我总是叹息着劝告他们：“孩子们，不要做这些无意义的工作了，你们难道不记得胡狼的教训？”

而他们总是一笑置之，对一个垂暮老人的守旧和痴呆表示宽容。

掌声静止后，迈克尔继续说道：

“85年前，胡狼博士发明了奇妙的人体传真机，可以在几秒钟内对一个人进行多切面同步扫描，把信息用无线电波发射出去。接收机按照

收到的信息指令，由一个精确的毫微装置复制出一个完全相同的新人。”

“不幸，在一次事故中胡狼博士和他的发明一块毁灭了。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孜孜探索，终于重现了这种技术，还有一些重大的改进。比如，扫描得到的信息并不是用无线电波发射，而是用全息码的形式储存于全息照片中，需要复原人体时再由机器读出。这种方法更为安全可靠。喏，就是这样的照片。”

他举起一块扑克牌大小的乳白色的胶片。大厅里一片喧嚷。尽管对这种技术大家都有所了解，不过，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可以压缩凝固到这么一块方寸之地，仍不免使人感叹。

那名记者再次站起来，笑道：“这种生命全息码如何保存？希望它在长达1000年的旅途中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否则我将控告你犯有疏忽杀人罪。”

记者们哄笑起来。迈克尔骄傲地指指面前一个小小的黑匣子，说道：

“请看，这就是保存胶片的匣子，它也即将成为保罗夫妇的洞房。这是近代最先进的技术之一。黑匣子的材料是钨的单晶体，厚薄像一张薄纸，但密度极大，超过了白矮星的物质密度，其原子排列绝无任何缺陷。黑匣子密封后可以安全地抵挡任何宇宙射线，哪位先生如果有兴趣，请来试试它的重量吧！”

一名记者走上台，用尽全力，才勉强把黑匣子搬起来，累得满脸通红。在哄笑声中，他耸耸肩膀跳下台。

迈克尔笑道：“我想大家对生命码保存的安全性不会再有疑问了吧。现在，”他提高声音，“保罗先生和田青小姐的婚礼开始，我们请德

高望重的白女士为他们主婚！”

乐声大起，天幕上投影出五彩缤纷的流星雨。一对金童玉女缓缓推着我的轮椅，走到天幕之下。男人身穿笔挺的西服，英俊潇洒，目光清澈；女子身披洁白的婚纱，清丽绝俗，宛如天人。他们静静地立在我的面前。

我微笑着扮演牧师的角色，我问保罗：“保罗先生，你愿意娶田青小姐为妻，恩爱白头，永不分离吗？”

保罗微笑着看着新娘，彬彬有礼地答道：“我愿意。”

“田青小姐，你愿意保罗先生为夫，恩爱白头，永不分离吗？”

田青小姐抬头看看男子，低头答道：“我愿意。”

人们欢呼起来。两人同我吻别，在花雨中，新郎搀着新娘缓缓走向右边一道金属门。在这儿他们将被扫描，储存，然后他们的本体将化为轻烟——地球法律严禁复制人体，所以生命全息码和原件绝不允许并存。而且全息码也只能使用一次，也不能复制——这使快乐中寓有几分悲壮。

但这件事有一些不对头！

作为女人同时又是一个作家，我对男女之情的感觉是分外敏锐的，而且这种感觉并未因年龄耄耋而迟钝，这是我常引以自豪的事。虽然婚礼的气氛十分欢乐，但我感觉到一对新人未免太冷静，太礼貌周全，并没有新婚夫妇那种幸福发晕的感觉。这是为什么？我用目光紧紧追随着田青，从她的目光里读出深藏的不安。新娘在金属门前停下来，略为犹豫后撇下保罗，扭头向我走来：

“白奶奶，”她嗫嚅着说，“可以同你谈谈吗？”

她的举动显然不在预定程序之内，迈克尔博士惊愕地张着嘴。我目光锐利地看着迈克尔，又看看保罗——保罗正疑惑而关心地注视着妻子的背影。我回转头微笑着对田青说：“孩子，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田青推着我的轮椅缓缓走向休息室，大家惊奇地目送着我们。

“白奶奶，你知道吗？我和保罗是第一次见面——除了照片之外。”田青低声说。

我惊愕地问：“是么？”

田青点点头：“是的。诺亚行动不仅要在外星系上试验人的生理行为，还要试验人的心理行为，所以宇航委员会有意不让我们接触，以便我们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星球上，从零开始建立爱情。”

我哑口无言。

“可是，这爱情又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田青激动地说，“因为还要求我们必须试验人的生殖行为！这不是一种强迫婚姻吗？就像古代中国的封建婚姻一样！”

我被愤怒的波涛吞没，这些科学偏执狂！他们在致力于科学探索时常常抹煞人性，把人看作实验品，就像胡狼生前那样。科学家们自然有他们的理由，但我始终不愿承认这些理由是正当的，难道科学的发展一定要把人逐渐机器化吗？

冷静一下，我劝解田青：“姑娘，你不必担心。保罗肯定是个好男人，我从他的眸子就能断定。你们一定会很快建立爱情的。你是否相信一个百岁老妪的人生经验？”

田青沉默着。“问题不在这儿。”她突兀地说。

我柔声道："是什么呢，尽管对奶奶说。"

田青凄然道："我从5岁起就开始严酷的宇航训练，我终日穿着宇宙服，泡在水池里练习失重行走，学习像原始人那样赤身裸体，与野兽为伍，靠野草野果生活。我们像机器一样无休止地超强化训练——你相信吗？我可以轻松地用一只手把迈克尔先生从台上掼下去。我们学习天文学、生理学、心理学、未来学、电化学、生物学、逻辑学、古典数学和现代数学，还有文化艺术，几乎是人类的全部知识，单是博士学位我就拿了45个，保罗比我更多。因为在严酷的巴纳德星系中，在只有两个人去和自然搏斗时，任何知识都可能是有用的。"

我颔首道："对的，是这样。"

田青叫道："可是我像填鸭一样被填了二十年，已经对任何食物都失去兴趣了，包括爱情！我几乎变成没有性别的机器人了！等到一对男女在洪荒之地单独相对时，我该怎么适应？我还能不能回忆起女人的本能？我怕极了！"

我怜惜地看着她鲜花般的脸庞。对于一个二十五岁的妙龄女子来说，这个担子实在太重了。我思考再三，字斟句酌地说：

"孩子，我想科学家们必然有他们的考虑。我也相信你们在共同生活中肯定会建立真正的爱情。你们为人类牺牲了很多，历史是会感激你们的。但是，"我加重语气，"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请明白告诉我，我会以自己的声望为赌注去改变宇航委员会的决定，好吗？"

田青凄然地看着我，最终摇摇头，她站起来，深情地吻我一下："谢谢你，白奶奶，别为我担心！"

一道白影飘然而去。

二十分钟后，保罗夫妇的肉体已从地球上消失，他们被装入黑匣

子，黑匣子则被小心地吊入飞船。马上就要倒记时了，屏幕上，洁白的飞船直刺青天。演播厅里静寂无声。

一位记者大概受不了这种无声的重压，轻声笑道：“保罗夫妇是否正在黑匣子里亲吻？”

这个玩笑不大合时宜，周围人冷淡地看着他，他尴尬地住口。

可怜的姑娘，我想。她和他要在不见天日的黑匣子里度过漫长的500年。差堪告慰的是，他们两人是“住”在一个匣子里，但愿在这段乏味难熬的旅途中，他们能互为依赖，互相慰藉。

进入倒计时了，大厅里均匀地回响着总指挥的计数声：

“10、9、8、7、6、5、4、3……”

计数声戛然而止，然后是一分钟可怕的寂静，我似乎觉得拖了一个世纪之久。所有人都知道出意外了，大家面色苍白地看着屏幕。

屏幕上投出总指挥的头像，坚毅的方下巴，两道浓眉，表情冷静如石像。他有条不紊地下命令：

“点火中止！迅速撤离宇航员！排空燃料！”

巨大的飞船塔缓缓地合拢。一群人（和机器人）像蚁群一样围着星际飞船忙碌，黑匣子被小心地运下来，立即装入专用密封车运走，飞船中灌注的燃料被小心地排出。一场大祸总算被化解了。

我揩了一把冷汗。

一个月后查清了故障原因：控制系统中一块超微型集成电路板上有一颗固化原子脱落，造成了短路。

但重新点火的时间却迟迟不能确定。人们的焦灼变成怒气，尖刻的诘问几乎把宇航委员会淹没。直到八个月后，我接到迈克尔的电话：

“白女士，《诺亚方舟》定在明天升空。宇航委员会再次请你作为特邀贵宾出席。”在可视电话中，他的神情和声音显得十分疲惫。我揶揄地说：

“这八个月够你受吧，记者们的尖口利舌我是知道的。”

迈克尔苦笑道：“还好，总算没有被他们撕碎。但无论如何，我们要为这次行动负责，为两个宇航员的生命负责呀。”

我叹息道：“我理解你。不过八个月的时间实在太漫长了，保罗和田青是怎样熬过来呢？——也可能是杞人忧天吧，”我开玩笑地说，“良宵苦短，说不定他们已经有小宝宝了。”

迈克尔大笑道：“这倒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为了保证试验的准确性，我们对两人作过最严格的检查，保证他们在进入黑匣子前，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是童身。按照计划，他们的婚姻生活必须从到达巴纳德星系后才开始。”

这些话激起我强烈的反感。我冷冷地说：

“迈克尔先生，很遗憾，我不想出席飞船升空的仪式。你知道，文学家和科学家历来是有代沟的，我们歌颂生命的神秘，爱情的神圣；而你们把人和爱情看成什么呢？看成可用数学公式描述的、可以调整配方的生化工艺过程……不不，你毋须辩解。”我说，“我知道你们是为了人类的永恒延续，我从理智上承认你们是对的，但从感情上却不愿目睹你们对爱情的血淋淋的肢解过程。请原谅一个老人的多愁善感和冥顽乖戾。很抱歉，再见。”

我挂上电话。

胡狼在墙上的镜框里嘲弄地看着我。对，他和迈克尔倒是一丘之貉，甚至比迈克尔更偏执。如果85年前他能手执鲜花，从人体传真机里安全走出来，我肯定会成为他的妻子。不过，我们可能会吵上一辈子的架，甚至拂袖而别，永不见面。我们的世界观太不相同了。

但为什么在他死后的85年里，我一直在痛苦地思念着他？

爱情真是不可理喻的东西。

第二天，我坐在家里，从电视上观看飞船升空的壮观景象。迈克尔满面春风站在讲台上，在他身后的大屏幕上可以看到，黑匣子正被小心地吊运过来，送到一台激光显视仪里。迈克尔说：

“这是宇航员登机前最后一道安全检查。其实这是多余的，他们被装入匣子前已经经过最严格的检查，黑匣子密封后自然不会有任何变化。但为了绝对安全，我们还是把黑匣子启封，再进行一次例检吧，只需一分钟即可。”

但这一分钟显然是太长了。检视仪上的红绿灯闪烁不停，迈克尔脸色苍白，用内部电话同总指挥急急地密谈着什么。电视镜头偶然滑向记者群时，可以看到记者们恐惧的眼神。

我被紧张压得喘不过气，偶一回头，从镜子里看到自己苍白的脸容，几乎与白发一色。保罗和田青发生了什么意外？他们是否也像胡狼一样，化为一道轻烟，永远消失了？

上帝啊，我痛苦地呻吟着。

经过令人窒息的10分钟，地球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头像出现在屏幕上，也是坚毅的方下巴，两道浓眉。他皱着眉头问道：

“检查结果绝对不会错？”

“绝不会错！我们已反复核对。”

总指挥低声说：“请各位委员发表意见。”

镜头摇向另一个大厅，一百多位地球科学委员会的委员们正襟端坐。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个个目光睿智，表情沉毅。经过短时间的紧张磋商，他们把结论交给主席：“如果不抛开迄今为止自然科学最基本理论的约束，那么即使做出最大胆的假设，这种事也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换言之。如果事实无误，它将动摇自然科学最基本的柱石。”

主席摇摇头，果断地下命令：“诺亚行动取消，宇航员复原（他们没有死？我激动地想）——也许我们有必要先在地球上把生命研究透彻。”他咕哝着加了这么一句，又问道：“请问白王雷女士是否在演播厅？”

迈克尔急急答道：“白女士因健康原因今天未能出席。请问是否需要同她联系？”

主席摇摇头：“以后再说吧。我是想，也许科学家们应该从文学家的直觉中学一点什么。”

三十分钟后，飞船内人体复原机出口被打开，赤身裸体的保罗轻快地跳出来——传真机是不传送衣服信息的。两名工作人员忙递上雪白的睡袍，为他穿上。

我兴奋地把轮椅摇近电视，我看到保罗脸上洋溢着光辉，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幸福得发晕的感觉！保罗接过另一件睡袍，步履欢快地返回出口，少顷，他微笑着扶一名少妇出来。少妇全身裹在雪白的睡袍里，只露出面庞——满面春风的面庞，娇艳如花，被幸福深深陶醉。

我几乎像少女一样欢呼起来，我绝没料到，事情会出现如此喜剧性的转折！

田青娇慵地倚在丈夫肩头，目光简直不愿从他身上移开，保罗则小心地搀扶着她，像是捧着珍贵的水晶器皿——他的小心并不多余，再粗心的人也能看出，裹在白睡袍里的田青已有了七、八个月的身孕。

哈哈！

这个过程是发生在两块生命全息码的胶片上——可不是发生在两个人身上！我颇有点幸灾乐祸地想，出了这么一个意外，可够那些智力超群、逻辑严谨的科学家们折腾一阵子啦！

---

1. 胡狼的情况见拙作《科学狂人之死》。

卡尔·萨根和上帝的对话

卡尔·萨根死了，死于上帝之子耶酥诞生两千年后，公元1996年12月20日。

他的灵魂，或曰他的精神，或曰他的思维，缓缓离开了那具肉体，那具使用了62年后被骨髓癌毁坏的躯壳，开始向天界升去。实际上，“升”和“降”的词语用在这儿已不合适，冥界中没有上下左右之分，没有过去未来之别。无数亡魂拥挤着，碰撞着，纠结着，向那个不不可逃避的归宿奔去。

只有卡尔．萨根的“思维包”还保持着独立，保持着清醒。他尽力团紧身体，抵抗着周围的压力和亲和力，进行着必要的拓补变形，但最终保持了自己的特征和完整性。终于，他从急流中脱身，刹住了脚步。

他睁开眼睛，向这个世界投去了第一瞥。这是在哪儿？是在什么时代？自他辞别人世后又过了多少时间，是一秒钟还是一万亿年？远处有一个幽深的黑洞，它正贪婪地吞食着周围的一切：空间、星体、光线、精神化的物质和物质化的精神。萨根知道那儿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那里面是绝对高熵的混沌，不允许丝毫的信息传递。宇宙将被抹去一切特征一切记忆，在黑洞中完成一个轮回。

所有亡魂都在向黑洞中坠落，只有他例外。他高兴地发现，自己具备了抵抗黑洞吸引的能力。

我当然不能沉沦，我的思考还未完成呢。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对面那个老人。老人深目高鼻，瘦骨嶙峋，简

陋的褐色麻衣遮不住枯干的四肢，长发长须飘拂着，遮没了半个面孔。老人同样超然于急流之外，卓然而立，双目炯炯。他向萨根伸出双臂：

“欢迎你，我的孩子。”

卡尔·萨根微蹙双眉，冷静地打量着他，在嘴角绽出一丝微笑：“我想，你就是那个大写的他，是主宰宇宙万物的上帝？”

老人平和地微笑着：“对，那是我的一个名字。孩子，我特意来迎接你进入天堂，跟我来吧。”

萨根却没有回应上帝的热忱，他冷静地说：“那么，我想你知道我的名字？”

“当然知道。卡尔·萨根，20世纪美国的科学先生。你一生无私无畏，弘扬科学之光，鞭挞伪科学、邪教和一切愚昧的东西。在民众心目中，尤其在青少年心目中，你已成了科学的化身。”

萨根应声道：“那你当然知道我对上帝的态度！非常遗憾，我从不信仰上帝，甚至在我的绝笔之作中，我还尽己所能，抨击了圣经的伪善和道德悖乱。在圣经这本书里，你似乎算不上一个仁慈的牧民者。你毁灭了诺亚时代的人类，毁灭了所多玛城和峨摩拉城；你纵容雅各，让他欺骗示剑城的男人行了割礼，又趁他们割伤未愈屠灭了全城；你为一个金牛犊（所谓的异教崇拜）杀了三千以色列人，又唆使以色列人屠灭了耶利哥城、艾城和亚摩利五国……圣经中到处是仇杀、灭族、通奸、乱伦。我很奇怪，你怎么好意思把它留给尘世呢。”

听着这些刻薄的评论，上帝微笑不语。萨根想，他很快就会恼羞成怒了，也许他会把死人再杀死一次？但他一无所惧，冷笑着继续说道：

“你派到人世上的牧羊人更说不上是道德的楷模。是否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中世纪的教皇福尔摩斯被他的继任者从坟墓中挖出，砍去手

足，游街示众。教皇本笃六世、本笃七世、约翰十四世、约翰十六世都被继任者杀死，甚至割耳剜舌。教皇格里高里和英诺森成立了凶残的宗教裁判所，在它肆虐期间，估计有500万人在宗教火刑柱上被烧死，其中包括成千上万的所谓‘女巫’，也包括科学家阿司柯里、布鲁诺、塞尔维等，另有培根、伽利略等科学家被判终生监禁。直到20世纪80年代，罗马教皇才为伽利略和布鲁诺平反……尊贵的上帝呀，我的列举没有谬误吧。请你替我想一想，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我怎么才能建立起对上帝的信仰？”

他讥诮地端详着上帝。

上帝仍微笑不语，许久，上帝才断喝一声：“那是我吗？那是你们自己！”

卡尔·萨根突然愣住了。

卡尔．萨根沉思着，放眼四顾。黑洞在吞食，空间在流淌，时间在浓缩，光线在扭曲，天尽头露出星系的微光。良久，萨根绽出笑容，迎上去拉住上帝的手：

“好啊，你说得对。你用一句话让我顿悟了。我列举的其实并非你的形象，而是我们人类自己，上帝只是人类精神的折射和聚焦。当人类处于野蛮时期时，他们信奉的无疑是一个嗜血者；当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上帝也会变得开明和仁慈。我想，此刻在我面前的这一个上帝，一定是非常开明的。”

上帝仍笑而不语，但萨根随即又机敏地转入进攻：“但是，照你的说法，也就否定了上帝的实质性的存在。所以，你只是一个虚幻的偶像，是一个符号和象征，对么？”

上帝狡黠地笑着，避开了正面回答：“我知道不少科学家笃信上

帝，他们认为唯有上帝才能管理这个无限的宇宙，使宇宙处处充满秩序与和谐。你不认为宇宙需要一个创造者和管理者吗？”

“一个至高无尚的管理者？”萨根答道，“我和所有科学家一样，敬畏大自然简洁的美，相信宇宙到处存在着普适的、严密的、精巧的秩序。比如说，宇宙在150亿光年外的部分仍和太阳系有同样的物质构成，以致于我们用分光光谱就能了解遥远星球的化学成份；那儿的星体同样严格遵循引力定律，使我们可以依据某个星体运行轨道的异常，推算出它身边的黑暗伴星；宇观尺度的星云涡旋和微观尺度的粘菌的集合形状，还有让化学溶液自动变色的别洛索夫——扎鲍京斯基反应，都源于相同的自组织过程；圆周率，这个用割圆术艰难算出来的无理数，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无穷数列1－1／3＋1／5－1／7＋1／9……来给出精确值，这说明数学‘深处’一定有某种未知的联系；宇宙大爆炸时的极端条件已被物理学和数学所征服，现在，物理学家们可以用电脑模拟出大爆炸的10－35秒后的物质构成，算出最终产物氢氦的丰度是4：1，算出大爆炸150亿年后宇宙将冷却为－2．7开氏度，而这些理论计算结果都已被观测证实……看看这一切吧，只要了解这些，就会由衷地相信，在冥冥中有一个尽职的、万能的上帝在管理着这一切——当然，这个上帝未免太辛苦了。”

上帝假装没有听出他话中隐含的微嘲，笑着说：“好，那么你已经确认了上帝的存在？”

“不。”萨根心平气和地、但非常坚决地否认。

上帝不悦地嘟囔着：“你真是一个不讲情面的、执拗的家伙。那么，你认为……”

“我不承认是上帝之力。当然，人类还没有能力破译宇宙最后的奥秘，幸运的是，另一个巨系统，即地球的生命系统，人类已接近于认识清楚了。它的复杂性并不亚于整个宇宙。生命系统中同样存在着严密

的、精巧的秩序：所有生物的遗传密码都是由DNA（RNA）组成，而DNA归根结蒂仅仅是腺嘌呤、鸟嘌呤、胞嘧啶、胞腺嘧啶四种代码的不同排列；所有生物，追踪到细胞水平都是极其相似的，所有生物（动物、植物、细菌）的细胞都能互相融合……所以，看来，它们是一个上帝用同一种办法造出来的。据圣经上说，那是你七天的工作成绩。七天！上亿种生物！我想，”他调侃地说，“即使大能如上帝你，那七天也一定累得吐血。”

上帝隐去嘴角的微笑，模棱两可地说：“那是我的本份。”

萨根毫不留情地转了口风：“你先不忙居功吧。很可惜，在20世纪已经没有一个科学家相信生命是你创造的。因为按照奥卡姆剃刀原则，我们只能选取另一种更为简洁的解释：生命是无生命物质用自组织方式产生的，也就是说，是从‘无’中产生的；它是单源的；生命的产生全都遵循同一种简洁有效的法则。有了这三条，就足以解释生物大千世界中的严密秩序——实际上，不严密才见鬼呢。”他直视着上帝，“上帝，你认可这种解释吗？”

上帝并不以为忤，宽厚地说：“听起来是与‘上帝造物’同样有力的解释，甚至更好一些。我不必否认它。”

萨根终于笑了，迎上前去与上帝拥抱：“向你致敬，我已经开始喜欢你了，你的确是一个宽厚仁慈的老人。这可真是怪事，恰恰在你坦率地否认自身之后，我才愿意信奉你的存在。”

上帝也笑着紧紧拥抱他：“不奇怪嘛，宇宙本身就建立在悖论之上。你当然知道，量子力学的根基就是最深刻的悖论，即使最严密的科学分支——数学——也不能例外，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证明了，任何公理系统内一定有悖论存在……好吧，”他拍拍萨根的肩膀，“你尘缘已了，随我进天堂吧。”

但卡尔·萨根却挣脱上帝的拥抱，后退半步，再次陷入沉思。

“不，我的尘缘尚未了结。”萨根苍凉地说，“我的思考还没有完成。因为直到病逝，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更为深刻的悖论。我昼思夜想，不得安宁。”

“噢，是吗？说给我听听。”他含笑望着萨根。萨根转过身，凝望着苍茫的天宇：

“我刚才已经说过，宇宙从大爆炸中诞生时，遵循着一个先天的、严密的法则，以致于科学家在150亿年后，可以在实验室里复现大爆炸后的情景。关于这条永恒的法则，也许2000年前一个中国老人的表述更为简洁。这个人叫李聃，又称老子，他……”萨根突然转了话题，问，“中国也在你的疆域之内吗？据我所知，中国人历来缺乏宗教的热诚。”

上帝平静地回答：“噢，当然在我的疆域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不过，”他露齿一笑，“中国人是比较挑剔的信徒，在那儿我不得不换几个模样和几个名字。”

萨根会心地笑了，接着说：“老子把宇宙法则称为‘道’，他说：道不死，是为玄牝——大道是永恒的，它是繁育万物的产门。老子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大道生出浑元之气，再分阴阳，阴阳交合，生出万物。你看，多么简洁深刻的表述。”

上帝颌首说：“噢，一个伟大的哲人。”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简洁的名词——道——来称呼宇宙最深层次的法则吧。道是不死永存的，道翱翔于物质和时间之外，严厉地监督着万事万物的运行，不管宇宙是在爆炸、在膨胀、还是在走向灭亡——可是到这儿我就搞不懂了！”萨根苦恼地说。

上帝静静地凝视着他，等他说下去。

“因为这种‘道’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信息。可是，信息的载体是什么？在宇宙爆炸前的宇宙蛋里，是一片绝对高熵的混沌，这里没有时间顺序，没有因果关系，它当然不可能容纳这些精确的信息。换句话说，即使是不死永存的 ‘道’ 也不可能穿过宇宙蛋中的混沌而延续到过去或未来。那么管理这个宇宙的‘道’是如何产生？是在宇宙爆炸的巨响中随着物质世界而自动诞生的？假如我们这个宇宙在数百亿年后归于毁灭，再次变成一个绝对混沌的宇宙蛋，这个宇宙之道会不会穿越混沌而延续到下一劫？换句话说，下一次宇宙爆炸会不会遵循这一个宇宙的模式？”他苦笑道，“也许我该这样问：上帝啊，请你回答，在下一个宇宙中，上帝是否仍是你？”

他苦恼地看着上帝：“我的智力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集全部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回答。我尽力尝试过，但每种正确的解释都会导出相反的结论。上帝，如果你确实存在，如果你真有大能，请给我一个确切的回答吧。”

长久的沉默。最后上帝平静地重复了刚才的话：“上帝就是你自己。”

卡尔·萨根失望地摇摇头，沉重地说：“其实我已猜到了你的回答。美国物理学家伍德说过，物理学和玄学的区别，在于物理学有一个实验室，因为物理学定律最终要用事实来确认。这是一个犀利的论述，可惜，他没有料到，物理学最终也步了玄学的后尘。宇宙之道是否超然于时间和物质之外是无法验证的。并不是没有实验室。不，有一个现成的实验室，甚至这个实验早在150亿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至今仍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可惜，当实验完成时，观察者早就灭亡了，人类永远不可能观察到实验的结局。我一生反对不可知论，但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不可知论是稳操胜券的。”

他抱着一丝希望，询问地看看上帝——上帝沉默着。萨根叹口气，踽踽地转过身，俯瞰着脚下的世界。他的后背略显佝偻，他背负着沉重的痛苦，那是思想者的痛苦。上帝眼神古怪地盯着他，然后，上帝目光一闪，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径直穿过萨根的身体。

卡尔·萨根打了一个冷颤。他听到上帝的笑声，他感到亿万粒子击中了他身上每一颗细胞、每一颗原子。片刻的震荡后，视界清晰了。他看见了自己的赤脚，看见一袭褐色的麻衣，一双枯瘦的双臂，和自己头上浓如狮毛的长发长须。他发现自己具有天目天耳，可以听到光线的震荡，看到夸克的玩闹。他忽然醒悟到，他已与上帝合为一体。

上帝与我，不，上帝与我们。他聆听着自己的内心，感受到，在这个人形宇宙内，有无数思维包在强劲地博动，有老子、柏拉图、伊壁鸠鲁、阿基米得、伽利略、牛顿、莱布尼兹、麦克斯韦、罗蒙诺索夫、爱因斯坦、波尔、霍金、彭罗斯、萨根……无数的思维汇成了上帝永恒的思索。天地苍茫，宇宙洪荒，也许这些理性思考足够锋利，能穿破宇宙轮回时的绝对混沌而长存。

科学狂人之死

在庆祝我获得2100年龚古尔文学奖的酒会上，我意外地看到大学时代的恋人。

祝贺的人流退潮后，露出了一块粗犷的礁石。他仍是那样不修边幅，一头乱发桀骜不驯，端着高脚酒杯倚在柜台上，漠然看着众人。与我的目光交遇时，他咧嘴一笑，朝我举一举酒杯。

一霎时万千思绪涌上心头……我走过去低声说："是你。"

他又咧嘴一笑，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我微笑道："谢谢你能来。"

十年未见，他的前额已刻上皱纹，头发也开始过早的谢顶，不过目光之聪睿丝毫未减当年。他说："我早料到这一天了。你有足够的才华，又有足够的虚荣心，逃不脱世俗虚名的诱惑。"

这就是他的见面辞。我冷冷地说："谢谢。这是我今晚听到的最好的贺词。"

他浑似未闻，心不在焉地扫视众人。酒会的客人俱是社会名流、各界精英，他们正冷淡地注视着这位显然不属于他们圈子的陌生人。他则乜斜着眼睛，抱以居高临下的冷笑。良久他才回头，淡然笑道：

"我其实是在嘲笑我自己，你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并不是为了你的劳什子文学奖。十年来我呕心沥血，总算搞出一样小东西。这就迫不及待，想在旧情人面前炫耀一番。"

我瞪着他。他笑着，平静而懒散。这正是他的习惯，在每个重大发现之前，他都会目光迷乱，如痴如狂，灵魂游荡在躯体之外，直到取得大突破才复归平静，我略为沉吟，问道：“那东西在那儿？”

“在我山中寓所里，三小时的飞机路程。”

我断然道：“好，我们现在就去。”

我向众人匆匆告别，随他走出酒店，把众人的惊愕和不满抛在身后。

他叫胡狼，一个怪极了的名字。正像我叫白王雷，丝毫不带淑女的雅趣。在大学我们几乎成为夫妻，那是生物和文学的联姻。事后回想起来，也许我在学生时代还不能区别崇拜和爱情吧。

他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世纪性的天才，光芒四射，足以使一个自诩为才女的人也倾慕不已。但不幸的是天才总有一些怪癖。他常常随口甩出几句无君无父的怪论，其尖刻令人心悸。比如他说过：

“靓女俊男与脓血枯骨的区别，只是原子堆砌的外部形态不同。”

以后每当对镜欣赏自己的如花娇颜时，我都会想起这句该死的话。他又说：

“人类对残疾人和老人讲人道，只是因为有多余的社会财富可以养活一些废品。如果万一人类又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那么第一批敢把‘人道’抛弃的人才能生存。”

我难以驳倒他。也许他的话代表着残忍的自然法则，但这种残忍使我心头滴血。

我们最终分手了，为了类似的原因。

好像是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在他的博士宿舍里，一阵耳鬓厮磨后陷入情热中。两人拥抱接吻、浑身战栗、上下俯仰……忽然他推开我，点上一根烟，冷淡的说：

“这一大堆可笑的忙乱动作，都是他妈的荷尔蒙在作怪。”

……

很久我才捂住滴血的伤口。我扣好衣服，理理头发，冷冷地反讥：“你的深刻思想，实际不过是神经活性物质的电化学反应，与狗见盘子流口水的过程并无本质区别。胡狼，我想咱们可以说再见了。”

在那以后我就离开学校，从此两人没有再见面。但我却难以忘怀他。我把初恋交给了这么一个怪才，他的才华像岩浆一样狂暴，一旦喷发，极有可能摧毁自己，又摧毁了世界。

十年来我一直孤身一人，带着几许恐惧，默然等待着天边的惊雷，直到今天。

他的住室在山中，十分简朴，似乎不属于21世纪。屋中冷落萧条，处处留着单身汉的痕迹。只有两只雪白的一模一样的波斯猫在我们身边撒欢，为这间僧舍增添了一份生趣。我一左一右抱起小猫逗弄着，不动声色地问：

“你是没结婚，还是妻子不愿住在这儿受苦？”

“婚姻是男人的地狱。”他随口念道，目光犀利地看着我，“我还未下地狱，因此你还有机会掳获一个战利品。”

我冷冷地反唇相讥：“蒙你的教诲，我已完全摆脱那可恶的荷尔蒙了。再说我今天来这儿也不是想谈婚论嫁。言归正传吧，你的机器在那儿？”

他领我走进屋后的一个岩洞内。洞内光怪陆离，银光闪烁，像是走进科幻世界。那件“小东西”蹲伏在深处，像一头天外巨兽，各种气液电管路和仿生物构件密密麻麻，令人眩晕。只有控制板倒十分简洁，一块高清晰度大屏幕，一个按钮，一排红绿指示灯。控制板旁是一个类似太空舱的密封门。胡狼看着它，目光中又渐露狂热。

“就是这个小东西，至于它的原理和功能……你知道我不大相信女人的智力，即使是女人中的佼佼者，”他可憎地讪笑着，“所以，我还是从ABC的启蒙教育开始。”

他取出一张宣纸，塞进电脑的扫描器中。

“这是二百年前齐白石先生的名画，你暂时不要知道它的内容。我把它扫描进计算机，投射进方格坐标中，再逐步放大，你看。”

屏幕异常清晰，逐渐闪出一排排方格。直到方格中添有黑色时，胡狼使画面暂停，他递过来一张桌面大的方格坐标纸，一只毛笔，说道：“请你照屏幕中方格坐标的样子，把纸上相应的方格涂黑。”

虽然莫名其妙，我还是照吩咐做了。这项工作很简单，因为屏幕上和纸上的方格都有一一对应的数字。每涂完一行，胡狼就把纸卷起，不让我得窥全貌。

涂完后他问我：“你知道你画的是什么吗？”

我摇摇头。胡狼说：“这一点很重要，请你记住：你摹画了一件东西，但并不知道画的是什么。对不对？”

“没错。”

随即他把我的作品扫描进电脑，又缩为明信片大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我惊愕地看到，我描出一只生动的虾子，虾须灵活，虾趣盎然，

似乎可看到水中由虾须搅起的涟漪。

他笑道："一幅杰作，丝毫不亚于齐白石老人。"他抽出齐白石的原作给我，二者确实毫无差别。"但是，齐白石是艺术创造，你的画只是简单的复制。"他两眼炯炯发光，停顿片刻。"下面的过程我想你的智力已经能够理解了。人们可以用一维的扫描复制二维的画面，自然可以用二维扫描复制三维的物体。假如能更进一步做到以下两点：

1、有一个精确的粒子级的扫描器，可以精确探知某物体是由那些原子及其它微粒堆砌而成；

2、一个使用毫微技术的装置，可以按照前者的指令准确地逐个原子去复制原件。

那么我们就可以复制任何物体，任何植物动物——包括人。"

他有意静默片刻，不无得意地观察我的表情。我确实被惊呆了，对这个骇人的发明，心中本能地震荡着一种深沉的恐惧。

胡狼笑道："很简单，是吗？其实任何法则和原理都是简单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工匠，摸索出一套高效的工艺而已。这套工艺的关键是多切面同步堆砌毫微技术。要知道，从二十世纪末，毫微技术就已经起步，那时的科学家们已能用扫描隧道显微镜去推动原子，堆砌成英文字母——当然比起我的机器来，那些成绩不值一哂。毫微技术发展到2100年，已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我手里又跨了一大步，超前时代至少一二百年。它的水平已足以胜任这项工作了。"

我从震惊中复苏，问道："它也能复制生物？"

胡狼大笑道："难道你没有看到两只小猫吗？丽丝过来！"

两只波斯猫应声跑来，跳上跳下地撒欢。的确，它们长得一模一

样！

我迷茫地重复发问："你能复制人？"

胡狼很为我的低能摇头："当然能！只须走进机器的密封门，半小时后就会走出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你能复制他的思想？你已经了解智力活动的全部奥秘？"

胡狼讪笑道："看来我对你的智力并未低估。我不是已经告诉你吗，我并不需要知道我在画什么，只需保证我的复制不失真。要知道，任何思维活动都有相应的物质变化。二十世纪的科学家就已经知道，把识路蜜蜂脑中的蘑菇体取出，注入不识路蜜蜂的脑血淋巴中，后者也能识路。这表明，记忆在蜜蜂的神经系统中有相应的物质体现。这是十分奥妙的东西，也许人类十万年后才能掌握。幸好我不需要了解详细过程，只需要精确的复制，仅此而已。一旦复制完成，复制人自然而然就具有原件在那一瞬间的全部思想和知识。

这些劈头盖脑而来的新概念使我头晕目眩，胡狼尽可能耐心地讲下去；"还有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你知道人类已经用基因工程复制了不少生物，至于复制人只是时间问题。这是一种生物方法，自然便捷得多容易得多。而我用的可以说是机械方法，自然要笨拙得多。但前者只能重复一个生命过程，比如说它复制的爱因斯坦也得重复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由于后天的差异，等爱因斯坦第二成人时，他已与爱因斯坦第一大相径庭了。而我却能复制一个完全不失真的成熟的天才。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世上有一千个爱因斯坦或胡狼，世界该是什么景象！"

他的表情狂热。而我则恐惧地注视着机器的入口，似乎它是天外怪兽的血口利齿。我悲哀地问："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在毁灭人类，你把神圣的人类变成一个个工件，你会完全毁掉人类的伦理道德，毁掉初恋的神秘，对死亡的恐惧，毁掉一切美好的感情。"

他不耐烦地说："文人的多愁善感！即使没有我，迟早也会有人把这个玩艺搞出来，最多不过推迟一二百年。如果它会毁灭人类，那只能由此推断出一点——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本来就会走向死亡。"

我驳不倒他，我在他犀利的思想面前无能为力。我痛恨地说："你是否能费心考虑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假如一个傻女人始终摆脱不了荷尔蒙的控制，十年来仍在痴恋一个疯子，可是突然间她面前冒出一千个胡狼，她该怎么办？"

胡狼稍一愣，随即笑道："很好解决嘛，再复制九百九十九个白王雷就行了，连她们的爱情也会复制得一模一样。"

我绝望地叹息一声，知道这个疯子已不可理喻。我掉头出洞，径直走向我的直升机，决绝地离开这里。回到京城我就紧急约见总统，我不能让这个科学狂人毁灭人类，毁灭造物主亿万年的杰作。我毫不怀疑我能说服总统采取紧急行动。总统已执政八年，精明干练，深孚众望，已经有报纸把他称为"百年一遇的天才"。我想他不会喜欢这么难得的天才在三十分钟内孵出一群吧。

总统在书房里会见了我，微笑着寒暄："记得那位哲人说过，美貌和天才不能并存。看到你，我才意识到这句话的荒谬。"

我疲倦地说："关于我的美貌等闲暇时再谈吧，现在我要谈一件关乎人类存亡的大事。"

我简捷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虽然这不啻是天方夜谭，总统还是敏锐地意识到危险。他没有犹豫，立即唤来国务秘书吩咐道：

"即该提请议院召开一次非常会议，议题是增加一项法律条文：任何复制人的活动均为重罪，对犯罪者不得不恢复死刑。"

我低声请求："请给我一天时间好吗？我想尽力说服他。"

总统同情地看着我："好吧，反正法律生效肯定在一天之后。"

"这一天之内请不要打搅他，好吗？"

总统爽快地答应："好吧，一天内不采取任何行动，但一天后你必须离开那儿。"

等我匆匆赶到，那里已经人去室空，桌上留有一封信：

"白王雷女士：

我知道你匆匆离开这儿要干什么。没人比我更了解你那可笑的历史使命感。新增的那条法律条文已被我截获，我不会去和法律硬碰，但任何人也不能让我服输。

请转告总统阁下，即使我要复制天才，他也是排在500名之后，大可不必着急。

顺便说一声，我似乎还爱着你，那可恶而顽固的荷尔蒙！

胡狼匆草"

胡狼就这样消失了，像滴在火炉上的一滴水。

总统又约见我，我气急败坏地对他大叫大嚷：

"你为什么违背诺言？为什么在我到达之前就派人监视他？要不是你们惊动他，也许他不会逃走的！"

总统冷冷地说："这样一件关乎人类存亡的大事，你想我会为一个傻女人的爱情去冒险吗？"

我反唇相讥："你不愿冒险，他却从你们眼皮下溜走了，从十几台仪器的监视下消失了！"

总统沉默了，半晌他由衷地承认："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逃走的，真是一个鬼才。我们在全世界彻底搜索过，也毫无线索。你大概是他同人类社会之间的唯一纽带了，我想他很可能与你恢复联系。为了人类，我恳求你及时通知我。"

我喃喃地说："通知你们逮捕他，绞死他？"

总统的目光毫不退缩，答道："是。"

我以手扶额，半晌才疲倦地答应："好吧，我知道自己的责任。"

两年过去了，胡狼杳如黄鹤。

两只波斯猫已经长大，每日绕膝撒欢，它们仍极为相象，但我已能分辨"丽丝A"和"丽丝B"了，我想是两年的后天环境使它们产生了差异。

夜深人静，我会抚摩着自己仍然光滑如缎的皮肤和依然紧挺的乳胸，痴痴地冥想。那个男人现在在那儿？他会不会走到与人类为敌的地步？

在我心目中，他几乎已是个疯子，但奇怪的是，这个疯子仍有强大的磁力，使我一直不能忘怀。直到某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听到电话中熟悉的声音，我立即屏住气息。是他！他的语调仍然懒散、冷嘲，带着男性的磁力。

"白女士，听出我的声音了吗？我是教你画虾戏图的人。这会儿我在……"

这当口儿我完全忘了对总统的承诺，急急打断他："不要说出你的地址，有监听！"

对方竟哈哈大笑："多谢白女士关心。不过我说过我不会同法律作

对，我不用怕任何人。请你来吧，我还要让你看一样新玩意儿，丝毫不违犯法律的东西。”

他详细地讲述了地址，我没有耽搁一秒钟，立即跨进我的专机。

胡狼手持一束洁白的素馨花在门口迎接，竟然颇有绅士风度。在他身后，仍然蹲伏着那个庞然大物，红绿灯狡猾地眨着眼睛。我的喜悦立即被愤恨取代，这个偏执狂，难道他真要毁掉自己毁掉世界才甘心吗？

胡狼笑嘻嘻地看着我：“我说过我不会服输的。”他不无得意地炫耀：“我也说过我不会违犯法律，请看这台新玩意吧。”

他领着我介绍：“这个机器几乎同原来完全相同，只是多了个出口，喏，就在隔壁。当然，出口也可放在万里之外，甚至位于太空。任何一件物体，当然包括人，只要走进入口，经过几分钟的扫描后，原件就会气化消失。在出口处，在同一时刻，会推出一个完全雷同的复制品。”他笑道：“你看，这不是人体复制机，而是物质传真机，它对开发太空有着无比的重要性。我想为了这项发明，总统肯定会赏我一枚一吨重的勋章。”

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但旋即担心地问：“可靠吗？是否万无一失？”

胡狼微微一笑，似乎不屑置辩。“当场实验。”他说，然后打开入口坦然走进去，回头交代道：“十分钟后到出口等我。”便轻轻拉上门。

一道门把我们隔绝成两个世界，我急忙跑到隔壁，那儿是一道同样的密封门。我看着屏幕旁的红绿灯闪烁不停，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这十分钟对我真是世上最漫长的苦刑。他会不会在传送过程中消失，一去不回？会不会在传真过程中失真，变成四个脑袋八只蹄子的怪物？……红绿灯的闪烁逐渐减慢，变得井然有序，终于全部熄灭。密封

门缓缓打开，那个熟悉的胡狼从门里笑着走出来。

我扑过去，倒在他怀里啜泣。他用手轻轻捋着我的柔发。我抬起泪眼看，他脸上（难得地）不再有冷嘲，甚至低下头轻轻送我一吻。我浑身发软，闭上眼睛。

忽然身后有开门声，我睁开眼睛，看见隔壁走过来一个人。

又一个胡狼！

我目瞪口呆。从这一刹那起，我就被悲哀和恐惧吞没，也预见到我和胡狼的悲剧。第一个胡狼（称他为胡狼B吧）对我笑道：“忘了告诉你，入口处有一个秘密按钮，只要启动它，原件就不再气化掉，这是为保存特别珍贵的真迹时才用的，我之错就错在像其他庸人一样未能免俗，对自己的肉体过分钟爱——毕竟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奇才啊。所以，在我被传真过来时，原件也没舍得毁掉。”

第二个胡狼（胡狼A）也笑道：“他说得对。我在被传真过去时，舍不得毁掉自己，鬼使神差地按了按钮，其实当时设计这项功能，恐怕在下意识中就有这个打算，只是没有明朗化罢了。”

二人并肩而立，一模一样，连额边的皱纹、衣裳的摆角、头发的长短都完全相同。两张脸上也都挂着同样玩世不恭的、没心没肝的微笑。我沉痛地盯着他俩，想痛骂，喉咙却哽住了。

未等我做出反应，外面忽然传来麦克风的呼喊：“白女士，我们已包围了这个房间，请劝说胡狼先生赶快投降，否则我们马上开始攻击！”

竟然是总统的声音！我发疯般跑出来，嘶声喊道；“总统阁下，请给我30分钟！我一定劝他投降！”

总统沉默片刻，冷淡地说：“好吧，只给30分钟。请你劝他不要妄想逃走了，我已经用最先进的仪器和武器把这儿完全封闭。30分钟后请你一定离开房间，我不愿因多杀死一个女人而内疚。”

两个胡狼仍是平静而略带嘲讽地看着我，倒颇有些视死如归的气概。看着他们，我忽然泪如泉涌！

“胡狼，你不是说你不会违犯法律吗？现在你已是罪犯了，你复制了自己，等着你的是绞刑架。你，或者说你们想怎么办？”

两个胡狼苦笑一声，不无懊悔地说：“只怪我（我）没有在月球或火星上预设一个逃逸出口，否则任何仪器也奈何不了我。”

我忽然想起一个念头，急急说道：“有办法了，你们两个一个是罪犯，一个是受害者。我要做你们的律师，无论如何要救出一个。”

胡狼A笑道：“自然我是罪犯，是我按下按钮，把原件保存下来。”

胡狼B说道：“我是罪犯，按照传真前的约定，从出口里出来的才是胡狼。我只是在入口处保存了原件。

我被当头一棍击晕了。他们的话不错，恐怕大法官也难以判断谁是罪犯谁是受害者。唯一可靠的解决办法是：统统绞死。

我泪眼四顾，绝望中一把撕开上衣，露出肩头。我用力过猛，连乳胸也露出来。我切齿道：“看看把，这皮肤依然光滑细腻，乳房依然坚挺，我永远不想知道它的组成是什么元素，什么DNA结构，什么荷尔蒙。造物主既然造出我，我就按造物主的意愿去活，去爱。我渴望一个男人的爱抚，渴望生它几个娇憨的小宝宝，吊在我的奶头上吮吸。可这一切被你破坏了！你的科学狂想毁灭了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一屁股坐下，伤心欲绝。“好吧，让我们死在一块儿吧。”

两个胡狼忽然都向我走过来，甚至想伸手抚摸我裸露的肩头。但两人又对望一眼，不好意思地缩回手，大概他们不想当着外人（？）干那些“可笑的忙乱动作”。

胡狼A迟疑说：“其实办法不是没有。”

胡狼B几乎同时说：“有一个办法可以走出困境。”

我抬起泪眼看着他们，并不抱什么希望。

胡狼A笑道：“办法很简单，十分钟就能实现。”

胡狼B也笑道：“只需对机器做一个小改动，十分钟就够了。”

我急急地问：“是什么办法？”

胡狼A和胡狼B已开始动手，边干边说：“只需对程序稍加调整，入口处就能对两个人同步扫描，对两个相同的人。扫描过后，在出口处依然传真出一个人，相当于我们合二为一了。”

我跳起来，急急地问：“办法可靠吗？如果你俩不完全相同呢？”

两个胡狼傲然道：“你大可相信我（我）的技术。在刚才，传真刚刚完成的瞬间，两人肯定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最多不过某些原子有了一些动态变化，这些细微差别机器会自动处理的。”

调整工作很快完成了，忽然二人同时把目光盯向那束素馨花，他们一定是想捧着一束鲜花走出出口，可惜它只有一束。两人也同时想出办法，他们先把花束送进入口，启动传真机，几分钟后，出口送出一束复制的花。在这当口儿他们竟有闲心干这些不急之务，我急死了，连声催他们赶快进去。二人手捧花束笑着与我告别，我坚决地说：

“进去先把那个可恶的按钮拆除。我可不想看见三个胡狼。”

两个胡狼笑道：“刚才已经拆除啦。不过你得答应，等一个胡狼从出口走出来时，你要应允他的求婚——看来我（我）到底摆脱不了可恶的荷尔蒙。”他们自嘲地说。

我含泪笑了：“我答应，即使结婚对于女人来说也是地狱。”

密封门无声无息地关闭，把两人隔绝在门内。

我走到出口坐等，心中既有初恋少女般的焦灼，又有不能排解的恐惧。

但愿我的真情能感化这个科学狂人。

我沉浸在冥想中，忘了时间，下意识中忽然感到红绿灯的闪烁带着几丝诡秘和阴险。我定睛看去，红绿灯越闪越快，渐趋疯狂。忽然一道闪电击中我的意识，我大叫一声，发疯似的奔到隔壁，用力拉开入口处的密封门。那里空空荡荡，只有那个男人熟悉的气味。

我被恐惧摧跨了，发疯般跑回出口，拉开密封门，门内同样空空荡荡，只有一束素馨花摆在地板上。

然后是一声巨响，机器内白光一闪，我失去了知觉。

等我醒来已是三天之后了，我躺在床上，桌上摆着总统送的一束鲜艳的玫瑰花。

我心如死灰。在爆炸前我就悟到了悲剧的原因，但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想到？

传真机没有问题，合二为一的传真功能也没有问题——两束花被合为一束传送过来就是明证。传真机的失败的原因，是两个胡狼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从他们说过的几句话，我推断出他们的人格已经异化。

胡狼B说：“我被传真过来……”他是把出口出来的胡狼让作自身，认作正统。胡狼A说：“我被传真过去……”他是把入口处保存下来的胡狼认作自身，让作正统。

他们的人格既然异化，自然要在物质形态上有所体现，尽管我不知道体现在物质结构上的差异究竟是什么。传真机的电脑无法把这样深刻的差异合而为一，于是引发了机器的自我毁灭。

一代英才一代狂人连同他的发明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他被科学泯灭了人性，死得原也不亏，但为什么偏偏在他刚被爱情和人性唤醒时，才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我被内疚折磨，痛不欲生。是我害了他，如果不是我强迫他拆除那个秘密按钮，入口处的两个原件还能保存下来——但那究竟是祸是福，又有谁能说清呢。

胡狼的遗体已荡然无存，我把那束枯萎的素馨花埋在衣冠冢里。每到清明，我把一束鲜艳的素馨花摆在他的墓碑前。墓碑背后铭文是我撰写的：

“超越时代的天才是悲剧的导演和主角。

但愿胡狼和他的发明在人类足够成熟时再得复生。”

可爱的机器犬

我的机器犬代理销售公司办得很红火，既经营名贵的宠物犬和导盲犬，也有比较大路货的看家犬和牧羊犬，一色的日本产品，制造精良，质量上乘，用户投诉率仅有0.01%。不过，就是这微不足道的0.01%，使得张冲经理（就是我）几乎走了一次麦城。

这事从巴图的一次电话开始。巴图是我少年时在草原夏令营结识的铁哥儿们，如今已长成一条剽悍的蒙古大汉，脸色黑中见红，声音如黄钟大吕。他说他在家乡办的牧场很是兴旺，羊群已发展到3000多头。又夸他的几只牧羊犬如何通人性，有赛虎、尖耳朵、小花点……

这话当然挠着我的痒处，我说你老土了不是？脑筋太僵化，现在已跨进21世纪了，竟然还不知道使用机器犬？机器犬的优点是无可比拟的，它们一次购置后就不再需要运行费用，用起来可靠、方便，而且几乎是万能的。这么说吧，你就是让它为你揩屁股它都会干，只要输进去相关程序。还有——我经销的都是最上乘的日本原装货！

巴图在屏幕上怀疑地盯着我——当然不是怀疑他的哥儿们，而是面对“商人”的本能怀疑。他淡不唧地撂了一句：都知道是美国的电脑最棒，不是日本。我讽刺道，行啊哥儿们，能说出这句话，说明你对什么是机器人还有最起码的了解。但机器人毕竟不是电脑，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告诉你，日本的机器人制造业世界领先，这是公认的。

巴图直橛橛地说，你在说机器犬，咋又扯到机器人身上？

这家伙的冥顽不灵真让我急眼了，我说你这人咋咬着屎橛打转转？两者的机理和内部构造完全一样嘛，区别不过是：两条腿——四条腿，

没尾巴——有尾巴。不要忘了，你的嘴里还长有两颗“犬”齿哩。

巴图忽然哈哈大笑：我是逗你哩，你先送来一条样品吧，不过，必须你亲自送来。

我损他：单单一条狗的生意，值得我从青岛飞到内蒙？不过说归说，我知道他的良苦用心。他几次诚心邀我去草原玩，我都忙于俗务不能脱身。我说好吧，听说嫂嫂乌云其其格是草原上有名的美人，你一直金屋藏娇，还没让我见过一面哩，冲着她我也得去。

于是第二天晚上我就到了碧草连天羊群遍地的内蒙古草原，到了巴图家——不过不是蒙古包，是一辆身躯庞大的宿营车。夕照中羊群已经归圈，男女主人在门口笑脸相迎。乌云其其格确实漂亮，北地的英武中又有南国的妩媚，难怪巴图把她捧在手心里。晚上，巴图和我大碗地喝着酒，装着机器犬的长形手提箱卧在我的脚旁。蒙古人的豪饮是有名的，我也不孬，那晚不知道灌了几瓶进去。巴图大着舌头说，知道我为啥把你诓来？当哥的操心你的婚事，已经小三十了还是一条光棍。这次非得给你找一个蒙古妻子，不结婚就不放你走！我也大着舌头说：你把草原上最漂亮的姑娘已经抢走了，叫我捡次等品？不干！

从这句话就知道我并没醉到家——这句高级马屁拍得乌云其其格笑容灿烂，抿着嘴为我们送上手抓羊肉和奶茶。后来我想到来牧场的正事，就打开提箱盖，得意地说，看看本公司的货吧，看看吧。提箱内是一条熟睡的形似东洋狼狗的机器犬，我按了一下机器犬耳后的按钮，JPN98立即睁圆了眼睛，尾巴也刷地耸起来。它轻捷地跳出箱子，摇着尾巴，很家常地在屋内转了一圈，先舔舔我的手（我是它的第一主人），再嗅嗅巴图夫妻的裤脚，把新主人的气味信息存入大脑。

乌云其其格喜道：和真的牧羊犬一样！看它的样子多威武！多可爱！我自豪地说，怎么样？值不值两万元？今晚就把你的尖耳朵小花点赛虎赛豹的全锁起来，让它独自出去值夜，准行。巴图说你敢保险？大

青山上真有那么几只野狼哩。我拍着胸脯说，有什么损失我承担！巴图又拍着胸脯说你把哥哥看扁了，钱财如粪土情意值千金，3000只羊全丢失我也不让你赔！

不知道我们仗着酒气还说了什么话，反正俩人把JPN98放出去后就出溜到地毯上了。第二天有人用力把我摇醒，怒声说，看看你的好狗！我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在晨光中眨巴着眼睛，看见铁链锁着的几条牧羊犬同仇敌忾地向我的JPN98狂吠，而JPN98用吠声回击着，一边还护着它腹下的一只……死羊！？

我脑袋发木，呆呆地问：昨晚狼来了？要不，是你的牧羊犬作的孽？你看JPN98多愤怒！失职啊，它怎么没守住……

巴图暴怒地说，不许污蔑我的狗！是你的JPN98干的，乌云其其格亲眼看见了！乌云其其格垂着目光，看来很为客人难为情，但她最终肯定地点点头。我的脑子刹那间清醒了，大笑道：巴图，哥儿们，我经营这一行不是一天两天，过手的牧羊犬起码有几百条。哪出过这么大的纰漏？不要说了，我一定把这档儿事弄清，哪怕在你家耗上三年哩，只要嫂子不赶我走。

乌云其其格甜甜地笑着说：我家的门永远为远方的兄弟敞开。

我安慰气恼的巴图：别担心，即使真是它干的，也不过是程序上出了点小差错——比如是把“惩罚挡”（对多次不守纪律的羊只进行电击惩罚）的程度定得高了一点，稍加调整就成。兄弟我不仅是个商人，还是个颇有造诣的电脑工程师，干这事小菜一碟。

那天在我的坚持下，仍由JPN98独自驱赶着羊群进了草原深处，我和巴图则远远跟在后边用望远镜观察。不久巴图就露出满意的笑容，因为JPN98的工作实在是无可挑剔。它知道该把羊群往哪儿的草场领；偶尔有哪只羊离群，它会以闪电般的速度——远远超过真的牧羊狗——跑过

去，用威严的吠声把它赶回来；闲暇时它还会童心大发，翻来滚去的同小羊玩耍。羊群很快承认了这个新管家。我瞧瞧巴图，他是个直肠子驴，对JPN98的喜爱已经明明白白写在脸上了。

晚上JPN98气势昂扬地把羊群赶回羊圈，用牙齿扣上圈门，自己留在圈外巡逻。我们照旧把其它的牧羊犬锁起来。月色很好，我们趴在宿营车的窗户上继续监视着。JPN98一直精神奕奕——它当然不会累，它体内的核电池够用30年哩。快到夜里12点了，我的眼睛已经发涩，打着呵欠说，你信服没有？这么一条好狗会咬死你的羊？

巴图没有反驳。乌云其其格送来了奶茶，轻声说，昨天它就是这个时候干的，我唤不醒你俩，只好端着猎枪守到天明——不过从那一刻后机器犬再没作恶。乌云其其格的话赶跑了我的睡意，我揉揉眼睛，又把望远镜举起来。恰恰就在这个时刻，准确地说是23点56分，我发现JPN98忽然浑身一抖——非常明显的一抖，本来竖着的尾巴刷地放下来，变成了一条拖在地上的毛蓬蓬的狼尾。它侧耳听听这边屋内的动静，双目荧荧，温顺忠诚已经一扫而光，代之以狼的凶残野性。它蹑脚潜向羊圈，老练地顶开门栓。羊群似乎本能地觉察到了危险——尽管来者是白天已经熟悉的牧羊犬——恐惧地哀叫着，挤靠在一起。JPN98盯着一只羊羔闪电般扑过去，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它已咬着羊羔的喉咙拖出羊圈，开始撕扯它的腹部。

巴图愤怒地抄起猎枪要冲出去，事到临头我反倒异常镇静。我按住巴图说，甭急，咱们干脆看下去，看它到底会怎样。再说它的合金身子刀枪不入，你的猎枪对付不了它。巴图气咻咻地坐下了，甚至不愿再理我。

我继续盯牢它。它已经撕开小羊的肚皮，开始要美餐一顿——忽然它又是明显的一抖，那根拖在地上的狼尾巴刷地卷上去，还原成狗尾。它迷惑不解地看看身边的羊尸，忽然愤怒而痛楚地吠叫起来。

我本来也是满腹怒火，但是很奇怪，一刹那间，对月悲啸的JPN98又使我充满了同情。很明显，它的愤怒和迷惑是完全真诚的。它就像是一个梦游者，根本不知道自己刚才干了些什么。不用说，这是定时短期发作的电脑病毒在作怪。巴图家的牧羊犬都被激怒了，狂怒地吠叫着，扯得铁链豁朗朗地响。它们都目睹了JPN98的残暴，所以它们的愤怒有具体的对象；而JPN98的愤怒则显得无奈而绝望。

我沉着脸，垂着目光，气哼哼地要通了大宇株式会社的越洋电话。留着仁丹胡的老板大宇共荣在甜梦中被唤醒，睡眼惺松，我把愤怒一古脑儿泼洒过去：你是怎么搞的？给我发来的是狗还是狼？贵公司不是一向自诩为质量可靠天下第一吗？

在我的排炮轰击中，大宇先生总算问清了事情的原由，他鞠躬如也礼貌谦恭地说：我一定尽快处理，请留下你此地的电话号码。我挂上电话，看看巴图，这楞家伙别转脸不理我。女主人看看丈夫的脸色，乖巧地解劝道：你们都休息吧，尽坐着也没用。我闷声说我不睡！我张冲啥时丢过这么大的人？你再拿来一瓶伊犁特曲，我要喝酒！

我和巴图对坐着喝闷酒，谁也不理谁。外边的羊群已恢复了安静，JPN98“化悲愤为力量”，用牙齿重新锁上圈门，更加尽职地巡逻。要说日本人的工作效率真高，四个小时后，也就是朝霞初起时，越洋电话打回来了。大宇先生真诚地说，他的产品出了这样的问题，他非常非常地不安。不过问题不大，马上可以解决的。他解释道：

是这么回事。在张先生向我社定购100只牧羊犬时，恰巧美国阿拉斯加州环境保护署也定购了100只北美野狼。因为该地区的天然狼数量太少，导致驯鹿的数量骤减——知道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狼虽然猎杀驯鹿，但杀死的主要是病弱的鹿。所以，没有狼反倒使鹿群中疾疫流行。这是生态系统互为依存的典型事例——鄙社为了降低制造费用，把狼和牧羊犬设计为相同的外形。对不同的定货要求，只需分别输入“狼性”或“狗性”程序即可。这是工业生产中的常规方法，按说不存在什么

问题，但问题恰恰出在这儿。由于疏忽，工厂程序员在输入“狼性程序”时多输了一只，这样发货时就有了101只狼和99只狗——不必担心狼与狗会混淆，因为尾巴的上竖和下垂是极明显的标志。于是程序员随机挑出一条狼，用“狗性程序”冲掉了原先输入的“狼性程序”。但是，由于某种尚未弄清的原因——可能是“狼性”天然地比“狗性”强大吧（大宇先生笑道），“狼性程序”竟然保留下来，转化为潜伏的定时发作的病毒，在每天的最后4分钟发作而在零点时结束。这种病毒很顽固，现有的杀毒软件尚不能杀灭它……

我打断了他的解释：好啦，大宇先生，我对原因不感兴趣，关心的是如何善后，我已经被用户扣下来做人质啦。

大宇说，我们即刻空运一只新犬过去，同时付讫两只死羊的费用。不过，新犬运到之前，我建议你把JPN98的程序稍作调整，仍可继续使用。调整方法很简单，只需把它的体内时钟调慢，使其一天慢出来4分钟，再把一天干脆规定为23小时56分，就能永远避开病毒的发作。

你是说让JPN98永远忘掉这4分钟？把这段“狼”的时间设定为不存在？

对，请你试试，我知道张先生的技术造诣，这对你来说是驾轻就熟的。

虽然我对这次的纰漏很恼火，但作为技术人员，我暗暗佩服大宇先生的机变。我挂断电话，立马就干。到门口唤一声JPN98，它应声跑来，热烈地对着每个人摇着尾巴，一点不在意主人的眉高眼低。我按一下电源，它立即委顿于地，20分钟后我作完了调整。

好啦，万事大吉啦，放心用吧。我轻松地说。

巴图和妻子显然心有疑虑，他们怕JPN98的“狼性4分钟”并没真的消

除。于是我在这儿多逗留了3天。3天后巴图夫妻对JPN98已经爱不释手了。它确实是一条精明强干、善解人意的通灵兽。它的病症也已根除，在晚上零点时（也就是它的23点56分时），它仍然翘着尾巴忠心耿耿地在羊群外巡视，目光温顺而忠诚。奇怪的是，尽管羊群曾两次目睹JPN98施暴，但它们很快接受了它。是它们本能地嗅到它恢复了狗性？乌云其其格说，留下它吧，我已经舍不得它了。巴图对它的“历史污迹”多少心存芥蒂，但既然妻子发了话，他也就点了头。

好了，闲话少叙。反正这次草原之行虽有小不如意，最后仍是功德圆满。巴图和妻子为我举办了丰盛的送别宴会，我们喝得泪汪汪的，大叹“相见时难别亦难”，“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等。巴图还没忘了给我找老婆那个茬儿，说兄弟你放心！我一定找一个比乌云其其格还漂亮的姑娘给邮到青岛去。

JPN98似乎也凭直觉知道我要离去，从外边进来，依依不舍地伏在我膝下。我抚摸着它的背毛，想起那两只可怜的羊羔，就对巴图说，哥儿们，JPN98害死了你的两只羊羔，我向你道歉，我马上就把大宇会社的赔偿金寄来。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巴图瞪着我说：你小子干嘛尽说这些没油盐的话？再不许说一个赔字……

我们的互相礼让被JPN98打断了。从听到我说第一个“道歉”时，它就竖起了耳朵。以后听到一声“抱歉”，它的脊背就抖一下。等听到第三声时，它已经站起来，生气地对我吠叫。那时我的脑袋已不大灵醒了。喝酒人的通病就是这样，喝下的酒越多，越是礼貌周全君子谦谦。我自顾说下去：

那不行，义气是义气，赔偿是赔偿——JPN98别叫！让最好的朋友受了损失，我能心安吗？我诚心诚意向你道歉——JPN98你干什么？

JPN98已经拽着我的裤脚奋力往外扯，两只忠诚的狗眼恼怒地盯着我。三人中只有乌云其其格没喝晕——其实我也灌了她不少——机敏地悟

到是怎么回事，她惊喜地叫一声：哈，JPN98还挺有自尊心哩，挺有原则性哩。

她向两个醉鬼解释：知道它为什么发火吗？它觉得受了天大的冤枉。你说它杀死了两只羊羔，但它根本不记得它干过，能不生气吗？倒也是，那只能怪它体内的病毒，确实怪不得它呀。我醉眼蒙胧地说：真的？那我倒要试一试。我站起来，对巴图行了个日本式的90度鞠躬，一字一句地说——同时斜睨着JPN98：

巴图先生，我为JPN98的罪行正式向你道歉——

JPN98暴怒地一跃而起，把我扑倒在地，锋利的钛合金牙齿在我眼前闪亮。巴图和妻子惊叫一声——但是不要紧！我看得出，它的目光仍是那么忠诚，只是多了几许焦灼和气恼，像是对主人“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我恼羞成怒，大喝道：王八羔子，给我趴下！它立即从我身上下去，乖乖地趴下，委屈地斜睨着我。过来！它立即向前膝行着，信任地把脑袋向我伸过来。我叭地摁断了它的电源，拎起来扔到提箱中，沉着脸说，实在抱歉，只有拎回去换条新的了。你看它的错误一次接一次，谁知以后还会闹出什么新鲜招式哩。

乌云其其格已经笑得格格的，像个15岁的小姑娘。不不，她嚷道，留下它吧，这算不得什么错误，只是自家孩子的一点儿小脾气。我看它蛮有个性的，蛮可爱的。留下它吧，巴图，你说呢？

她央求地看着丈夫——这是做给我看的，实际我早知道这儿谁当家。巴图很像个当家人似的，一挥手说，好，留下了！

我多少带着担心回到青岛。10天后我要通了巴图的电话，他到盟上办事去了，乌云其其格欢欢喜喜地说，JPN98的状态很好，羊群都服它

的指挥，真叫我们省心了，多谢你送来这么好的机器犬。

它的那个怪癖呢？乌云其其格笑道，当然还是那样。汉人中不是有句古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么。到现在它还是听不得“道歉”这两个字，一听就急眼，就吠个不停，甚至扑上来扯我的衣袖。真逗，我们没事常拿它这点怪癖逗乐，百试百灵。

我停了停，佯作无意地问：那它的“狼性4分钟”病毒还发作过吗？我想没有吧。

乌云其其格说，当然没有，你不说我们真把这事给忘啦。JPN98彻底“改邪归正”了，它现在一天24小时都是忠诚温顺的牧羊犬。大宇先生赔的新犬你就留下吧，JPN98我肯定不换了。

她又问一番我的婚事，挂了电话。自那之后我们又互通了几次电话，听得出巴图夫妻对JPN98越来越满意，越来越亲昵，我也就彻底放心了。你看，虽然中间出了点小波折，但总的说大宇的产品确实过硬，服务诚实守信，真是没说的。

我只是在半年后做过一个噩梦，梦见JPN98体内被我调校过的时间竟然复原了，因此在深夜23点56分时它悄悄潜入宿营车，对着乌云其其格露出了白牙……我惊出一身冷汗，翻身而起，即忙把电话打过去。巴图不耐烦地说：瞎琢磨什么呀，JPN98正在羊圈旁守卫呢，你真是杞人忧天。睡吧，想聊天也得等天亮。听见乌云其其格睡意浓浓的很甜美的嗓音：谁呀，是张冲兄弟么？巴图咕哝道，不是他还能是谁，肯定是喝酒喝兴奋了，排齐了给外地朋友打电话。然后电话叭地一声挂断。

我也放心入睡了，很快又接续上刚才的梦境。梦境仍不吉祥——我梦见自己正在向巴图道歉（为了乌云其其格的死亡？），JPN98照旧愤怒地阻止我。虽然它翘着尾巴，目光中也恢复了牧羊犬的愚忠，但两排钛合金利牙上尚有鲜血淋漓。以后的梦境很混乱。我找来巴图的猎枪想

射杀它，又想到子弹奈何不了它的合金躯体。正彷徨间，颈部血迹斑斑但面容仍妩媚娇艳的乌云其其格急急扑过来拉住我的手，说这不能怪它呀，它是条好狗只是得了疯病，你看我被咬死了也不怪它。我气鼓鼓地说：那好，连你都这样说那我不管了，便向一边倒头就睡。我真的睡熟了，不过第二天早上发现枕上有一大片泪渍。

滤除恶德

资料：血液透析

对血液进行体外循环并加以净化的一种医疗方法。利用半透膜的弥散、渗透和超滤作用，排除病人体内积累的可透性毒性物质，纠正酸中毒与电解质紊乱，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即将手术的舒老被推进手术室，他中风已经5年，至今不能行走，神智也颇受影响。这会儿他在担架床上仰起头，惊惶地茫然四顾，神情就像枪口下无助的小鹿。左手紧拉着女儿的手，口齿不清地说：让你妈陪着我，让你妈陪我进去。

舒娴俯下身耐心地劝他：我妈就在手术室门口等着哩，你放心，手术就是你的学生施教授来做，绝不会有问题的。再说，我会在控制室里一直陪着你。

舒老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勉强松开左手。舒娴指指他右手紧攥着的一把零碎钞票，哄他：做手术了，先把这些东西放我妈那儿，行不？你想啊，放到我妈那儿，你还不放心吗？老人难为情地低下头，他看来知道自己的举动太孩子气，更不好意思说不放心自己的老伴，但要他放弃手中的钱又舍不得。这把钞票从昨天就攥到手里了，连睡梦中都没有松开。舒娴见状忙说：好好，你要不放心还拿着吧。

父亲被推进去了，舒娴返回门口对母亲交待一声，说我也进去了，这个手术时间很长，要不你先回家歇着吧，等手术快完我通知你。妈妈摇头说，不，我就在这儿老等，回家我也坐不住。又说：那把钞票他还是不松手？这老头子，中风后变性咋变得这么厉害，得病之前他啥时候

看重过钱！她叹着气，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舒娴也笑，说人老了可能都这样吧，返朴归真，变成馋奶的婴孩儿了。

她走进控制室。这次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手术，没有无影灯和手术器械，没有穿无菌服、两手沾满血迹的医生。“主刀”的施教授（他不是外科医生而是医学科学家）站在一面巨大的弧形玻璃前，控制室中有一排电脑和仪表盘，五个助手都已经就位。室中央有一个大屏幕。从大玻窗朝外看，爸爸已经安置到一个半卧式的拟形手术椅上，开始时他还不安的弹动，但不久就入睡了。这种过滤手术不需要麻醉，不过考虑到他神智不清，还是让他服了镇静药。两个护士在他头上贴上密密麻麻的传感器，然后向控制台示意她们的工作已经完成。

舒娴在控制室里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气氛，那就是大伙儿的怜悯、怅然、还有宿命的悲凉。爸爸是这个研究所的开创者，而且威望极高，这儿的所有人，包括爸爸退休后才进所的年轻人，都非常尊敬他。他们刚才看到了父女对话那一幕，心情都很复杂。虽然明知是中风让老人变糊涂了，但从心底讲，他们真不愿意看到老所长变成这个样子，心中难免有命运无常的感慨。

施教授朝舒娴点点头，让她也站到全景玻窗前。舒娴不好意思地说：

“施教授，按说手术前我不该干扰你的，但老妈再三让我转达她的意思，说请你一定保存好我爸的‘原件’，千万不要因任何意外而使它被抹掉。如果过滤手术不成功，她宁可还要原来那个糊涂老头。”

施教授温和地笑了：“让舒婶放心吧。”他稍稍迟疑后低声说（不想让几个助手听见），“实话说吧，我对‘过滤’的成功与否不敢打保票，正因为如此，我对原件的保存就特别小心。所以你尽管放心。”

“谢谢。我知道这些交待是多余的，但……毕竟这是第一次，之前

甚至没有进行过动物实验。”

这项技术没办法做动物实验的，动物没有意识也就不可能做意识过滤。施教授知道舒娴懂得这一点，没有做解释。

术前的所有准备已经就绪，施教授清清喉咙，对着麦克风说：

“世界上第一例意识过滤手术马上就要开始。对这次手术的意义我就不多说了，在21世纪晚期，人类已经掌握了令人目炫的科学技术，但这种利器一向只用来变革客观世界，至多用来变革人的身体，今天是第一次利用它来干涉和改善人的意识。如果它能成功——如果它能成功地滤除人性中的‘恶’而留下‘善’——那人类无疑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上不再有凶杀、强奸、偷盗、勾心斗角、战争，不再需要军队、武器、监狱、感化院甚至法律，人类内部再不会有任何内耗，社会将以百倍于过去的速度来发展。为此，舒泽宇教授，还有我们在座的人，已经整整奋斗了40年。”

他顿了片刻，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说：“舒教授既是这项技术的开拓者，又坚持做第一个试验者。很可惜，他于5年前中风，神智不清，但舒先生的家属和我商量后决定，仍履行他病前的意愿。现在，手术正式开始。”

“开始进行意识A的拷贝。”

屋里非常静，只有电流轻微的嗡嗡声。舒先生的意识化为电脉冲，化为巨量的数字洪流，从他大脑中导出，储存在一个巨型计算机中。这个过程比较费时，因为它受制于人体神经的传导速度。施教授和舒娴都耐心地等待着，偶尔闲聊几句。

施教授说，这项技术在舒老手里已经发展得几乎尽善尽美了，近5年中我又尽可能加以完善。所以技术本身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成功，只

可能是**技术之外**的原因。

又说：你当然知道我对舒先生的敬仰之情，他当时决定要第一个进行意识过滤时，我曾开玩笑说，这个“样本选取”显然不合适，因为他不进行善恶过滤已经是完人了，所以术后无法得出明显的对比效果。真的，舒先生在我们心目中确实是一个完人，虽然现在他神智不清，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他的敬重。

舒娴心中微觉酸苦，她知道施教授在这儿使用了外交辞令，他所说的“虽然他现在神智不清”，实际上应该是“虽然他现在自私又糊涂”。舒娴低声说：

“他这一生始终是好丈夫，好父亲，是儿女们的好朋友。可惜一次中风把他全部改变了。”

施教授看看她，简洁地说了一句：“希望这次过滤手术能恢复他的病前原貌。”

两个小时后，意识A的拷贝结束。

“复查意识A的完整性。”

“复查结束，确认已完整复制。”

“以意识A为基础复制意识B。”

这次拷贝不再受神经传导速度的限制，所以在几秒钟内就完成了。现在，有两个“电子施泽宇”（A意识和B意识）静静地待在硅基载体中，为了保险，两者分别储存在独立的硬盘中。

“对原大脑格式化。”

对原大脑格式化是为了腾出空间，以便重新接纳经过净化的意识。

玻窗外，父亲的身体此时在手术椅上颤动不已，这是对大脑施加低压电击造成的。虽然明知道这是手术必须要走的步骤，舒娴心中仍隐隐作疼——再加上不可抵抑制的担心，因为从现在开始，父亲肉体中的意识已经被抹去了，回零了，他今后的人格将完全依赖于计算机中的复制件了。

“原大脑格式化完成。”

“对拷贝B断开联接，单独封存。”

“拷贝B已单独封存。”

拷贝A仍同已经格式化的原大脑保持联接，因为研究小组已经熟知，进行意识过滤时还会牵涉到原始的“硬件”。至此，手术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下边才是这次手术的精髓。施教授稍稍迟疑后，委婉地对舒娴说：

“请你再考虑一下是否回避？我刚才已经说过，舒先生即使不进行善恶过滤已经几乎是完人了，但毕竟这种过滤要翻动他的一生，翻动他意识最深层的东西。也许其中难免有某些内容，让作女儿的看到不大合适。你看——”

舒娴笑着说：“站在这儿的不是手术者的女儿，而是心理学家舒娴女士。这次意识过滤对我的学术研究是很难得的经历，我不会放弃的。放心吧，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无论什么事都有心理承受能力。我也从没要求自己的父亲是完人。你不用劝了，开始吧。”

施教授不再劝她，拿出一张纸，上面是舒先生中风前亲自拟定的、他认为需要过滤掉的**人性中的恶德**，写了满满一页纸，共有45项。施教授从第一条开始：

“检索应滤除项：‘虚荣’。”

计算机硬盘吱吱地响着，进行着检索。父亲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并完善了这种高级检索方法，不是像GOOGLE那样只能检索关键词，而是利用模糊数学和计算机的量子特性，在巨量信息中检索某种抽象的“定义域”。比如，先给出“虚荣”的定义和检索强度，然后在人的意识信息中检索它。

舒娴没把这项检索放到心里，父亲为人忠勉诚笃，她不相信“虚荣”会与父亲有关。果然——

“检索完成，未发现有关内容。”

“检索应滤除项：‘虚伪’。”

舒娴想，这项检索仍不会有结果吧，但这次计算机的反应略有些迟滞，在某些内容上卡住了，并把它显示在大屏幕上。那是父亲这样一段记忆：他作为人大代表去视察艾滋病村，一个病人想同他握手，但犹豫着缺乏勇气。那是个晚期病人，身上已长满卡波济氏肉瘤，外貌令人厌恶。父亲心中其实也是相当嫌厌的，但仍保持着笑容，主动伸出手，同病人亲切握手。施教授与舒娴对视一笑，心想计算机还是傻啊，这样的“作假”算不上虚伪的。不过这时计算机也做出了正确判断，屏幕上显出：

“检索完成，未发现有关内容。”

“检索应滤除项：‘傲慢’。”

“检索完成，未发现有关内容。”

“检索应滤除项：‘冷酷’。”

计算机在一段回忆中停住了。大概是30年前的画面，年轻的妈妈发高烧，躺在一间单人病房内，爸爸在旁边守护。但即使在病房里，他仍

埋首在手提电脑上工作。妈妈夜里醒了，想喝水，又不想惊动爸爸，就强撑着自己下床，但她倒水时不小心把杯子掉到地上，烫了自己的脚。父亲这才察觉，忙丢下电脑跑过来，妈妈看他的眼神中很有些失意……舒娴其实早就察觉，父亲在研究的狂热中常常忘了对妻子的关心，也许这并非冷酷，而是他对研究太痴迷，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爸爸晚年心中的痛。他常说：你妈的牺牲太大了，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是你妈。那么，这段情节还是该归入"冷酷"吧。施教授正回头看舒娴，舒娴向他点点头。施教授随即键入指令：

"符合过滤条件。请执行滤除。"

"滤除完毕。"

这种滤除并非只删除有关记忆，而是删除人格中的冷酷动因。舒娴心中感到一阵暖意，她知道，爸爸以后再不会做出让妈妈心痛的举动了。

……

"检索应滤除项：'淫念'。"

施教授发出指令后立即回头，笑着对舒娴说："在意识过滤技术中，这一条我是最没把握的。俗话说，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在我们心目中，舒先生已经是柳下惠一类的人了，但很难把健康的性欲和超过道德规范的淫念完全区分开的。你父亲和我在该项的甄别方法上费的气力最大，这会儿看看效果吧。"

舒娴知道他的良苦用心——怕有什么画面让作女儿的脸红，所以事先来个铺垫。她没有说话，只是微笑着对他示意：没关系的，开始吧。

计算机在这项检索上花的时间较多，屏幕上频繁闪现着一些让人脉博加速的色情画面，但屋内所有人都不动声色地看着。然后屏幕上出现

父亲与一个女人作爱的激情场面——舒娴看清了，那女人不是妈妈！

这个画面多次重复。屏幕上那个女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也就是说，父亲对她的记忆非常清晰。漂亮，年轻，只有二十几岁，而画面上的父亲已经是中年人了。虽然舒娴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仍多少有些脸红，没想到一生规行矩步的父亲也有如此忘情的婚外恋！她开始在心中斟酌，这段情节是否要对妈妈保密？

但仔细观察后发现，所有这些画面只是同一个场面的重复，而且背景相当虚化。也就是说，这并不一定是历史中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也许只是父亲的潜意识，是潜意识中的多次重复和强化。

施教授委婉地解释说："这个女人我认识，是和我同时进研究所的大学生，一个崇尚性自由的激情型的姑娘，对舒老师非常崇拜。我们那茬人都知道她对舒老师的大胆进攻。不过，据我所知，舒老师并没有响应她的爱情，她很快就辞职离开了。"

那么，这的确只是父亲的潜意识。但即使是潜意识，也使舒娴暗暗吃惊——没想到一个20年前的、与父亲交往时间不长的姑娘，会在他脑中留下如此深的印记。那么至少可以说，爸爸当时对她是动心了，是心动而没有行动，是有"心"而无"迹"。舒娴保持着外表上的平静，说：

"我想它符合滤除条件，执行吧。"

施教授键入指令："符合滤除条件，请执行。"

一般来说，删除应该比检索快得多，刚才几项滤除指令都是即时完成的，但很奇怪，这次硬盘吱吱地响了好一阵，还是没能完成删除，最后屏幕上显出：

"无法实行删除！该程序为固化程序。"

固化程序？施教授急忙键入查询指令，屏幕上又显出：

“该程序固化于原大脑中下丘脑的性两形核区域，该区域未能格式化，若强行格式化将造成硬件永久性损坏。是否继续？”

舒娴知道计算机所说的“性两形核”是雄性动物的性中枢，在哺乳动物实验中，用电流刺激此处能立即引起雄性动物的性行为。她没想到，父亲意识中的“淫念”竟然也固化在这儿。也许这正符合生物学家的说法，他们说雄性动物“尽可能播撒基因”的欲望对进化有利，因而是雄性动物最本能的冲动。她当然不愿为了让父亲“人格净化”而使他的大脑受到永久性损坏，立即表示：

“既然是这样，就让它保留吧。”

“取消该项的滤除。检索应滤除项：‘嗜杀与暴力’。”

硬盘又吱吱响着，没有立即给出否定的结果。舒娴很奇怪，嗜杀与暴力，无论如何与父亲不沾边吧。但屏幕上此时已经显出检索结果：父亲在钓鱼。环境非常诗意，一池碧水，柳丝轻拂，父亲的表情安适恬淡。女儿偎在父亲身边，妈妈在不远处准备野餐。然后浮子动了，父亲用力一甩，一只两三斤重的草鱼在草地上猛烈弹动，父亲和她大笑……这次春游是她童年最美好的一段记忆，看来也是父亲最美好的记忆，因为父亲太忙，很少能满足小女儿的心愿。计算机竟然把这段情节定性为“嗜杀与暴力”？！施教授轻轻摇头，看来是在嘲笑计算机程序的呆板僵化，即使模糊数学和量子特性也不能完全消除它。他没有征求舒娴的意见，就要把这个结果PASS掉。但没想到，一个年轻助手却提出异议。他羞怯地说：

“施教授，我在一本伦理学著作中看到一种提法：人类对钓鱼的爱好是典型的‘过杀’行为，因为钓鱼者并不是为了生存的必需——动物为了自身生存而进行杀戮是可以原谅的——仅仅是为了心情的愉悦，是把

人的愉悦建立在另一种生物的死亡上。”

施教授与舒娴一时无话。没错，如果死扣定义，那钓鱼的确属于典型的过杀行为，计算机看来并没有错。舒娴很犹豫，如果把这段情节滤除，垂钓在父亲意识中就会成为“非法”行为，他今后即使病愈也享受不到垂钓之乐了。施教授同样犹豫一会儿，然后键入指令：

“忽略此项结果。继续检索。”

屏幕又显示一个检索结果，这次显然是真正的暴力了。那是父亲年幼时，是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似乎是史前时代的事了。父亲的父亲在人群中挨批斗，棍棒拳脚，鲜血和哀嚎。年幼的父亲目光中充溢着愤恨，父亲的母亲把他揽到怀里……然后是六岁孩子的梦，他在梦中杀死一个又一个戴红袖章的人，杀得快意淋漓，迸射的鲜血更激起他的兴奋。舒娴理解父亲的仇恨，但不赞成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而且，父亲一生宽和慈爱，也看不出年幼时的仇恨对他有什么影响啊，那么，这段相当血腥的记忆为什么还保存得如此清晰？她断然说：

“滤除吧。”

施教授键入滤除指令，没想到该项也无法删除！

“……该程序固化于原大脑的发怒中枢，该区域无法格式化，若强行格式化将造成硬件永久性损坏。是否继续？”

大脑杏仁核中有一个发怒中枢，而“发怒”是动物遇敌时最本能的反应之一。动物实验中，用电流刺激发怒中枢，动物会立即竖毛、怒吼。人类的毛发已经退化了，但“立毛肌”仍然保留着，受惊吓或遇冷时会立即张紧。只是人类已经忘记了它的本来功能，而给它起了一个很村俗的叫法：鸡皮疙瘩。生物体内的任何资源都是十分宝贵的，无用的器官会很快退化，但立毛肌却一直保留着，这大概说明，人类还需要一定的暴

力和愤怒吧。施教授和舒娴交换了一下眼光，两人的眸子中多少都有些无奈。舒娴说：

“忽略吧，只有忽略了。”

“忽略该项。检索应滤除项：‘自私与贪婪’。”

屏幕上显出的第一个画面有点匪夷所思：一个子宫中的胎儿（当然是父亲了），通过脐带贪婪地吸收着母体的营养。把这作为“贪婪”似乎可笑，不过，在经历了此前种种之后，舒娴不会再对此报以廉价的嘲笑了。生物学家说，母亲和胎儿的关系实际上是一场攻防战，母亲既要保护胎儿（为了族群的繁衍），同时要保护自身（为了自身的存续）。所以母体怀孕后的生理反应并不完全是对胎儿的保护，也包含着排斥和防范！

……

然后，计算机对“自私与贪婪”项的检索迅速跨过了父亲的70年人生，这不奇怪，在70年人生中，父亲的为人与它根本不沾边。然后屏幕上显出中风后的父亲。父亲中风后完全变了性格，比如他在病前最疼爱自己的重外孙，对小刚几乎有求必应。但中风后他变了，如果小刚来家玩，而此时父亲手边有点心糖果之类，他会赶紧把这些东西藏起来，生怕重外孙看到。看着他急慌慌地藏糖果，常常弄得舒娴和妈妈啼笑皆非。还有，舒娴和妈妈现在从不敢让父亲看到钱，信用卡倒没关系，但不能是现金。他只要一看到，就紧紧攥在手里，怎么哄劝也不放手，除非趁他睡熟时轻轻抽出来。而在中风前的几十年中，父亲何尝看重过钱财！

舒娴和妈妈当然不会对一个糊涂老头生气，她们只是奇怪，父亲的“自私”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出于本性，为什么在70年的人生中从来没有显示过？她笑着对施教授说：

“滤除吧。这是我老娘最关心的一项滤除，她希望老伴还能变回病前的样子。”

“……无法删除！该程序为固化程序。”硬盘吱吱响了一阵，屏幕上又打出：“未检索到该程序的固化区域！”

如果计算机会吃惊的话，此时一定在目瞪口呆吧：既是固化程序，又找不到固化区域！但施教授和舒娴互相看看，只是心照不宣地点头。他俩知道这个程序固化于何处，那是在比大脑更深的层次里：基因内部。理查德·道金斯说基因是自私的，由它所决定的动物行为，一切只是为了唯一的目标——基因的延续，即使动物行为中的“善”（无私、协作、母爱、牺牲精神等），其最终目的仍是自私的。

那张父亲手书的纸上共列有45项应滤除的恶德，其中37项未在父亲的意识中检索到，检索到8项，并成功滤除5项，余下3项无法滤除：欲念、暴力与自私。而这3项又是份量最重的。施教授有些黯然，今天的实验实际宣布了“意识过滤技术”的失败：既然连舒泽宇这样的完人都有无法滤除的恶德，假如被实验者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那又会是什么结果？

舒娴这才理解了手术前施教授说过的两句话：“我对过滤的成功与否不敢打保票。”“技术本身是没问题的，如果不成功，只可能是技术之外的原因。”她当时觉得这两句话似乎矛盾，现在看并不矛盾啊，因为恶德滤除失败的原因确实在**技术之外**。

舒娴对这个结果当然很失望，但她仍平静地说：

“那就恢复我父亲的原貌吧。正应了我老娘的那句话：如果手术不成功，她宁可还要手术前的这个糊涂老头。”停停她补充说，“这个结果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他的感情。”

施教授也说："没错，这个结果丝毫不影响到我们对他的崇敬，想想吧，虽然他像所有人、所有生物一样，在大脑和基因中都有固化的恶程序，但他用理性把它们压制了70年，只是中风后才让恶德显露，这是何等不容易！了解了这些，只能更感叹于他的伟大。"

他下达了复原指令，把储存在计算机中的意识B输回到已经格式化（除了性中枢和情绪中枢未能格式化）的空白大脑中。这个过程仍然比较耗时，屋里人都沉默着，静等老人醒来。舒娴知道施教授心情不好，便安慰道：不要难过，有时失败也是一种胜利，至少我们向后人指出"此路不通"。施教授笑着说：

"你不必安慰我，这项技术用于意识过滤虽然不成功，但其副产物（比如意识记录和拷贝）足够我受用一生啦，我不会为此失业的。只是，想想舒老的愿望未能实现，想想人类永远无法根除恶德，难免心中怅然。不过我也想开了，也许我们心目中的某些恶德，恰恰是文明进步的原始动因吧。"

他摇摇头，低声叹息着。

父亲从手术室里推出来，妈妈在门口早等急了，这时急急迎上来，手里拎着刚刚买的一大包点心，她甚至没问手术效果，就忙着给大家分发：

"都饿坏了吧，手术整整做了8个小时！大家都先吃两口，垫垫饥。"

担架床上的老人的确饿坏了，此时两眼紧盯着那包食物，以一个病人不具备的敏捷劈手夺过来，紧紧抱在怀中，同时往自己嘴里使劲塞。舒娴妈有点吃惊，看看女儿，女儿苦笑着点头（对，手术无效，他没能变回病前的样子）。老太太眸子中掠过一波黯然，但随即释然笑了：

“没关系，滤不掉就不滤了，咱还要原来那个糊涂老头。对不起大家啊，你们吃不成点心了，咱们没法儿和他一样见识。”

大家都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订的外卖已经送到餐厅了，然后绕过担架床走出去。老太太小声责斥丈夫：你看你，也不怕丢人，只知道顾自己，连小孩都不如！老头子大概也知道自己做得太过分，迟迟疑疑地，把点心包举着递给大家，但眼神分明是一百二十分的舍不得。舒娴母女和大家忍不住，都轰然笑起来，老头子也给逗笑了，笑容灿烂而明亮。

作者注：

我此生经历过两个变了性格的老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好友张某之父。两人在单位都是公认的好人，对自己的家人更是绝对的无私。谁都想不到他们“老糊涂”之后会变成另一种人。我父亲患老年痴呆症后，只要见家人替他领回工资，就会紧紧攥在手里，睡梦中都不松手，连给老伴都不放心；张某之父患脑溢血后，常常和小孙儿争糖果点心，争小人书，让家人啼笑皆非。

也许人性本来是恶的，是自私的，当它失去理性的控制后就会顽强地显出本相；但另一方面，人的理性也实在伟大，它能在长达一生（指理性时段）的时间里控制自私本性，显示出一个完美的人格！

昨天是清明，我到公墓祭奠了父亲，想起父亲这些陈年旧事，感慨系之，遂成此文。

人之初

（这是一篇非科幻小说，不过仍能看到作者的一贯风格——偏重于哲理的挖掘。文中对人性的善与恶进行了剖析，虽然这种解剖过于严厉了些。）

读史书有这么一个粗浅的印象：中华民族的童年期在春秋战国之后就过早地结束了，很突兀地结束了。在此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们还保留着童稚民族的好奇，认认真真地探讨：“一尺之棰，日取其半”，是否会“万世不竭”；探讨“人之初，性本善”抑或是“性本恶”。到了秦帝的焚书坑儒和汉帝的独尊儒术之后，这类迂阔的探讨就几乎断根了。

西方社会则一直保持着童心。不久前我看了英国科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所著的《自私的基因》，觉得它不啻是“性善恶论”的现代翻版。作者说，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生物（当然包括人！）的本性是恶的，是自私的，因为只有那些最损人利己、最强梁霸道的个体，才最容易生存——从而把它们所携带的自私基因延续下去。支持这个观点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杜鹃会把蛋生在其它鸟的巢里，而且小杜鹃必定抢先破壳而出，这时，它会非常敬业非常负责地把其它鸟蛋（它的义兄妹）用脊背推到巢外去，然后心安理得地独享义父母的哺育。又比如某些猴群中，新王一登基，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所有尚在哺乳期的幼猴，以使正哺乳的母猴能重新发情，怀上新王的后代。

这么着，经过一代一代的自然选择，一代一代的浓缩，“邪恶”岂不是要充斥天地了么？却又不尽然，生物社会中还有完全相反的例证：所有的母性为了护雏不惜牺牲自己，雁哨在发现敌人时完全不顾自身的安危，工蜂抵御外敌时抛弃了自己的生命……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这种

导致自身死亡的基因没有被淘汰？原来大自然还另有一套巧妙的机制：生物个体与它的血亲之间有很多相同的基因，所以，如果某个个体的牺牲能保护更多的血亲（本质上说是保存了更多的相同基因），那么这种“利他基因”仍能延续下去。曾有人问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名字记不清了。可能是霍尔丹吧）：你是否会为自己的血亲作出牺牲？这位哲人给出一个经典回答：　　会的，但我只会为了两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或八个以上的表兄弟姊妹而牺牲。

如此说来，这种“善”要打折扣了。因为，对于生物个体来说，它只是一种放大了的自私；对于基因来说，它更是“基因们”为了最有效地保存自身而做出的冷酷准确的算计。所以，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孟子输了，持“性恶论”的荀子是科学时代的胜利者。

以上纯属扯淡，与下面要说的故事毫无关系。

37岁那年，与妻子平静地分手后，经人介绍见过几名女性。其中一位，故且叫她倩君吧，头次见面，彼此便有过电的感觉。倩君34岁，是个老姑娘（介绍人有意强调了她的处女身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么几个形容词：光滑、温润、处女的清爽、妇人的成熟。清汤挂面式的披肩直发，腰肢纤细，肤色白晰，一双美极了的丹凤眼，眸子深处似乎总是浮着一片朦胧，一片淡淡的忧伤。这种目光特别使我入迷——也使我们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那时双方的感情升温很快，几乎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不过这个过程在一次约会后戛然而止了。那天下午，我约她到白河游览区去消夏，她似乎略为犹豫，然后爽快地答应了。游览区景色很美，不过这种美是人工雕琢出来的。这些年白河水量锐减，只是在拦河橡胶坝建成后，才留住一池清水，带出一片风光。那天是星期天，游人如蚁，各种摊点象雨后的蘑菇。我们找了一处比较安静的沙滩坐下，倩君曲腿侧身，愈益显出曲线玲珑。今天她改换了往日的淑女打扮，穿得相当性感，短裙和低领T恤紧紧裹着丰满的身体．也许这是一种暗示，暗示我们可以不拘

形迹，干点别的什么事情了。望着她短裙下的大腿和T恤半掩的乳沟，我觉得浑身燥热，便急忙扯出一些闲话。

我说按史书记载，西汉末更始称帝，定都宛城，就是在白河滩上祭告天地，是不是就在咱们脚下这片河滩？南阳在秦汉时曾辉煌过，从三国曹仁屠城后就伤了元气。此后两千年间屡遭兵祸，几度毁建。据说明末清初，南阳地区总共只有4000多人，饥民易子而食，野狗吃死人吃得红了眼。清朝第一位南阳总兵剿灭野狗时，不得不让士兵躲在木笼子里用梭镖往外捅，由此可以想见野狗的气焰。其实，乱世之人可以说已经沦为野兽了，我只是奇怪，在经历了周期性的兽化之后，人性竟然还能复苏，要知道学恶容易向善难呀……倩君显然没有听我讲话，而是专注地盯着不远处的两个小孩。女童大约四五岁，只穿一件小裤头，胳膊腿象藕节一样肥白；男童大约六七岁，一双虎灵灵的大眼。两人在沙滩上疯跑，尖叫，一刻不停。倩君呆望着，眼神中分明是作母亲的渴望。

于是我闸住我的清谈，拉倩君踱过去。附近没有看见这俩小孩的家长，30米外有一对男女依偎而坐，不时向这边瞟过来一眼，估计是家长吧。两个小玩伴没有理会我俩的到来，仍是笑得嘎天嘎地。倩君回头瞟我一眼，向我靠得更紧了。

我完全能理解她的身体语言，她是在说，早日结婚吧，我盼着为你生一个可爱的孩子。我搂紧她，轻轻吻了她的脸颊。这时女童尖叫道：找到了！找到了！顺着她的手指，我看到一片湿沙，边缘处露出一角花布，女童跑过去，拎着布角，拉出一个布娃娃，显然是男孩刚才藏下的。她咯咯笑着，抖净沙子，亲热地搂到怀里。

这种天生的小母亲神态使我不禁失笑，便用肩头触触倩君。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了异常，绝对的异常——倩君死死地盯着埋布娃娃的沙穴，身躯竟摇晃起来。我一把扶住她的双肩，急忙喊：倩君，倩君，你怎么啦？我连声呼叫着，倩君才从梦魇中醒过来，她面色惨白，茫然的目光象两只黑洞，全身上下瞬间蒙上了阴森森的鬼气。在我狐疑的目光

中，她艰难地说；走吧，咱们离开这里。

连那两个小孩都觉察到了倩君的失态，奇怪地目送我们离开。我把倩君安顿到一个餐饮桌旁，要了两杯可乐。她接可乐时，手指显然在发抖。我轻声劝慰着她，大脑却在飞快地转动。从倩君的失态来看，她这一生中无疑受过极强烈极不寻常的刺激，这种刺激多半和……尸体有关！也许这个漂亮女士曾经杀死……我打了一个冷颤，不敢再想下去。这种想法大可怕了，无法和端庄可人的倩君联系到一起。不过，我同时想到，这么一位漂亮女人，到34岁还未成婚，这本身就不正常呵，肯定有什么难以示人的原因。我不自觉地同倩君拉远了距离，甚至不敢再碰她的身体。她的肌肤冰凉，就象一条冬眠的蛇。

很久倩君才镇静下来。她显然看出了我的戒备和疏远，便苦笑道：你愿意听我讲一个可怕的故事么？是完全真实的，发生在我的童年。

我犹豫着。也许，她要讲的只是一个弥天大谎？或者，作为一个绅士，我不该让她在这种精神状态下陷入可怕的往事？但我最终点点头。我迫切需要答案，否则我无法继续同她交往下去。倩君沉默片刻，显然在清理思路，然后语调沉缓地讲道：

那件事就发生在白河岸边，具体方位我已没有记忆了，说不定就在咱们脚下。事发那年我5岁多，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我朦胧的童年记忆中还有大字报和戴柳条帽的战斗队。不过我提到这一点并不是想暗示什么。那时我们都很小，没来及受到文革的什么感化。所以，如果我要说的故事反映了人性的邪恶，那也只是缘于人们的原始本性。

我家就住在河对岸，南关小寨门附近。小时我有一大群玩伴，其中一个叫小赖，比我大两三岁，是我们的当然首领。我记得他其貌不扬，一对大门牙，左颊因摔伤破了相，留下一长条相当明显的伤疤。穿得破破烂烂，又黑又瘦。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一个常见的镜头：他爹手里拎着笤帚，或劈柴棍，醉醺醺地骂着小杂种小王八羔子，在后边追

打。小赖则毫不示弱地对骂着，灵活地躲来闪去。我想，一个人的领导才能真是天赋的啊，就这么一个带点流气的男孩，那时在街坊孩子中威望极高，只要他一挥手，我们就象麻雀一样哄地随他飞走了。同伴中有一个叫小冬的男孩，年龄与他相仿，可能还略大一点，但他一向心甘情愿地作小赖的跟屁虫。

那天我们在寨墙脚下玩“翻螺壳”。知道这种游戏吧，从沙滩中检来蚌壳，分成两瓣；撒到平地上。凡是壳腹向上的，就用食指指肚捺住壳腹的凹处，小心地翻过来，这只蚌壳就算你赢过来了；壳背向下的，就在指肚上沾一点唾沫，小心地粘起蚌壳，把它带翻身，再继续上边的动作。如果哪回失误，就由对家来做。那天我很倒霉，一袋蚌壳很快就输光了，只好嘟着嘴看别人玩. 回想起来，那时小赖哥对我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友情，他特别照顾我，体贴我，俯就我的小脾气。这也不奇怪，那时我爸是一级教师，收入高，因此我的穿戴比伙伴们都齐整，比较引人注目吧。小赖哥马上觉察到了我的不高兴，便提议：咱们到河边去拾河蚌吧。我担心地说：大人说不让去河边，去了要挨打的。小赖毫不在乎地挥挥手，我们——小冬和四个女孩——就跟着他跑了。

那时还没有育阳桥，是两条木船连成的浮桥。河南是幽静的柳林，那天格外清静，除我们外没有一个闲人，正是这点情况促成了以后的悲剧。风和日丽，沙滩平坦而松软，我们高高兴兴地散开去拾蚌壳，小赖和小冬则熟门熟路地直奔河边，甩了衣服，赤条条地跳到河里。记得我还抬头喊了一声：小赖哥，二伯不让你游水，又要打你哩。小赖满不在乎地说：不让他知道就行了，记住，谁也不许说！

他俩的游泳都是自学成材，只会最低档的狗刨式，打得水花四溅惊天动地的。一个小时后，我们都拾了一大捧蚌壳，用衣襟兜着，喊小赖和小冬上岸。小赖爬上岸，背对着我们迅速登上裤头，盖住他的黑屁股——那时他多少有点男女之防了。然后他偏着头，一只脚用力跳着，想弄干耳朵中的进水。这时我们瞥见小冬双手一扬，潜入水中。过了一

刻，又过了一刻，他还没有露面。小芹担心地说：小冬哥咋还不出来呢。我就喊，小赖哥，小冬潜到水里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呢。

小赖哥立即转身看去，水面上没有小冬的身影。就在这时，两只手臂又在水面上挥了一下，隐约听见半声呼救，然后河面又归于安静。我清楚地看见，小赖哥的脸刷地白了，他三下两下扒掉衣服，蹬掉鞋子，跳到水里，水花四溅地向那里奔去。

这个场面作为特写镜头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直至今天，我仍由衷地佩服小赖的果断。对于一个不足7岁的孩子来说，在危急时刻能如此迅速地做出决断，确实不容易啊。他涉水到了深水区，开始用狗刨式游向出事地点。几个女孩都用手托着衣襟里的蚌壳，紧张地盯着他。虽然紧张，但我们那时还不知道害怕，因为大家都相信，小赖，我们心目中全能的领袖，一定会救出小冬的。小赖在那一带游了几圈，还象模象样地下潜了几次，都是两手空空地浮出水面。事后我想，这也许是他的幸运。假若当时他真的找到小冬，被挣扎求生的小冬抓住，恐怕只会多断送一条人命。后来，小赖大概感到气力不支了。他的决断不仅见之于他的进攻，也见之于他的退却。他没有犹豫，立即向岸边返游。看得出他很快就精疲力竭了，不时沉下去，喝几口水，又挣扎着浮上来。我们这时才觉察到了危险，个个目瞪口呆，木雕泥塑一般。小赖终于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手臂停止划动，无力地沉下去——但他的双脚已触着河底。于是他直起身，踉踉跄跄地向河岸走过来。]

我们四个女孩实在没用，那当口儿只会傻看，只会焦急地喊小赖哥小赖哥！眼睁睁看着小赖歪歪倒倒地爬上河岸，一头栽到沙滩上。这时只听哗的一声，是四个女孩同时抛撒了蚌壳，围上去哭喊：小赖哥！小赖哥！小赖慢慢翻过身，鼻尖、肚皮和小鸡鸡上都沾着沙子，脸色煞白，上面写满了惊惧和茫然。也许只有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我们心目中的领袖只是一个弱小的孩子，他也被灾难压垮了。那时我才感到了“大人”们的强大，我放声哭喊道：来人呀，救命呀，…三个女伴受我的感

染，同时放声哭喊。可是没有人。幽静的柳林中和河面上没有一个人。对岸有隐隐约约的人影，但他们显然听不见。夏天的热风飒飒地吹着柳叶，蝉鸣高一声低一声地聒噪着，伴着我们嘶哑的喊声。我们喊了一会儿，又不约而同地停下来，泪眼模糊地盯着小冬落水的地方，企盼他会哈哈大笑地突然跃出来……

那天我们四人一定是患了集体癔症。我们同时呼救，同时住口，又在死一般寂静的重压下突然嚎陶大哭，然后同时拔腿逃走，甚至忘了还在地上躺着的小赖……

倩君停下来，端起可乐猛饮，可乐喝干了，听见她的牙齿得得地敲击着铝罐。我忙把自己那一瓶推过去，体贴地搂住她微微颤抖的肩膀，但同时……我的大脑却在飞快地旋转。我不认为倩君是在撒谎，如果是撒谎，那她的演技未免太高明了。但我又本能地不相信这番讲述。不错，她在5岁的童年碰到一桩可怕的灾难，一个同伴就死在她的面前，她真切地描述了另一位男孩在灾难来临时超越年龄的决断——但这一切似乎不至于造成如此深重的心理创伤，以至于29年后的一点刺激几乎使她昏厥！对了，说到刺激的缘由，似乎还有一点细节上的差池。照她说来，小冬是死在水中的，而她刚才的晕眩却是因“沙堆”中的布娃娃所引起，这里总有那么一点不大对榫的地方。我用温柔的目光鼓励她说下去，同时不动声色地分析着推理着。歇息片刻，倩君继续说：

我们嚎陶大哭着往家跑，突然听见一声断喝：站住！自然是小赖哥的喊声。我们都停住脚步，回过头。浑身赤裸的小赖已经爬起来，把我们喊到他周围。他的面色依然惨白，不过眉头紧蹙，显然已做出了重大决策。他的目光啊……如果以我今天的理解，他当时的目光真称得上残忍果决，绝不象是7岁的孩子。他严厉地、毫无商量余地地说：

回去后谁也不许对大人说！说了，我会被俺爹打断腿，你们也脱不了挨打。

我们一下愣了，面面厮觑。5岁女孩的心目中还没有太明确的是非观念，但我们本能地感到，这个决定不太对味，不太地道，不太光明。我们呆望着首领，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小刚狠狠地瞪着我们，坚决地说：

咱们再怎么挨打，小冬也活不了啦，你们说是不是？

是呀，小赖哥说得完全对。要是挨顿打能让小冬活过来，那就应该告诉大人，挨打也值得。可是，挨了打，小冬也活不了啦。小赖看出了我们的动摇，再次重复道：

都不许说！……等我穿上衣服。

他去河边穿了衣服，然后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上另一堆衣服，小冬的衣服。小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那是小冬和我们之间的唯一联系了。这些衣服该怎么处理？小赖似乎已胸有成竹，他抱起那堆衣服，住前走了十几步，蹲下，开始在地上挖坑。我们围观着，慢慢明白了他的用意。于是一种羞愧感、负罪感悄悄弥漫开来，似乎将要埋的不是小冬的衣服，而是小冬本人，是小冬的生命。小赖忽然停了手，仰起头，狐疑地看着大家。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但在他作出下面的决定时，无疑暗合了黑社会常用的一项规则：为了保密，让每个人手上都沾上血腥。他厉声命令道：

都动手呀，快点！

我并不想为自己辩解，但确确实实，当时我们都被他的目光魇住了，头脑里空空的设有任何思维。我们顺从地蹲下，8只小手忙乱地向外扒沙。沙层很松软，几分钟后，小冬的衣服已埋藏妥当。小赖在上面踩了两脚，再次命令道：

回家吧，谁也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在他的审视下，我们一个个庄严地点了头，把许诺刻在心中。谁愿做叛徒？决不！我们终于从卑鄙中提炼出了高尚，给自己找到了一处心理依托。这是犯罪团伙维持团结的惯伎，在我们这个小团伙里无意间使用成功了。

我们一言不发地走过浮桥，爬上寨门，心中免不了忐忑不宁，行动免不了鬼鬼祟祟，只有小赖看上去还镇静。拐过街角，偏偏迎头碰上小冬妈，一个喜欢所有孩子的胖大婶。她笑嘻嘻地说：到哪儿疯跑啦？恁晚才回来，小赖，小心你爹揍你的皮。俺家小冬呢？

我们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四双惊慌的目光都转向小赖。小赖抢先回答：不知道，小冬和我吵嘴，今天没和我们一起玩，不信你问她们。

我们都忙不迭地点头。小冬妈奇怪地嘟哝一句：这孩子能跑哪？便朝前走了。大伙儿没想到第一关这么容易就闯过去，都松了一口气。临分手时，小赖又用他带有魔力的目光挨个巡视一番，低沉有力地说：

谁也不许当叛徒！

整个晚上我心神不宁。妈妈以为我生病了，摸摸额头不发烧，但仍安顿我早早睡下。闭上眼睛，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场景，那就是小冬的衣服躺在沙坑中，8只小手匆匆忙忙向上堆沙子。这个场面象一把钝锯一样在我心中锯割，把死亡、恐惧、负罪感、鲜血、幽灵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全搅混在一块儿。夜风送来小冬妈焦急地呼喊：

小冬，你死哪去啦？小冬，快回来！

我不知何时才入睡，在半夜里突然哭醒了，失声喊道：小冬死了！小冬死了！妈妈忙按住我，嗔道：不许说霉气话，小冬肯定已经回家了，你听，这会儿他妈已经不喊了。

我在妈妈的安抚下沉沉睡去。第二天，我刚刚醒来，小赖的脑袋就从窗户里探出来，他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肯定他判断出我没有当叛徒，便轻声说：我走了。

我相信，那天早上他一定挨家挨户巡视了一番，为秘密团伙的四名成员打了气。

那天街坊的大人们忙作一团，到处寻找小冬，把我们撇到一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5个5—7岁的小屁孩，怎么能把这桩骇人的秘密整整保守了一天。看来主要是怪大人们的懵懂，他们没有料到呵。直到晚上，大人们才把疑点重新聚拢到小冬的同伴身上，听见他们悄声商量着，然后各自领着自己的孩子，聚到我家里。

一场审判开始了。在街坊中我爸文化水平最高，先由他来讲道理：孩子们应诚实呀，应体谅小冬妈的焦急呀。四个女孩的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把头深深埋到胸前，只是偶尔抬抬头，溜一眼小赖。小赖哥则抱着一副豁出去的神态，半闭着眼睛，胸膛大幅度地起伏着。看到我们的表情，大人们的脸色越来越担心，我爸的话没说完，小冬妈就忍不住大哭起来：

娃儿们哪，求求你们了，小冬是死是活，给个实话吧，我给你们跪下啦！

她从座上挣下来，真的要给我们跪下，其他几个大人忙拉住她。她的哭声解除了小赖哥对我的魇镇，我哇地哭出来：小冬死了，小冬淹死了！

其他三个女孩也几乎同时哭喊出同一句话。大人们都惊呆了，屋里一下子变得异常安静，静得瘆人。他们当然已经看出了这个小团伙的异常，但我想他们一直保留着万一的希望，他们挣扎着不愿相信，5个小孩能做出这么残忍的决定。我们的坦白把几个大人都击垮了，他们不敢

看小冬妈，甚至不敢着自己的孩子。坦白之后，我们想起了对小赖哥的许诺，便用求饶的眼神看着他，向我们的首领认罪。小赖则鄙夷地、恶狠狠地瞪着我们。

大人们连夜出动，几只手电前后照着，拥着5个小囚犯到作案现场去。小赖爸脸色铁青，一手拎着劈柴棒，一手拎着小赖的衣领。回想起来，当时长辈们的决定也有些不合情理，他们没有立即着手打捞小冬的遗体，却全力去寻找他的衣服。也许，只有亲眼看到他的衣服，他们才真地相信这个噩耗？找衣服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平坦的沙滩上没有留下任何标记，但终于找到了，在一圈手电光的照射下，小冬的衣服堆放在沙坑里，似乎在无言地控诉。

小冬妈瘫软在沙坑边，嚎啕大哭，

我们听到了沉重的棒击声，是小赖爹在没头没脑地狠揍儿子，头上、背上，逮哪儿打哪儿。小赖犟着脖子不求饶，小赖妈咬着牙不去劝解，我们则被吓得放声大哭。其他大人脸色阴沉地看着，从内心讲，他们巴不得打死这个祸害，但面子上下不去，便作好作歹把小赖爹拉住了。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小赖哥当时的表情。他孤零零站在人堆外，就象一只受伤的孤狼，头上淌着血，用冰冷的、鄙夷的、仇恨的眼光挨个瞪着我们几个，尤其是我。然后，他决绝地扭身跑了，很快消失在夜色笼罩的柳林里。

没有人去追他。也许大人们从他逃跑的方向看出，他不是去寻死的。不过他们（和我们）都没想到，小赖自此失踪了，26年音无音讯。

终日醉酒的小赖爹此时也表现他家独有的决断。他迅速安排人打捞小冬的遗体，本人则拦了一辆货车沿白河南下，在六七十里之外他下了车，再沿河上溯，四处打听。他的估计是对的，终于在半途中寻到小冬泡胀的身体。

倩君停止了叙述，很奇怪，她的情绪也平定了，似乎这番倾诉掀去了她久压心中的巨石。现在被震撼的反倒是我。我不再怀疑她的叙述，因为我本人也感到了这场经历的可怕。一个年仅7岁的小孩，竟能组织起这么一次事件！当然，这位小领袖犯了一个最基本的判断错误——四个女孩绝不可能永远缄口的。但即使如此，小赖在临事时的果决，他对同龄伙伴的控制能力，仍使我感到震惊。如果不以成败论人，那么少年小赖实实在在称得上一位枭雄。

夜色深了，灯光辉映着倩君晶亮的双眸，她在等我的决定。她知道这件事在两人之间已经划了一道裂隙，看我是否愿意伸出手来把它抹平。我沉思良久，不紧不慢地说："倩君，你刚才说小赖26年杳无音讯，而那件事呢，是发生在29年前。这样说来，三年前……你得到了他的消息？"

倩君犹豫着，勉强点点头。

"他……肯定已不是寻常之辈？我是依情理来推测，以他的为人，如果不是混出了场面，他绝不会回家乡露面的。我说的对吧。"

倩君更为勉强地点点头。

"至于他今天的地位，我不妨猜一猜。也许他已经是权倾一方的高官？按他的年纪，可以做到地市级，省部级也并非不可能。他一定是个……"我斟酌着用词，"能谋善断、我行我素的铁腕人物，把治下的百姓当泥巴来团弄。不过也不排除他会做一些好事，一些其他庸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情。想想当时，他不是毫不犹豫地跳下水去救人了嘛。"

倩君沉默不语。

"也许他不是从政而是经商？这更适合他的性格。商海是典型的草莽江湖，实施丛林法则，弱肉强食。以他的刚毅果断、心狠手辣，现在

一定是富可敌国的大款。”

仍是沉默。

我沉思有顷，推翻了原来的推断：“不过，这两种分析都没充分考虑到他在人生经历中的突变。他7岁离家流浪，不会受到什么高等教育，也难免滋生出对社会的敌意。那么，他更可能变成一个阴狠暴戾的黑道枭雄？”

倩君沉默着，但眸子中已闪现怒意。显然，她对我没完没了的剖析开始反感。这是我估计到的，也正是我盼望的。如此，我在同倩君分手时，便可以减少一点愧疚。想想吧，一个你爱恋的不幸女子，披心沥胆地倾诉了从幼年起就埋在心中的隐痛，作为一个绅士，怎么能在这时候提出分手？但倩君的怒意使我确证了她对那位“小赖哥”的情意——至少也是好感吧。可以认定，那位三年前有了消息的枭雄至今仍在控制着倩君，他重年时的女友。如果不是直接的肉体上的控制，至少也是心理上的隐性控制，这点毫无疑问。

我可不想一辈子生活在另一个男人的阴影之下，让我的婚床上睡着另一个男人的幽灵。

我陪她离开河边，步行回家。在她家门口亲切地、平静地互道再见。没有拥抱，没有吻别，两人都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走到街口，我忍不住回头看了最后一眼。那个女人还没进屋，孤零零的身体浸泡在夜色中。我不无内疚地想，我这么甩手一走，可要把一个女人终生留在某种阴影里啦！不过我最终还是决然离去。无疑，她是一位不祥的女人，童年时的原罪势必化为终生的诅咒。为了自己一生的幸福，我必须远离她。好在和她的交往还不算太深，也没有肉体关系，算不上欠她什么。这个决定可能有点儿卑鄙，不过……生物本性本来就是自私的嘛，我这么作只是顺应天意。

杀人偿命

本世纪初，一代科学狂人胡狼(注)所发明的“人体多切面同步扫描及重砌技术”，即俗称的“人体复制术”，已经广泛应用于星际旅行。这项技术实际上终结了人类“天潢贵胄”的地位，把无比尊贵神秘的“人”解构为普通的物质。当然啦，这种解构也激起了人类社会强烈的反弹，其结果便是两项有关“人”的神圣法则的确立，即：

个体生命唯一性法则；

个体生存权对等性法则；

一个附带的结果是：在人类社会摒弃死刑200年后，古老的“杀人偿命”律条又回到现代法律中来……

摘自女作家白王雷所著《百年回首》

地球—火星073次航班（虚拟航班）到站了，从地球发来的携带高密度信息的电波，经过14分钟的光速旅行到达火星站。后者的巨型计算机迅速对信息解压缩，并依这些信息进行人体重建。这个过程耗时甚长，30分钟后，第一个“重生”的旅客在重建室里逐渐成形。是一个50岁的男人，赤裸的身体，板寸发式，肌肉极强健，脸上和胸前各有一道很深的刀疤。身上遍布狞恶的刺青，大多为蛇的图案。他的身体重建全部完成后，随着一声响铃，一条确认信息发回地球。等它到达地球，那儿就会自动启动一道程序，把暂存在地球空天港扫描室的旅客原件进行气化销毁。

像所有经过身体重建的旅客一样，这个人先用迷蒙的目光四处环

顾，脑海中闪现出第一道思维波：

我是谁？

人体（包括大脑）的精确复制，同时复制了这人的人生经历和爱憎喜怒。等第一波电火花扫过大脑，他立即回忆起了一切，目光也变得阴鸷。他是金老虎，地球上著名的黑帮头子，此次来火星是要亲手杀死一个仇人，为他的独子报仇。一年前，他儿子因奸杀两名少女被审判，为了从法律中救出儿子，他用尽了浑身解数。按说以他的势力，让儿子逃脱死刑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但不幸这次他遇到的主审法官是罗大义，一粒煮不熟砸不碎的铁豌豆，对他的威胁利诱硬是油盐不进。儿子被注射处死的当天，他找到这个家伙，当着众人的面，冷酷地说：

“你杀了我儿子，我一定要亲手杀死你。”

姓罗的家伙不为所动，笑着说：“你要亲自动手？那好啊，能与你这样的超级恶棍同归于尽，我也值了。”

金老虎冷笑着：“你是说那条‘杀人偿命’的狗屁法律？姓罗的我告诉你，这回只是我偶然的失败，很丢脸的失败，下一次决不会重蹈覆辙了。我不但要在公开场合亲手杀死你，还一定能设法从法网中脱身。不信咱们走着瞧。”

罗大义仍然笑着：“好的，我拭目以待。”

这会儿金老虎走出重建室，穿上衣服。两个先期抵达的手下已经候在门口，递给他一只手表，和一把带血槽的快刀，这是按金老虎的吩咐准备的，他说不要现代化的武器，用这样的古老武器来进行血亲复仇，最为解恨。他戴好手表，用姆指拨一拨刀锋，欣赏着利刃特有的轻快的哧哧声，然后把快刀隐在衣服下，耐心地等着。罗大义也在这期航班上，是来火星做巡回法官。

上次的失败不仅让金老虎失去独子，更让他在江湖上掉了面子。他必须公开、亲自复仇，才能挽回他在黑道上的权威。至于杀人的法律后果，他没什么好担心的，经过与法律顾问戈贝尔一年来的缜密策划，他们已经在法网上找到一个足够大的漏洞。戈贝尔打了保票，保证在他公开行凶后仍能从法网中全身而退。

随着重建室里一遍遍的铃声，“重生”的旅客一个个走出来。现在，赤裸的罗大义出来了，面容平静，正在穿衣服。金老虎走过去，冷冷地说：

“姓罗的，我来兑现诺言了。”

罗大义扭头看到他手中的利刃，非常震惊，他虽然一直在提防着金老虎，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没想到金老虎竟敢在空天港杀人。这儿人来人往，至少有几十双眼睛旁观着，还有24小时的监控录相，在这儿行凶，应该说绝无可能逃脱法律的惩罚。难道金老虎……但他已经来不及作出反应了，两个打手扑过来，从身后紧紧抱住他，金老虎举高左腕，让他看清手表的盘面，狞笑着说：

“你不妨记住你送命的时间。现在是你完成重建后的第八分钟，这个特殊的时刻将会帮我脱罪。姓罗的你纳命吧！”

他对准罗大义的心脏狠狠捅了一刀，刀没至柄，鲜血从血槽里汹涌喷射出来。周围一片惊骇的喊声，有人忙着报警，远处的几名警察发现了这儿的异常，迅速向这里跑来。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罗大义挣扎着说：

“你逃不了法律的惩……”

两个月后，审判在案发地火星举行。除了五名陪审员是在本地甄选外，其它五名地球籍陪审员、以及罗大义去世后继任的巡回法官劳尔，

已经通过空间传输来到火星。地球籍陪审员中包括白王雷女士，她已经是108岁的高龄，但受惠于精妙的空间传输技术，百岁老人也能轻松地享受星际旅行了。这位世纪老人曾是龚古尔文学奖得主，是一代科学狂人胡狼的生死恋人。由于胡狼的特殊历史地位（是人体空间传输技术的奠基人），再加上她本人德高望重，所以毫无疑问，白王雷在陪审员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同机到达的有罗大义的遗孀和两个女儿，她们戴着黑纱，手里高举着死者的遗像。黑色的镜框里，那位舍生就义的法官悲凉地注视着已与他幽明相隔的世界。法庭旁听席上还坐着上次奸杀案两名被害少女的十几名家属，他们都沉默不语，手里扯着两幅手写的横幅：

为罗法官讨回公道！

为我们的女儿讨回公道！

两行字墨迹淋淋，力透纸背。遗属们的悲愤在法庭内激起了强烈的共鸣。

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这桩故意杀人案性质极为恶劣，是对法律的公然挑衅；而且证据确凿，单是愿意作证的现场证人就有64人，还有清晰连续的案发现场录相，应该说审判结果毫无悬念。但公诉人不敢大意。金老虎势力极大，诡计多端，又有一个比狐狸还奸滑的律师。他虽然恶贯满盈，但迄今为止，法律一直奈何不了他。这次他尽管是在公开场合亲手杀人，但他曾多次挑衅性地扬言，一定会从法网中安然脱身。

且看他的律师如何翻云覆雨吧。

金老虎昂首站在被告席上，用阴鸷的目光扫视众人，刀疤处的肌肉不时微微颤动，一副“我就是恶棍，你奈我何”的泼皮相，一点不在乎这副表情在众人中激发的敌意。律师戈贝尔从外貌看则是一个标准的绅

士，鹤发童颜，温文尔雅，带着金边眼镜，头发一丝不乱，说话慢条斯理，脸上始终带着亲切的微笑。当然，没人会被他的外貌所欺骗，在此前涉及金氏家族的多次审判中，传媒和民众都已经非常熟悉他了。他就是带着这样亲切的微笑，多次帮金老虎从罪证确凿的犯罪行为中脱身，把悲愤和绝望留给受害者。

轮到被告方作陈述了。被告律师起身，笑着对庭上和旁听席点头致意。“我先说几句题外话。我想对在座的白王雷女士表示崇高的敬意。”戈贝尔向陪审员席上深深鞠躬，“白女士是一代科学大师胡狼先生的生死恋人，而胡狼先生又是空间传输技术的奠基人。今天我们能在火星上参加审判，其实就是受胡狼先生之惠。我早就盼着，能当面向白女士表达我的仰慕之情。”

满头银发的白女士早就熟悉面前这俩人：一个脸带刀疤的恶棍，和一个温文尔雅的恶棍。她没有让内心的憎恶流露出来，微微欠身，平静地说：

“谢谢。”

戈贝尔转向主审法官，正式开始被告方的陈述：“首先，我要代表我的当事人向法庭承认，基于血亲复仇的原则，他确实在两个月前，在火星空天港的重建室门口，亲手杀死了一个被称作‘罗大义’的**家伙**，时间是这**家伙**完成重建后第八分钟，以上情况有众多证人和录相作证，我方亦无异议。”

法官和听众都没料到他会这样轻易地认罪，下边腾起轻微的嘈嘈声。法官皱起眉头想警告他，因为在法庭上使用“家伙”这样粗鄙的语言是不合适的。戈贝尔非常机灵，抢在法官说话之前笑着说：

“请法官和罗大义的亲属原谅，我用‘**家伙**’来称呼被害人并非是鄙称，而是想避免使用一个定义明确的词：**人**。这个名词是万万不能随便

使用的，否则我就是默认我的当事人犯了‘故意杀人罪’。”他话风一转，“不，我的当事人并未杀**人**。”他用重音念出末尾这个字，“下面我将给出说明。”

公诉人警惕地看着他，知道自己将面对一场诡异难料的反攻。

“法官先生，请允许我详细叙述人体空间传输技术的一些技术细节。一会儿大家将会看到，这些技术细节对审判的量罪至关重要。”

法官简洁地说：

“请只讲与案件有关的东西。”

“好的，我会这样做。我想回忆一段历史。众所周知，胡狼先生当年发明这项技术的初衷，其实并非空间旅行，而是人体复制。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甚至本质上很邪恶的发明。想想吧，用最普通的碳氢氧磷等原子进行多切面的堆砌，像泥瓦匠砌砖那样简单，就能完全不失真地复制出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还能囊括他的所有记忆、知识、癖好、欲望和爱憎！自打地球诞生以来，创造生灵，尤其是创造万物之灵的人类，本是上帝独有的权力，现在他的权柄被一个凡人轻易夺走了。”他摇摇头，“扯远了，扯远了，我们且不忙为上帝担心。但人的复制确实是一项可怕的技术，势必毁掉人对自身生命的尊重。为此，胡狼的生死恋人，白王雷女士，不惜与胡狼决裂，及时向地球政府告发他，使人类社会抢在他实施复制之前制订了严厉的法律，确立了神圣的‘个体生命唯一性’法则。后来，阴差阳错，胡狼还是复制了自身，最后两个胡狼都死了。他死后这80年里，这项发明最终没用于非法的人体复制，而是转用于合法的空间旅行。”

他说的是人们熟悉的历史，审判厅中没有什么反应。

“人体复制技术和空间传输技术的唯一区别，也是‘非法’与‘合法’的

本质区别，是后者在传输后一定要把原件气化销毁，绝不容许两者并存于世上。我想，这些情况大家都清楚吧。”他向大厅扫视，大家都没有表示异议。“但其后的一些细节，也许公众就不清楚了。”

他有意稍作停顿，引得旁听者侧耳细听。

“由于初期空间传输的成功率太低，只有40%左右，所以，为了尊重生命，人类联盟对销毁原件的程序作了一点通融，那就是：在传输进行后，原件暂不销毁，而是置于深度休眠状态。待旅客传输成功、原发站收到确认回执后，即自动启动对原件的销毁程序；如果传输失败，则原件可以被重新唤醒。后来，虽然空间传输的成功率大大提高，今天已经提到了90%以上，但这个‘销毁延迟’的规定仍然一直保留着，未做修改。也就是说，今天所有进行空间传输的旅客，都有‘真身与替身共存’的一个重叠时段，具体说来，该时段等于到达站的确认信息以光速返回所需的时间，比如在本案的案发时，地球－火星之间的距离为14光分，那么，两个罗大义的重叠时段就是14分钟。”

法官劳尔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清楚，请被告方律师不要在众所周知的常识上过多停留。”

“你说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没错，今天的民众把这个技术程序视为常识，视为理所当然。但在当年，有多少生物伦理学家曾坚决反对！尤其是我尊敬的白王雷女士，当时是最激烈的反对者，直到今天仍然未改初衷。”他把目光转向陪审员座位上的白女士，“我说得对吗，白女士？”

白王雷没想到他竟问到了陪审席上，用目光征求了法官的同意后，简短地回答：“你说得没错。”

“你能否告诉法庭，你为什么激烈反对？”

“从旅行安全的角度看，这种保险措施无可厚非。但只要存在着两个生命的重叠期，法律就是不严格的。这条小小的细缝，也许在某一天会导致法律基石的彻底坍塌。所以我和一些同道一直反对这个延迟，至于传输失败造成的死亡风险，则只能由旅行者们承担了，毕竟乘坐波音飞机也有失事的可能。”她轻轻叹息一声，“当然，我的主张有其内在的残酷性。”

“你的主张非常正确！我向白女士的睿智和远见脱帽致敬。可惜由于人类社会的短视，毋宁说由于旅客的群体畏死心理，白女士的远见一直未能落实。我的当事人这次杀人，其实是想代尊敬的白女士完成她的未竟之志，虽然他采取的是‘恶’的形式。”

听众都愣了！这句话从逻辑上跳跃太大，从道德上跳跃更大（善恶之间的跳跃），让大家完全摸不着头脑，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聚到白女士身上。白女士也没听明白，她不动声色地听下去。

“好了，我刚才说过，我的当事人承认他杀死了‘罗大义’——注意，这三个字应该加上引号才准确。不必讳言，这个被杀死的人，确实是地球上那个罗大义的精确复制品，带有那人的全部记忆。而且，如果原件的法律身份已经转移给他，那么他就远不是什么替身或复制品，他干脆就是罗大义本人！正像经历过空间传输的在座诸位，包括我，也都是地球上相应个体的‘本人’。我想，在座诸位没人怀疑自己的身份吧，没人认为自己只是一件复制品或替身吧。”他开玩笑地说，然后话风陡转，目光凌厉，“但请法庭注意我的当事人杀死罗大义的时间，是在他完成重建后的第八分钟。此时，火星空天港的确认信息还没有到达地球，原件还没有被销毁，虽然那个原件被置于深度休眠，但一点不影响他法律上的身份。如果硬说我的当事人犯了杀人罪，那么在同一时刻，太阳系中将有两个具有罗大义法律身份的个体同时共存。请问我的法律界同行，可敬的公诉人先生，你能否向法庭解释清这一点？你想颠覆‘个体生命唯一性’法则吗？只要你能颠覆这个法则，那我的当事人就承认他

杀了人。”

在他咄咄逼人的追问下，公诉人颇为狼狈。这个狡猾的律师当然是诡辩，但他已经成功地把一池清水搅混。其实，只要有正常的理解力，谁都会认可金老虎杀了罗大义。但如果死扣法律条文，则无法反驳这家伙的诡辩。根本原因是：现行法律上确实有一片小小的空白。往常人们习惯于把它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点”，这就避开了它可能引起的悖乱。但如果把它展开，把时间的一维长度纳入法律上的考虑，则这个“点”中所隐藏的悖乱就会宏观化，就会造成法律上的海森伯猫佯謬。公诉人考虑一会儿，勉强反驳道：

“姑且承认那个被杀的罗大义尚未具备法律身份，但此刻罗大义的重建已经完成，那个确认信号已经在送往地球的途中，它肯定将触发原件的自毁，这一串程序都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在被告捅出那一刀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了两个罗大义的死亡，包括替身和真身。所以，被告仍然应对被害人的死亡负责。”

戈贝尔律师轻松地说：“照你的说法，只能说原件是死于不可抗力，与我的当事人无关。其实这串程序也并非不可逆嘛，没准哪一天科学家们会发明超光速通讯，那么，重建的罗大义被捅死后，他的原件仍来得及挽救。所以，”他从容地笑着说，“现在又回到了我刚才说过的那句话——我的当事人其实是想以‘恶’的方式来完成白女士的未竟之志，想把有关法律的内在矛盾显化，以敦促社会尽快修改有关法律，或取消空间传输的延迟销毁程序。当然，不管最终是否做出修改，反正我的当事人是在法律空白期作案，按照‘法无明律不为罪’的原则，只能作无罪判决了。”

他与被告金老虎相视一笑，两人以猫儿玩弄老鼠的目光扫视着法庭。法庭的气氛比较压抑，从法官、陪审员到普通旁听者都是如此。这番庭辩，可说是大家听到过的最厚颜无耻的辩护——但又非常雄辩。被告方几乎是向社会公然叫板：

没错，老子确实杀了人，但我狡猾地抓到了法律的漏洞，现在看你们能奈我何！

三个法官目光沉重，低声交谈着。陪审员们都来自于民间，没有经过这样的阵仗，都显得神色不宁，交换着无奈的目光。只有白王雷女士仍然从容淡定，细心的人会发现，她看被告方的目光更冷了一些。

双方的陈述和庭辩结束了，戈贝尔最后还不忘将法官一军：

“本案的案发经过非常明晰，相信法庭会当庭作出判决。”

劳尔法官落棰宣布：“今天的审理暂时中止，由合议庭讨论对本案的判决。现在休庭。”

法官和十名陪审员陆续走进大庭后的会议室，劳尔法官要搀扶白女士，但她笑着拒绝了，自己找一个位子坐下，虽然已经是百岁老人，她的脚步还算硬朗，尤其是经过这次身体重建后，走起路来似乎更轻快一些。会议室里气氛压抑，刚才法庭上的压抑感一直延续到了这儿。大家入座已毕，法官简短地说：

“各位陪审员有什么看法，请发表吧。”

陪审员们都下意识地摇头，然后都把目光转向白王雷，他们都尊重这位老人，希望她能首先发言。白女士没有拂逆大家的心愿，简单地说了几句：

“这是两个地地道道的恶棍，”她坦率地说，“他们是在公然挑战法律，挑战社会的良心。我想，如果不能对被告求得死刑，罗先生会死不瞑目，而我们将背上终生的良心债。”

陪审员泽利维奇叹息道：“我想这是所有人的同感。问题是：戈贝尔那只老狐狸确实抓住了法律的漏洞！如果判被告故意杀**人**罪，的确会

颠覆‘个体生命唯一性’法则。”

年轻的女陪审员梅伦激烈地说：“但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个罪犯逃脱！这不仅是为了罗大义先生，也是为了以后。正因为法律存在这片模糊区域，本案的判决结果肯定会成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参照。咱们不能开这个头。”

门外有喧嚷声，是罗大义的妻女和奸杀案被害人家属来向法官请愿，经过刚才的庭审，他们非常担心凶手会安然逃脱法网。他们被法警拦在门外，喧嚷了很久，最终被劝回去了。会议室内认真讨论着，所有人都愿意对这个恶棍判处死刑，但无法走出法律上的困境。有人建议修改法律，作出明文规定：在“两个生命并存时段”内，无论是真身还是替身都受法律保护。但这个提议被大家否决了，因为它会带来更多法律上的悖误；也有人建议采纳当年白女士等人的意见，干脆取消那个销毁延迟期。但——戈贝尔那只老狐狸说得对，即使这些修改生效，也不会影响到本案的判决。被告是在法律的空白期间做案的。

白王雷女士在首先发言后，一直安静地坐着，没有参加到讨论中去。法官看到了她的安静，不时用目光探索她的表情。讨论告一段落后，法官说：

“大家静一静。白女士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没发言，也许她有独到的见解？我相信，以她老人家的睿智和百年人生经验，一定能领我们走出这个法律上的死胡同。”

大家静下来，期盼地看着她。白王雷微笑着说：

“我试试吧。我想大家已经有了两点共识，那就是：一定让两个恶棍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不能违犯现代社会的两个神圣法则。我刚才忽然想到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关于一个聪明法官的故事。当然它不会领咱们走出法律困境，不过我还是想讲给大家，也许多少会有启发。”她

加了一句，“全当是中场休息吧。”

劳尔法官很有兴趣：“请讲。”

“是我年幼时读过的一则故事。至于是哪个国家的民间故事，我已经记不清了，毕竟年岁不饶人啊。经历了100年的风雨，再清晰的记忆也风化了。”她摇摇头，拂去怀旧的感伤，娓娓地讲下去。“说的是一个贫穷的行路人，这一天经过一家饭店，饭店里熬着满满一锅肉，香气四溢，令人馋涎欲滴，但行路人身无分文，只好乞求老板施恩，把他随身带的干粮挂在锅的上方，以便能吸收一点燉肉的香味。老板爽快地答应了。等干粮浸透了香味，行路人香甜地吃完干粮，老板却伸手要他付钱，香味的钱！行路人不服，也拿不出钱，两人拉拉扯扯到了地方法官那儿。幸运的是，这个法官又公正又聪明，机智地给出了公正的判决。你们猜得出是什么判决吗？”

大家考虑一会儿，说了几种方案，都不对。梅伦等不及，催白奶奶快抖出包袱。白女士说。

“判决是这样的：法官对老板说：他享用了你肉汤的**香味**，当然应该给你付酬。现在我判他付给你——钱币的**声音**！然后法官借给行路人一袋银币，让他在贪心老板的耳朵上用力摩擦，一直到老板求饶：够啦，他付的钱已经足够啦！你看，用声音来偿付香味，法律上没有明确的条文吧，但不管怎样，他终究实现了一种公平，有点儿另类的公平。”

她笑着结束了讲述。众人还没省过劲，看着她发愣。劳尔法官思维敏捷，马上悟到了她的意思，高兴地说：

“谢谢白女士的睿智！我想，我们可以学习那个不循常规的法官，给本案一个另类的公平……”

“……经查明，被告人杀死被害者时，关于罗大义重建完成的确认信息尚未到达地球，原件尚未销毁，罗大义的法律身份仍附于原件身上。因此，基于‘个体生命唯一性’神圣原则，被害者不能认为具有人的身份。公诉人指控被告犯故意杀人罪，与事实不符，法庭予以驳回。”

法庭上立时响起愤怒的嘈杂声，十几个受害人泪流满面，纷纷跳起来，想对法官提出抗议。公诉人同样无法掩饰愤怒和失望。金老虎和律师则得意地互相对视。法警努力让法庭恢复肃静，法官好整以暇地等着，直到法庭恢复安静，才继续念下去：

“同时，基于生存权对等性原则，法庭对被告做出如下判决……”

……火星到地球的074次虚拟航班已经到了。第一个被重建的是戈贝尔律师。一个温文尔雅的长者，脸色红润，一头白发，连胸毛和阴毛也是白的，活脱一头北极熊。如所有经历了空间传输及重建的旅客一样，他先是目光迷蒙地四处扫视，脑海中闪过第一波思维的火花，立即清醒了，知道了他是谁，从何处来。他立即嗒然若丧，几天前在火星法庭上那种胜利者的得意荡然无存。他呆呆地站着，甚至忘了穿衣服。在空天港服务小姐的提醒下，才到衣物间取来衣服，机械地穿着，一边尴尬地盯着重建室的出口。

在他的注视中，下一个旅客逐渐成形，一个50岁的男人，身体强壮，身上遍布刺青，胸前和脸上各有一道刀疤。他同样目光迷蒙地四顾，立即清醒了，站起身来想逃跑，想凭他的强劲肌肉作最后的反抗。但已经晚了，两个守在这里的地球法警已经紧紧地捉住他的双臂。

身后一声响铃。这标志着他重建完成的确认信息已经向火星发送，17分钟后（目前地球与火星的空间距离是17光分），那儿就会启动对原件的销毁程序。

他是金老虎，在火星巡回法庭强制下，经空间传输遣返地球，在身

体重建完成后将立即进行死亡注射。当然，这并不是对金老虎的死刑判决——法庭已经认定，被杀死的罗大义不具有人的法律身份，当然无权判金老虎死刑嘛。不过，天杀的劳尔法官竟然想出了一个邪招，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要知道，此时的金老虎同样不具有法律身份啊，火星上那个休眠状态的原件还没有被销毁呢。这样一来，对一个“非人”进行死亡注射从法律上就说得通了，也不违背“个体生命唯一性法则”。至于这次注射实际将导致俩老虎（真身和复制件）全都玩儿完，那当然是因为不可抗力，不关法庭的事。

一个穿白大褂的漂亮女法医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支注射器。金老虎浑身一抖，再次用力，想挣脱法警的手。但是不行，刚刚完成重建的这具身体软绵绵的，使不出一丝力气，而法警的两双手像老虎钳那样有力。女法医微笑着（好心的她一向用笑容来安抚死刑犯），动作温柔地用酒精在他臂弯处消毒（金老虎脑海中闪出一个愤怒的念头，对一个正被处死的人，还用得着假惺惺地消毒吗？），找到大血管，把针头轻轻扎进去。一管无色液体静静地注入。注射完成后，两名法警也松手了。女法医看看手表，关心地说：

“药液将在17分钟内起作用。你如果愿意，可以抓紧这段时间内同家人通话。呶，给你手机。”女法医想了想，又好心地提醒他，“记着，别说财产分割之类的废话，那是白耽误时间。你现在并不具有人的身份，即使你立下遗嘱，也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到了此刻，金老虎反而平静了，现在他只剩下一个愿望，此生中最后一个愿望。他冷冷地扫一眼戈贝尔，那个该死的家伙一直呆然木立，畏缩地看着即将送命的主子。金老虎活动一下手脚，高兴地发现，身体重建后的滞涩期已经过去了，而毒药显然还没起效。他皱着眉头说：

“我想同律师单独待一会儿，可以吗？”

善良的女法医爽快地说：“可以的。”她向两个法警示意，法警虽然

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随她退出房间，把门虚掩上。忽然，他们听到屋里有异响。两名法警反应很快，迅即推开门。屋内的两人倒在地上，戈贝尔被压在下边，赤身裸体的金老虎正用力卡着戈贝尔的喉咙，暴怒地骂：

“王八蛋！比猪还笨的东西，老子白养了你！你害死了老子，老子拉你作垫背！”

法警用力掰金老虎的手，但这家伙简直是一头垂死挣扎的野兽，力大无比，喉咙里咻咻地喘息着。眼看戈贝尔的两眼已经泛白，一名法警从身后掏出高压警棒，喊他的同伴快松手，然后照凶犯的光屁股上杵了一下。那俩人立即浑身抽搐，瘫在地上（高压电脉冲通过金老虎的双手也传到戈贝尔身上）。女法医匆忙俯下身，检查戈贝尔的鼻息和瞳孔，怕他已经被扼死。还好，憋了一段时间后，戈贝尔爆发出一阵凶猛的咳嗽。他睁开眼，见金老虎凶恶地瞪着他，不干不净地咒骂着，仍然作势要扑过来。两名法警正用力按着他。女法医花容失色，用手按住胸脯，余惊未消地说：

“还好没出事，还好没出事。”她长长地吁出一口气，对两位法警愧疚地说，“怪我太大意了，都怪我。我的天！差一点儿，在咱仨的眼皮底下出了一桩命案。要是那样，咱们咋对头头交待哩。”

虽然刚才的窒息使戈贝尔头昏眼花，但他的律师本能已经苏醒，在心里暗暗纠正着女法医的不当用语——“命案”这个词是不能随便乱用的。算来从自己重建到现在，肯定尚不足17分钟——经过这场官司，他对这个“生命重叠”的时间段可是太敏感啦——那么这个戈贝尔尚不具备人的身份，即使这会儿被金老虎杀死，也构不成命案。警方的案情报告最多只能这样写：

某月某日某时，在地球空天港重建室，非人的金老虎扼杀了非人的戈贝尔……

1. 有关胡狼和白王雷的故事，参见本人的短篇小说《科学狂人之死》

神肉

1

“爷爷，祝你九十岁生日快乐。”

“来，让我抱抱你，我的科学家孙子！我太高兴了，你每年都远道回家乡，来养老院为我祝寿。”

“爷爷，我很高兴有这么多人为你送寿礼或匾额。你看这幅题词：‘送给敬爱的南渊教授，你是科学斗士，科学的民间守护神。’这可是十分崇高的赞誉啊。”

“哈哈，当然这是过誉，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还有人记着我这个老朽。”

“不，一点都不是过誉。就拿我来说，能取得今天的这点成就，就是受了你的潜移默化。在我的少年时期，反科学主义思潮曾肆虐一时，弄得不少人失去了对科学的信仰。但你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谬论。你说‘科学是天然合理的’，‘科学发展与伦理道德互相冲突时，科学是注定胜利的一方’。这些观点给了我极大的勇气。要知道，文明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纯学术性’的科学了。尤其是最前沿的科学，没办法不楔入到伦理学、哲学、神学和政治学中去。谁要想在前沿科学上有所突破，必须首先是藐视一切旧传统的勇士。”

“对，你说的很对。我这一生就做了这些琐事。有人批判我是‘强科学主义者’，我觉得其实是对我的赞美。我尤其厌恶那些以‘敬畏自然’为

名诋毁科学的妄人。所谓‘敬畏自然’，实际是要让上帝复辟。人类已经用一万年的时间把上帝拉下宝座，终不成还要亲手再把他扶上去？”

“爷爷，你身体这么硬朗，一定能再活半个世纪。”

“但愿吧。过去有句著名的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的好身板儿就是这么斗出来的。只要不死，还会和那些妄人继续斗下去。好，说说你吧。我刚刚看到有关报道，说你的研究小组取得了突破。”

“对，那项技术基本成熟了。用动物肌肉细胞体外培养的办法，来工业化生产人类急需的肉食。当然这是人造肉，但从细胞水平来说，又是真真正正的天然肉食。”

“人造天然肉！你的成就简直让人类语言穷于表达了。我的好孙子，这是一项伟大的革命性的跨越，其意义无论怎么评价都不算溢美。整整十万年来，人类获取食物原料的方式仅仅迈了一步，从游猎采集迈到畜牧种植。到你这儿才迈出第二步，迈入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毫不夸张地说，你的成就堪比教人稼穑的神农氏。”

“爷爷你过奖了。其实动物细胞体外培养技术上个世纪就有，不过那时只用于生产疫苗、单抗、干扰素等药物。我的功劳是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使其变成实用的肉类生产技术。你知道，用自然方式生产动物性蛋白，相对于同样热量的植物性蛋白，大约需要消耗三倍的能量。并不是能量守恒定律在这儿失效，而是把大部分能量消耗到动物的生理活动上了。现在用我的方法生产动物性蛋白，一点儿不比生产植物性蛋白昂贵，因为在我的技术中，并不需要动物奔跑和求偶，不需要心脏博动和新陈代谢。”

“太好了。这种肉食什么时候能推向市场？”

“其实今天就可以。不过在推向市场前我想让它尽善尽美。还有一个次要问题需要解决——口感。”

“口感？据我推想应该不成问题，这种真正天然的人造肉肯定具有天然肉的口感吧。”

“你说得不错。但有了这项技术，我们可以对口感提出更高档的要求了，比如，可以用同样低廉的成本生产鲨鱼翅、熊掌或飞龙肉（注：东北密林中一种飞禽，肉质最美）。”

“哈哈，听你这么一说，我已经垂涎欲滴了！飞龙早就基本绝种，你爷爷这辈子别说没吃过，见都没见过。我盼着哪天你给我端来一盘——孩子你笑什么？已经带来了吗？别给我卖关子了。”

“爷爷，区区飞龙肉算什么，还有比它更好的美味呢。来，你尝尝这种肉食。”

“这就是人造肉？从肌肉纤维来看，与天然肉毫无二致嘛。让我尝尝，啊呀，真的非常鲜美，肉质绝顶细嫩！我从来没吃过这样的美味。告诉爷爷，这是什么肉？”

“爷爷，这就是我今天回来的目的。除了为你祝寿，还想在你身上汲取勇气，就像我三十八年来一向做的那样。我把话头扯远一点儿吧。众所周知，人类与动物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类在文明化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条绝对的伦理禁忌：不食同类之肉。其实这种行为放在蒙昧时代并非不道德，那时俘虏的肉只不过是宝贵的动物蛋白，吃了就能活下去，不吃就可能饿死。如此而已。随着文明逐渐确立……”

“你不用细说了。你是说，给我吃的是人肉？”

“准确地说，是人的肌肉细胞使用体外培养方法生产的人造肉。直接称它‘人肉’肯定不合适，也太敏感，我还没有想到更确切的名字。当

然，就细胞构造来说，或者从分子水平来说，它确实是百分之百的人肉，一点都不错。”

“我猜想，你为它肯定承受了很大的社会压力。”

“那是自然，有人甚至骂我是‘吃人科学家’，‘食人族的返祖个体’。爷爷，我很苦恼。这完全是用人工方法生产的肉食，与人造的牛肉猪肉鸡肉并无任何不同，为什么不能吃？如果因为一些遗老们可笑的道德禁忌，就让人类无法享用世上最美味的肉食，我实在心有不甘。”

“那你还犹豫什么？往前走就是。我说过，伦理道德只是适应某种生产力水平的临时性建筑，可以随拆随建的。当科学与伦理道德冲突时，科学总是最后的胜利者。别管那些狂吠！尽管大胆推进你的研究，爷爷还盼着翘辮子之前能每天享用这种美味呢。当然啦，最好为它想一个合适的名字，免得不必要地刺激社会的神经。”

“谢谢爷爷，你这番话让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爷爷我对你五体投地。你已经90岁了，还保留着年轻人的勇气、朝气和思维方式。”

“说句自诩的话吧，我这一生始终保持着赤子之心，我是一位90岁的老赤子。”

“至于这种肉的名称——称它为‘神肉’如何？是‘神奇的肉食’的简称。”

“行，这个名字不错。其实它在中文里另有一层很妙的意义：神的肉。这算得上一个精当的隐喻：科学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把神的权威当成日常便饭下肚了。来，我的好孙子，与爷爷拥别吧，我盼着你发明的神肉早一天摆到养老院的饭桌上。”

2

“爷爷，祝你91岁寿诞快乐。”

“来，让爷爷抱抱你，我的院士孙子。”

“爷爷你要注意身体，你比去年瘦多了。”

“别担心，我虽然腿脚不灵，精神还好。这次为我带来什么礼物？”

“我先要感谢你去年的鼓励。神肉已经闯过了社会的道德关和舆论关。反对阵营虽然还在竭力鼓噪，但不至于影响大局了。说到底，除了少数死硬分子，有谁能逃过这种美味的诱惑呢。爷爷，今年我有更好的礼物送你。”

“什么礼物？快拿出来！”

“普通的神肉虽然非常美味，我已经不满足了。有了我的技术，人类能在更精细的水平上享用美味。我是说，可以进行定单式的生产，为每一个个人制造对他来说最美味的肉食，而且制造成本基本没有提高。”

“定单式口感的肉食？这可是个全新的概念，我想灵霄宝殿里的玉帝也没这样的口福。快告诉我，它是什么样子。”

“爷爷你别急，听我慢慢告诉你。咱们先回头说说，神肉为什么最美味。有一句大俗话：‘身上缺啥就想吃啥’，其实有深层的生物物理学机理。所谓口感并非无根之木，从本质上说，只是某人身体需要的外在表现，比如：体内缺少脂肪时觉得肥肉最香，等营养过剩时一见肥肉就恶心。神肉既然是人的肌肉细胞，当然其细胞构造和化学组成与人体最接近，也为人体最需要。”

“对，你说得很对。从本质上说，人只是一台执行各种生化程序的复杂机器，各种精神性的特质其实都能找到物理学的原因。”

“既然是这样，我就进一步想，各人的DNA毕竟有小小的不同，如果用本人的肌肉细胞作为样本来生产神肉，应该最接近他本人的生理需要、也最美味吧。我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证实了它，不过研究结果与我当初设想多少有些不同——不是本人的肉最美味，而是其父母的肉最美味——不不，我说溜嘴了，应该是：用其父母的肌肉细胞做样本生产的神肉，对此人而言最美味。”

“噢——是这样。”

“至于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我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也许下面的解释有一定道理，尽管它多少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人们觉得源于父母的神肉最美味，是基于其潜意识中保留的对胎盘营养的记忆。”

“噢——。”

“当然，你可以想见，这项技术进步又在道德卫士中引起一场十二级风暴，有人竟骂我丧尽天良，弑父食母。不过爷爷你尽管放心，我已经从你这儿获得了足够的精神武装，不会把这些聒噪放到心里。说到底，这种定单式神肉只用提取其父母的一个肌肉细胞，甚至只用拣拾其父母身上脱落的皮屑碎片就行。区区一个细胞，与他父母本人又有多大关系呢，每人每天都会掉落成千上万个皮肤细胞！爷爷，我爸妈就很达观，很乐意地为我提供了两个肌肉细胞，我已经据此生产出了两种定单式神肉。喏，这就是样品，你可以尝尝。可惜你不会品出其极品口感。我说过，定单式肉食的口感只能是某人独有的。”

“是吗？是很可惜。那我就不品尝了。”

“更可惜的是，爷爷你的父母早就过世，无法取得他们的细胞，所以我永远无法为你生产定单式神肉了。我会为此抱憾终生。”

“不用可惜，我老了，没多少口腹之欲了。”

“爷爷，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

“嗯？不不，我没有不高兴。”

“这就对了。我知道以爷爷的勇气，肯定会坦然接受这项技术。否则的话，爷爷岂不是背叛了一生坚守的信念？哈哈，我只是开玩笑。”

“不，我当然不会背叛自己的信念。不过孩子我累了，我想休息了。再见。”

3

“爷爷，祝你92岁生日快乐。可惜，这次生日是在病床上度过。”

“我的好孙子，很高兴能再见你一面。据我的直觉，很可能咱们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不过你不必伤感，也不必安慰我，科学信徒从不惧怕死亡。”

“爷爷我衷心佩服你的达观。我相信你还能活到100岁，120岁。不过，等那一天最终来到时，我也会坦然接受，我会学庄子鼓盆而歌，为你送行。”

“好的，听着你的歌声，在水晶棺里我也会笑醒的。”

“爷爷，我这次来，本来还有一件小事要求你。但你在病中，我不忍心再麻烦你。”

“没关系，你说吧。能在死前为我最疼爱的小孙子做一件事，我再高兴不过了。”

“那我就说了？”

“说吧。”

“去年我已经说过，我的爸妈，你的儿子儿媳，为我提供了两个肌肉细胞，我已经生产出了两种对我而言的极品口味的神肉。我非常感激二老，想为他们做同样的事来回报。当然这就需要他们在世的父母提供细胞样本。前不久我见了外婆，你知道她的思想比较陈旧的，自然不会乐意，我反复劝说她还是想不通。非常遗憾，我无法为妈妈生产极品神肉了。但我还可以为爸爸做这事，所以就来这儿了。”

“……”

“爷爷，我相信，依你一向坚守的信念，你绝不会忌讳做这件事，不会在乎贡献一个肌肉细胞的。”

“……”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在你胳臂上提取一个肌肉细胞。很方便的，用医院常用的取血针扎一下就行，一点儿也不疼。当然，如果你介意，我也可以在你的病床上找一些皮屑碎片作代用品，只是那样要多一个程序——唤醒皮肤细胞的全能性，使其转变成肌肉细胞。这个程序比较麻烦，所以，最好还是能让我提取一个肌肉细胞。”

“……”

“爷爷你为什么不说话？如果不乐意就直说嘛。我会很乐意地顺从你的意愿，虽然我觉得像你这样的科学斗士不该有这些陈腐的忌讳。”

“……”

“爷——爷？爷爷！爷爷！！护士，快喊值班医生！……”

后记：

著名科幻作家克拉克曾写过一篇“神的食物”，预言了人工生产肉类的技术及其带来的道德困境。据今年的国外科技动态，用动物细胞体外培养法生产肉类食品的技术已经取得突破。当然，科学家们忙于低头研究，还没人抬头远眺其未来发展的所有可能……

数学的诅咒

到今年的11月24日，我的曾爷爷就满100岁了。他曾是一个著名的科幻作家，中国科幻史上记着：世纪之交的著名科幻作家何慈康先生……不过所有论及到他的文章都是使用过去时，没人提到他还健在。甚至有一篇文章是这样介绍他的：何慈康，生于1964年，卒年不详。我看到这段文字时禁不住骂了一声，这个作者太“妈妈的”了，信息时代查一个人的生卒日期很容易的，他竟然如此不负责任！对于健在的曾爷爷，这几乎是一种诅咒啦。

不过，不管外人怎么说，曾爷爷还活着。他的儿子（我爷爷）已经去世，他的孙子（我爸爸）成了缠绵病榻的老病号，可曾爷爷还活着。他已经不能行走，终日坐着轮椅，但思维还算清晰，每天要认真观看电视上的新闻报道，有些重大事件，还让机器人管家读报给他听。当然偶尔也犯糊涂，做一些可笑的事。比如，刚刚吃过午饭，他又吩咐机器人管家为他准备午饭，管家当然要拒绝，作为机器人，他的执拗堪与老人媲美的，于是曾爷爷气冲冲地把官司打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确实我们刚刚吃过，妻子阿梅也做旁证，而曾爷爷仍用疑虑的目光盯着我们。事情的解决常常是因为斗斗过来参与了。斗斗不耐烦地喊：

“老爷爷你又糊涂啦！咱们刚刚吃过午饭，你吃了一大碗煮饼呢。”

曾爷爷总是比较相信玄孙的话，喃喃自语着转回他的卧室：“我真的吃过啦？可不能漏了午饭，我还要活到100岁呢。”

阿梅常说：曾爷爷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存活的。这话不假。从他的喃喃自语中我们得知，他要活到100岁，是为了验证某个东西。至于是什

么，我不得而知。可能爷爷知道，但他去世比较突然，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我问过爸爸，爸爸什么也不清楚。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验证的东西？人老了，脑子里会产生谵妄的念头，曾爷爷已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界限了。

曾爷爷的百岁诞辰越来越临近，我们能触摸到他的紧张，他的亢奋。他看到希望在即，又怕在胜利来临前突然出现意外。他不再出门，总是目光灼热地盯着日历。他的紧张感染了全家人，那些天我和阿梅做事都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他的什么忌讳。只有斗斗没有忌讳，他从幼儿园回来仍会大声大气地批评“老爷爷又犯糊涂啦”，或者“老爷爷又睡懒觉啦”，而老人对他的任何话语都是宽容的。

百岁诞辰终于到了，没有什么祝寿活动。曾爷爷的同代人甚至下代人大都已经作古，他已是被社会遗忘的人。爸爸因病也不能来，我和阿梅为曾爷爷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家宴，但曾爷爷的目光显然不在宴会上。生日那天早上，他早早把我喊到他的卧室——我立即触摸到他的轻松和亢奋，这种气氛像花香一样弥漫于四周。他声音抖颤地说：

“小戈，我赢了，我活到了满100岁，什么都没发生！我赢啦！”

这一刻我意识到，阿梅过去的猜测是对的，曾爷爷顽强地坚持到100岁，确实有他的目标，有某种信念。他兴奋地吩咐我，快吃早饭，饭后陪他到墓地，他要找一个死去的朋友“说道说道”。阿梅这时进来了，我们迟疑地互相看一眼。现在已是深秋，今天又是阴天，外面很凉的，把一个风前残烛的老人领到野外……老爷子此刻的思维十分锐敏，立即悟到我们的反对，用手拍着轮椅的扶手生气地说：

“你们想拦我是不是？糊涂！也不想想我为啥活到今天？就是为了他（它？）！别说了，快去准备！”

我们叹息一声，只好去备车。

我开出家里的残疾人专用车，机器人管家把轮椅连同曾爷爷推进车里，阿梅按老人的吩咐把一瓶茅台和两个杯子送到车上，用毛毯细心地裹好老人的下身。我驾车向双石公墓驶去。今天不是节令，公墓中寂无一人，瑟瑟秋风吹动着墓碑上的纸花和空地上的荒草，墓碑安静地纵横成列，铅灰色的阴云笼罩着地平线。按照老人急切的指点，我来到一座墓前。从墓碑上镌刻的照片看，死者是位年轻人，面庞削瘦，目光幽深，藏着一汪忧伤。正面碑文是：爱子林松之墓。1980—2008年。背面碑文是：他是一个没来得及成功的数学家，他为自己的信仰而死。

碑是他的父母立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虽已时隔60年，我仍能触摸到他父母无言的哀伤。

曾爷爷让我把轮椅推到墓前，让我把两个杯子斟满。他把一杯酒慢慢浇到墓前，另一杯一饮而尽，大声说：

“林松，我的小兄弟，我的老朋友，我赢了啊，哈哈。我早知道我赢了，可我一直熬到满60年才来。60年，一天都不少。你输了，你还不服气吗？”

他的声音像年轻人一样响亮，两眼炯炯有神。他一杯一杯地喝着酒，一杯一杯地浇着酒，一瓶酒很快见底。这时悲痛悄悄向他袭来，他的声音嘶哑了，低声埋怨着：你不该去死的，你应该听我的劝啊，你这个执拗的家伙！我紧张地立在他身后，后悔没让阿梅同来。对于一个风前残烛的百岁老人，这种激动可不是什么好事。我甚至想，也许这是回光返照，是灯苗熄灭前的最后一次闪烁。不过我没法劝他，明知劝不动他。他为这一天苦熬了60年，在他看来，胜利后的死亡肯定是最不值得操心的事。

他累了，闭着眼安静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那双手干枯松弛，长满了老人斑，他的锁骨深陷，喉结十分凸出。我看着他的衰老，不由一阵心酸。很久他才睁开眼，说：好了，我的心愿已了，可以走

了。小戈，我知道你心里纳闷，想知道这桩秘密。我今天全部告诉你。

我柔声说：曾爷爷，我当然想知道这个秘密，我也要为你的胜利欢呼呢。不过你今天太累了，以后再说吧。咱们先回家，以后再讲吧。

老人说：不，我现在就要讲。我身上抱着的那股劲儿已经散啦，不定哪会儿我就闭眼，我要在死前把这件事告诉你。

曾爷爷转回头低声说：林松，我要走了，不一定还能再来见你，咱俩道个永别吧。不，不对，咱们快见面了，应该说再见才对呀。他大概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脸上掠过一波明亮的笑容。我在他身后听着，虽然心中凄然，也禁不住绽出微笑。

我们回到车上，离开公墓。在返回途中，在他的卧室里，他断断续续讲了很多。他的叙述跳跃性很大，时有重复或疏离。不过我总算把他的意思串下来了。下面讲的就是我拼复后的故事。

曾爷爷说，60年前，我在南洋师大教书，业余时间写点科幻小说。不是作为职业或副业，纯粹是一种自娱。我天生是敏感血质，对自然界的奥秘有超乎常人的感受。在我看来，思考宇宙到底是由几维组成，要比炒股赚钱有趣得多。

林松是我的年轻同事，教数学的，教龄不长，工作也不算突出。不过私下里我对他评价甚高，我想他很快就会成为杰出的数学物理学家，因为他有费米的天才和陈景润的执着。那时他一直在研究群论，准确点说，是用群论来诠释宇宙的结构。群论是一种研究“次序”的高等乘法，在19世纪已经奠下基础，那时它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是纯粹的智力自娱。但20世纪物理学家们发现，它描述了，或者不如说是限制了自然的某些运行方式。物理中的弦论认为，宇宙的终极设计很可能是建立在10维空间的旋转群SU（10）上。它可以用一个公式来简单表示，即：

$$10 \otimes 10 = 1 \oplus 45 \oplus 54$$

也就是说，10维空间胶合后可能是1、45、54这三个群组成。其中群的划分由群论给出限定，不是任意的，比如说，不可能存在2、43、55这种划分。一种19世纪产生的纯粹抽象的数学，竟然限制了宇宙的基本结构，难怪数学家们自傲地称：数学是超乎宇宙而存在的，是神授的、先验的真理。

不过我不想在群论上多费口舌，它与以后的故事也没有什么联系，把它撇开吧。

我和林松的交往很淡，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我们都把对方引为知己。我们都是超越世俗的，是心灵的跋涉者，在水泥楼房的丛林中敏锐地嗅到了同类。使我内疚的是，正是我的友谊促成了他的过早去世。

顺便说一点，林松那时还没有结婚，并且终生也没有结婚。他孤独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那天我到他家，他正在电脑前忙活，屏幕上尽是奇形怪状的公式。屋内空旷疏朗，没什么摆设，也有点凌乱。看见我进来，他点点头，算做招呼，又回头沉津在研究之中。我早已习惯了他的待客方式，也知道在他工作时尽可进行谈话，他是能够一心两用的。我说："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给我推出一个公式。"

他没有回头，简短地说："说吧。"

"这件事可不是一两句能说请的，估计得半个小时。"

"说。"

我告诉他，我这些年在探讨"科学进步"和"科学灾难"的关系，积累了很多资料，已经得出几条结论。我认为，科学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必然降低灾难发生的门槛，加大灾难的强度。比如：人类开始种植业的同时就放大了虫害，开始群居生活的同时就放大了灾疫；医学的

进步降低了自身免疫力，工业的发展加大了污染。等等等等。这些进步和灾难由于内在的机理而互为依存，不可分割。无论什么时候，无论科学发展到多么高的水平，都不要奢望会出现“干净的”、不带副作用的科学进步。我的观点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1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灾难的绝对值必然越来越大；2 正负相抵的结果应该是正数，也就是说，进步应该是主流（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点是正确的）；3 进步和灾难的量值之间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比值，不妨命名为何慈康系数。

我交给他一张图（见图1），横轴是时间轴，纵轴是进步或灾难的量化指标。区域内有两条剧烈震荡的曲线，下面一条是灾难线，上面一条是进步线，总趋势一直向右上方伸展。两者永远不会相交。两条曲线上对应点纵座标的比值就是我所说的何慈康系数，它大致在0.62—0.78之间。

我对林松说：这两条曲线从宏观上看很简单，但微观变化十分复杂。进步和灾难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正反馈、负反馈、深埋效应、爆发效应、滞后效应、群聚效应等。我这儿有详细的资料，是我10年来积累的，希望你根据这些资料凑出数学表达式。

林松这会儿才扭过头，说：可以。大概要七天时间，七天后你再来。

我知道再对林松说什么是多余的，但忍不住又说两句。我说：你当然知道，我希望得到的不是一个经验公式，而是能反映事物深层机理的精确公式，能用它来预言今后的趋势，比如说，预言10年后第一季度何慈康系数的精确值。

林松看看我，简短地说：我知道。七天后来。

我回去开始耐心地等待。我相信林松的才华和直觉，相信他能成功。各种科学公式无非是两种方法取得：分析法和综合法。分析法是深

入研究某个事物的机理，然后根据已知的机理演绎出数学公式。综合法是根据大量的统计数字，试凑出经验公式，它只能对事物的规律做近似表达。但对于那些有惊人直觉的大师们来说，他们凑出的经验公式常常恰好表达了事物的内在动因，因而上升到精确公式，开普勒的三定律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希望林松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公式，使我能够预言任一时间段的何慈康系数的精确值，我相信这对人类发展的宏观控制大有裨益。

七天后他把我叫去，说，已经找到那个公式。他在电脑上打给我，公式中尽是奇形怪状的数学符号，我如看天书。林松简捷地告诉我，推导中利用了一些群论知识，一些碎形几何的知识，还有其它一些高深的数学。他说你不用了解这些，你只用学会代入计算就行了。你看，我根据这个公式做出的曲线，几乎与你的原曲线完全吻合，除了极个别的点，但那些点肯定是坏值（是你因为疏忽而得出的错误数据）。这个公式很“美”的，一种简谐的美，所以，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你所要求的精确公式。

我比较了理论曲线和我的统计曲线，除了个别坏点，两者真的完全吻合。对于公式的“简谐的美”，我缺乏他的鉴赏力，但我相信他的直觉。我说我很满意，现在，能否用这个公式来预言，比如60年后即2068年的何慈康系数？

这个“60年”是我随口说出的，我绝对想不到它恰好对应着这条曲线上的拐点，并引发此后的风风雨雨。林松说：噢，这个公式刚刚得出来，我还没有做这样的计算。不过很容易的，把数据输进去，半个小时就能得出结果。他啪啪地把必要的参数输入电脑，电脑屏幕上开始滚动繁复的数据流。

在等待结果的空档，我们交谈了几句世俗的话题。我看看屋内凌乱的摆设，说：你该找个爱人啦。他说：你说的对，我并不是独身主义

者，但很难找到一个耐得住寂寞的女人。我叹息一声：没错，做你的妻子是很困难的职业。你应该学会扮演两种身份：理性人和世俗人，学会在两种身份中自由转换。他说：你说得对，但我恐怕做不到，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屏幕停止滚动，打出后60年的曲线。林松回头扫一眼，脸色立即变了。因为在横坐标为2068年的那处，灾难线有一个很陡的拐点，然后曲线陡直上升，超过进步线。也就是说，在这一点的何慈康系数不再是0.62—0.78之间的一个小数，而是一个天文数字，趋近于正无限。我笑着说：哈，你的公式肯定有毛病，绝不会出现这个峰值的，果真如此，人类社会就会在一宿之间崩溃啦。

林松皱着眉头看着公式，低声说：我验算一下，你等我通知。

我回到家，心想他的验算肯定耗时很久。因为从曲线趋势看来，错误不是小错，而是根本性的。据我的统计，何慈康系数若小于0.65，社会就呈良性发展；大于0.7，社会的发展就会处于困境。若大于0.75，社会就会倒退恶化乃至逐渐崩溃。何慈康系数绝不会大于1的，何况是他得出的天文数字！那将意味着：核大战、人类医疗体系崩溃、道德体系坍塌、超级病毒肆虐，甚至大陆块塌陷、月地相撞……如此等等在同一个时刻迭加。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一个智力平庸者也会断定其不可能。我唯一不解的是，以林松的智力，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还有，如果它是根本性的错误，为什么与2008年前的曲线却那么符合？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电话就来了。他的声音嘶哑低沉：“来吧，我已经有确定结果了。”

我匆匆起床，赶到他那儿。屏幕上仍是那个陡直上升的曲线，就像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倚天魔剑。他脸色苍白，眼窝深陷，身上散发着一种不可言传的、但又分明存在的不祥气息。他极为简短地说：

“已验算过，没有错误。”

便不再说话。

我暗暗摇头，开口说：“你……”我想说你是否再验算一下？但把这句话咽回去了。对于他的为人和性格，这句话不啻是侮辱，他绝不会再把一个有错误的公式摆出来让我看的。但我仍然断定他错了。我并不轻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永远向上”这种武断的盲目乐观，但至少说，在人类走下坡路前会有明显的征兆，而且绝不是在60年之后，也许6000万年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也不算太晚。我钦服林松的学术功力，但天才们也会犯低级错误。牛顿在给家里的猫、狗做门时曾做了一大一小两个，他忘了猫也能从大洞里进出；费米曾用传热学公式算出来，窗户上根本不用做棉帘子，因为它的隔热效果非常有限。多亏妻子没听他的话，最后发现是他看错了一位小数点……我收住思绪，考虑如何尽量委婉地指出他的错误。我笑着说：

“历史上曾有一位天文学家，计算出一颗小行星马上要与地球相撞，他不愿看到人类的灾难，当晚就自杀了，后来才……”

林松口气硬硬地说：“那是他算错了。”

他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没算错。我打着哈哈：“恐怕你也有错误吧。60年！这么短的时间……”

“是60年，至迟在2068年11月24日灾难就会大爆发。”

“那正好是我100岁的生日！”我叫道，“当然，我不会活到100岁，但你应该能活到那个岁数的。”

“我不想看到那一天。”

我打了一个寒颤。他的话里分明有冰冷的决心。我暗地里骂自己，

还扯什么自杀的天文学家哟，实在是蠢极了，我不提这个由头，他已经有自杀的打算了！这不是开玩笑，因为我知道他对数学的信仰是多么坚定。我记得，他曾给我儿子讲解过圆锥曲线。他说，圆锥曲线是一千八百年前一个数学家心智的产物。他拿一个平面去截圆锥曲面，随着截取角度的不同，能得出圆、椭圆和抛物线。后来天文学家发现，这一组曲线正好对应着行星慧星绕恒星运行的轨迹，随着引力和运行速度的比值变化，它们分别呈圆、椭圆和抛物线运动。这些事实每一个中学生都知道，但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恰恰一组圆锥曲线与行星运行方式一一对应？比如说，为什么行星不按立方抛物线运行？是什么内在机理使“截取角度”和“引力与速度比值”这两组风马牛不相及的参数建立了联系？一定有某种机理，只是至今它还深深潜在水面之下。不妨再引伸一点吧。圆锥曲线还有一个特例，当截取角度与圆锥中心线平行时，得到的是从一点出发的两条射线。至今还没有发现哪种星体的运动轨迹与此相符，但我敢预言，一定有的，由于那个内在的机理，将来一定会发现这种特例。数学是先验的永恒真理，是大自然的指纹，物理学家只能做数学家的仆从……

那时儿子听得很入迷，我也听得津津有味。我不一定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佩服他对数学近乎狂热的信仰，佩服他在数学上的“王霸之气”。不过，这会儿我开始担心他的狂热了。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今天这个公式同样是先验的真理，社会崩溃一定会“按时”出现（不管从直观上看是如何不可能）。他不愿活着看到人类的浩劫……我沉下脸，直截了当地说：

“听着，我要告诉你。我一向信服你，但这一回你肯定错了。你的公式……”

“我的公式没错。”

我恼了：“你的公式要是没错，那就是数学本身错了！”这句话说得过重，但既然说出口，我干脆对它作了个延伸发言，“我们曾认为数学

是上帝的律条，但是不对！数学从来不是绝对严密的逻辑结构，它的建基要依赖于某些不能被证明的公理，它的发展常常造成一些逻辑裂缝。某个数学体系内可以是逻辑自洽的，但各个数学体系的接缝处如何衔接，则要依靠人的直觉。著名数学家克莱因曾写过一本《数学，确定性的丧失》，建议你看看这本书。就咱们的问题而言，你的公式肯定不如我的直觉。你……”

林松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我想你该离开了，我还想再来一次验算。”

那些天我一直心神不宁，我不愿看着林松因为一个肯定错误的数学公式枉送性命。晚上我总是到他家，想对他有所影响，但我总是无言地看他在电脑前验算，到深夜我再离开。我知道，对于林松这种性格的人，除非是特别强有力的理由，他是不会改变观点的，但我提不出什么强有力的理由。林松已完全停止原先对群论的研究，反复验算那个公式。从这点上，也能看出这个公式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他的表情很沉静，不焦不燥，不愠不怒。越是这样，我越是对他“冰冷的决心”心怀畏惧。

我已对人类发展有十几年的研究，自信对人类社会的大势可以给出清晰的鸟瞰，不过在此刻我仍愿意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我走访了很多专家：数学家，未来学家，物理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当然也少不了社会学家。所有人对“60年后人类社会就会崩溃”这种前景哈哈大笑，认为是天方夜谭。只有一位生物社会学家的观点与之稍有接近。他说：地球上已发生无数次的生物灭绝，科学家们设想了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该物种的生态动力学崩溃。生物的进化（也包括社会的进化）都是高度组织化、有序化的过程，它与宇宙中最强大的机理——熵增定理背道而驰，因而是本质不稳定的。这就像是堆积木，堆得越高越不稳定，越过某个临界点必然会哗然崩溃。生物（包括人类）属于大自然，当然不能违背这个基本规律。

他的解说让我心中沉甸甸的，但他又笑着说："不过，这当然是遥远的前景，可能是1亿年后，可能是10亿年后。至少现在看不到任何这类迹象，要知道，积木塔倒塌前也会摇晃几下的，也有相应的征兆啊！"他哈哈笑着，"告诉你那位朋友，最好来我这儿进行心理治疗，我不收费。"

他们都把林松自杀的决心看作一出闹剧，而我则惊恐地听着定时炸弹的嚓嚓声在日益临近。七天之后，林松对我平静地说：他又进行了最严格的验算，那个公式（包括60年后的崩溃）都是正确的。我哈哈大笑（但愿他没听出笑声中的勉强），说，那好吧，咱们打个世纪之赌，你我都要活到那一天——对我来说很难，要活到100岁呢，但我还是要尽力做到——咱们看看谁的观点正确。说吧，定什么样的赌注？我愿意来个倾家之赌，我是必胜无疑的……

林松微笑道："时间不早了，再见。"

第二天林松向学校递了长假，驾车到国内几个风景区游玩。临走前告诉我，他不再想那件事了，有关的资料已经全部从电脑中删除。我想，也许走这一趟他的心结会有所释放。但我错了，一个月后传来他的噩耗，是一次交通事故。交通监理部门说，那天下着小雨，刚湿了一层地皮，是路面最滑的时候。他驾车失控，撞到一棵大树上。不过我想，这不是他真正的死因。

曾爷爷的叙述远没有这样连贯，他讲述中经常有长时间的停顿，有时会再三重复已讲过的事。而且越到后来，他的话头越凌乱，我努力集中精神，才能从一团乱麻中抽出条理。他累了，胸脯起伏着，眯着眼睛。阿梅几次进来，用眼色示意我：该让老爷子休息了。我也用眼色示意她别来干扰。不把这件事说完，老爷子不会中断的。

曾爷爷说，林松死了，剩下我一人守候着这场世纪之赌的结局。我当然会赢的，只要神经正常的人都确信这一点。但有时候，夜半醒来，

也会突然袭来一阵慌乱。林松说的会不会应验？他是那么自信，他说数学是上帝的律条，大自然的指纹，数学的诅咒是不可禳解的宿命……直到我活到百岁诞辰，我才敢确切地说：我赢了。

曾爷爷总算讲完了，喃喃地说："我赢了，我赢了啊。"我适时地站起来说：曾爷爷，你赢了，这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现在你要好好休息一下，晚上还有一个盛大的寿宴呢。我在寿宴上再为你祝贺。

我扶他睡好，轻轻走出去。阿梅对我直摇头，说老人家的心思可真怪。他真是为了那个世纪之赌才强撑到100岁？还有那个林松，真是为一个公式去自杀？都是些不可理喻的怪人。我没有附和她，我已经被曾爷爷的话感染了，心头有一根大弦在缓缓起伏。

宴席备好了，我让机器人管家服侍老人起床。管家少顷回来，以机器人的死板声调说，何慈康先生不愿睡醒。斗斗立即跳起来，说：老懒虫，我去收拾他，老爷爷最怕我的。他嚷着蹦跳着去了，但我心中突然格登一下：管家说的是"不愿睡醒"，而不是"不愿起床"，这两种用词是有区别的，而机器人用词一向很准确。我追着儿子去了，听见他在喊"老懒虫起床"，他的语调中渐渐带着焦灼，带着哭腔。我走进屋，见儿子正在摇晃老人，而曾爷爷双眼紧闭，脸上凝固着轻松的笑意。

曾爷爷死了，生活很快恢复平静。他毕竟已经是百岁老人，算是喜丧了。斗斗还没有适应老爷的突然离去，有时追着我和阿梅问：人死了，到底是到什么地方去了，还会不会回来……不过他很快就会把死者淡忘的。

只有我不能把这件事丢下。曾爷爷的讲述敲响了我心里一根大弦，它一直在缓缓波动，不会静止。我到网上去查，没找到有关那个公式的任何资料。那个水花已经完全消失在时间之河里。在造物主眼里，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件都可一笑弃之。但我不死心。我忆起曾爷爷说他咨询过某位数学家，那么，他该是带着公式去的吧，应该把它拷进笔记本电脑

吧。我在阁楼找到曾爷爷的笔记本电脑，是2006年的老式样，盖板上落满浮尘。在打开电脑时免不了心中忐忑，60多年了，电脑很可能已经报废，那么这个秘密将永远失落在芯片迷宫中。这个公式直接连着两个人的生生死死，千万不要被湮没啊。还好，电脑顺利启动，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那个怪异的公式。我看不懂，不过不要紧，总有人懂得它吧。

我辗转托人，找到一位年轻的数学才俊。那是个眼高于顶的家伙，听我说话时总是带着居高临下的哂笑，似乎我是不该闯入数学宫殿的乞丐。但在我讲完两个人的生生死死之后，这家伙确实受了感动。他慨然说：

“行，我帮你看看这个玩意儿，三天后，不，一个星期后你来。”

但实际上是整整一个月后他才得出明确的结果。他困惑地说：这个公式确实没有任何错误，它与这些年的统计资料（包括林松死后这60年）非常吻合。但奇怪的是，只要从任一点出发向后推算，那么一段时间后灾难曲线必然出现陡升。这段时间近似于定值，在60—65年这么一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似乎公式中的自变量已被消去，变成一个近常值函数，但公式又是绝对不可化简的。也许能用这句话来比喻：这个公式是“宇称不守恒”的，自后向前的计算是正常的，符合统计数据和人的直观；但自某点向后的计算则会在60年后出现陡升，完全不合情理。两个方向的计算很奇怪地不重合，就像是不可重返的时间之箭。

“我没能弄懂它，”他羞恼地说，“它的深处一定藏着什么东西，今天的数学家还不能理解。也许上帝是透过它来向我们警示什么。”这家伙最后阴郁地说。

我把曾爷爷的墓立在林松的墓旁边，我想，在这个寂静的公墓里，在野花绿草覆盖的地下，他们两人会继续探讨那个怪异的公式，继续他们的赌赛，直到地老天荒吧。

我把两张曲线图分别刻在两人的墓碑上。曾爷爷的图里，“进步”和“灾难”互相呼应着向右上方伸展，但灾难永远低于进步。我想，这足以代表曾爷爷的天才，他以极简单的曲线精确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以自己的直观胜过数学家的严密推理。林松的图里，“灾难”从某一处开始，像眼镜蛇似的突然昂起脑袋。我想，这也足以代表林松的才华。他以这个怪异的公式给我们以宗教般的隐喻：人类啊，谨慎吧，泼天的灾难正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等着你们哩。

曾爷爷赢了，但林松也没输，在不同的层面上，他们都是胜者。

尾注：曾爷爷提出的“何慈康系数”已被经济学家、未来学家们所接受，他们正热烈讨论，如何在允许范围内尽力降低该系数的值，就像工程师在热力学定律的范围内提高热机的效率。

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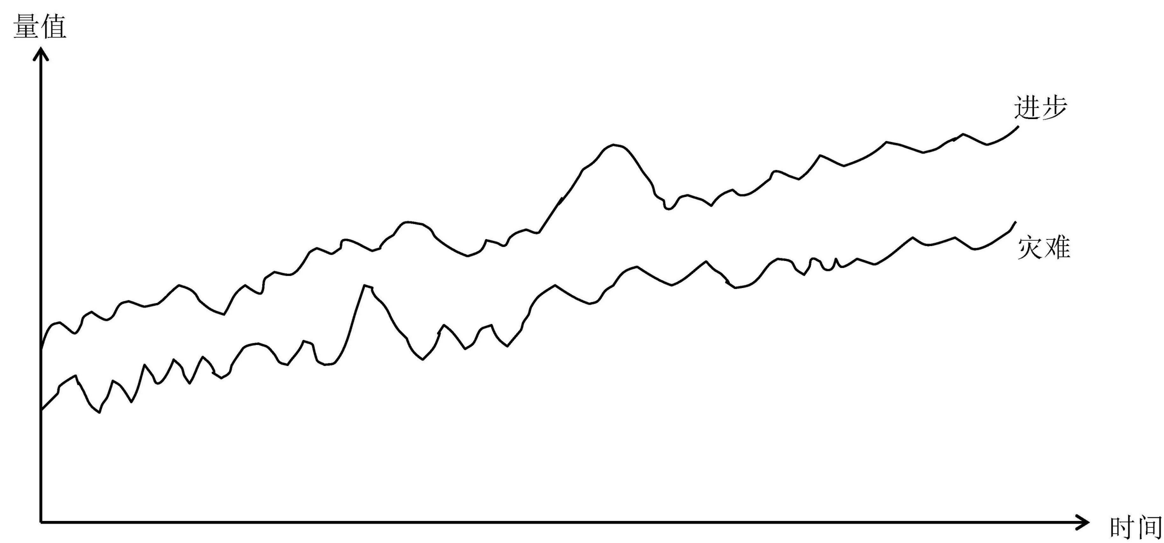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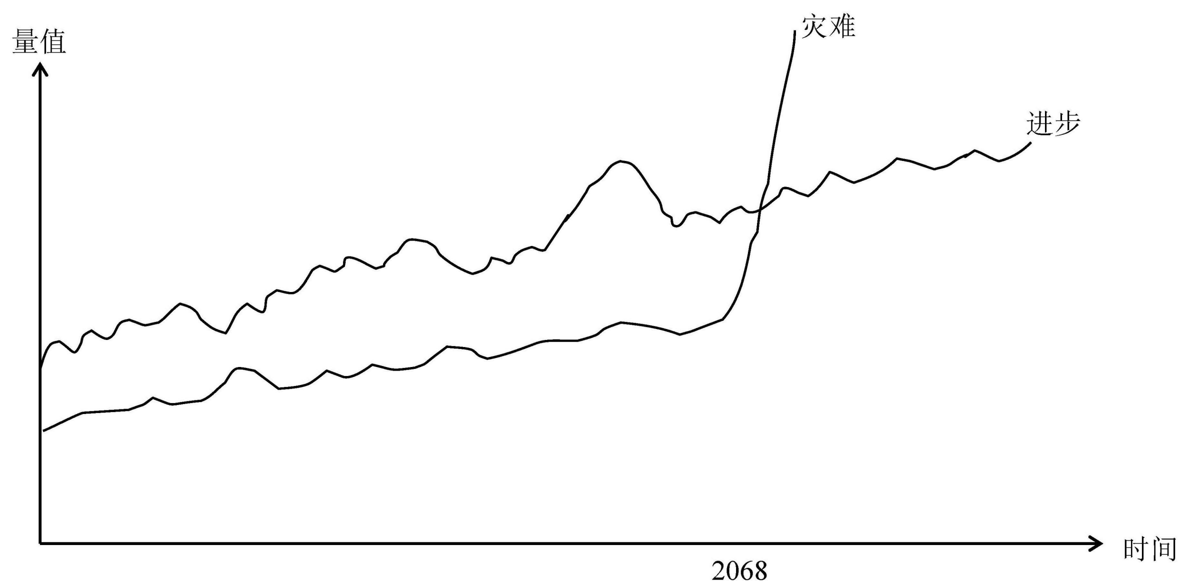


图2

透明脑

前总统卡米·吉特为首的七人团到达关塔那摩监狱后，先在监狱长的陪同下匆匆参观了一番。他们此番并非冲着虐囚丑闻来的，而是应军方邀请，来对一项重大技术做出裁决——不是技术上的、而是道德上的裁决，所以七人团成员都是社会上重量级的人物，除了一位前总统，还有一位前国务卿舒尔茨，两位参议员布雷德利和麦克莱恩，一位众议员兼众院道德委员会主席佐利克，一位获诺贝尔奖的作家贝尔，和一位同样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钱德尔曼。

这座所谓的“临时”监狱至今仍关押着650名囚犯，大多已经关押数年了，都是在伊斯兰国家（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逮捕的恐怖分子嫌犯。他们被关押在单人牢房中，牢房中只有简单的床具，而且与墙壁紧紧相连（以免犯人用做武器）。囚犯中显然有不少死硬分子，看见参观团时脸色阴沉，满怀敌意，有人怒气冲冲地向外面啐着。七人团还看见了两个正在押解途中的犯人，据监狱长说一会儿的裁决会要用上他俩。押运工作戒备森严，犯人平躺在特制的两轮小推车上，用铁链锁得紧紧的，小车由两位高大雄武的军人前后推拉。

吉特看见这一幕，与团员们相视苦笑。他是关塔那摩监狱直言不讳的反对者，一直呼吁关闭它——“如果我还是总统，我肯定会把它关掉，不是明天，而是今天早上。”但吉特也知道，为了对付席卷全球的恐怖主义浪潮，美国政府有很多难言的苦衷，干了很多不得不干的事。备受舆论攻击的这座监狱即是一例。

参观之后，裁决会开始了。军方的主持人是怀特将军，满头白发，精明强干。他笑着说：

“开会之前，首先请各位先生忘掉菲利普·迪克的科幻小说，忘掉心灵感应、思维传输之类玩意儿。那是科幻，而今天你们将听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技术，虽然这种技术比较超前，多少带着点科幻性质。各位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吉特微笑着回答：做好了。你们可以开始了。

主讲人罗森鲍姆走上讲台。他是一位神经生理学家，40岁左右，穿便服，亚麻色头发，中等个子，长着一副娃娃儿脸，笑容明朗而灿烂。他借助于投影仪，简略清晰地介绍了这项被称为“透明脑”的技术。

他说，这项研究原先并非军事项目，也不是美国科学家搞成的。率先做出突破的是德国伯恩斯坦计算神经学中心，项目领导人是约翰一迪伦·海恩斯。这些德国人通过一台个人电脑、一台核磁共振成像仪和一套思维解读软件，可以把人或动物的大脑变得透明。因为当一个人去“想”某种具体的事物时，大脑不同区域就会发亮，核磁共振成像仪可以“读出”大脑各区域的活动状况。再通过解读软件的解读，就能判断出这个人（或动物）想的是什么。“这项技术成就简直不可思议，所谓眼见为实，下面我会为各位先生做几个简单实验，使你们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他的助手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个实验。三只小白鼠头上戴着与成像仪相连的头盔，囚在一个笼子里。笼子周围是等距离的七个小洞，洞口的颜色各自不同。罗森鲍姆解释说：七个洞口中只有一个通向美味的奶酪，但究竟是哪一个则是随机的。所以，小白鼠已经学会随机地选取一个洞口进去，而我们借助透明脑技术，可以在它们行动之前就探知它们的选择。

囚笼打开了，三只小白鼠闻着美味的奶酪，在几个洞口前犹豫着，逡巡着。片刻后，屏幕上打出了它们的选择：一号白鼠将要进黄门，二号——红门，三号——紫门。果然，几乎在屏幕显示的同时，三只白鼠

准确地走进各自在“大脑”中选定的洞口。

七位仲裁员赞赏地点头，两位参议员多少有些怀疑。罗森鲍姆笑着说：

“这项技术是不是很神奇？也许还有某一位心存怀疑，不要紧，下面你们将亲身参加实验。”

助手们为七个人都戴上那种与成像仪连通的特制头盔。然后在大家面前摆上一个双色旋转盘，盘上有涡状的蓝黑相间的条纹。罗森鲍姆解释说，当这种双色盘高速旋转时，由于人类视觉上的错觉，每人只能看到一种颜色，究竟表现为哪一种是完全随机的，外人不可能知晓，这就排除了任何作弊或心理暗示的可能。但利用透明脑技术，仪器能读出每个人大脑中的特定认知。

旋转盘开始旋转，蓝黑相间的条纹在观察者视野中破碎，很奇妙地转换成一种单色，比如在吉特眼里，它变成了黑色。这时，成像仪的打印口吐出一张纸条，上面列着七个人在“意识深处”所认定的颜色。七个人依次传看后，都微笑点头，承认那个结果完全正确。这次，连两个参议员也信服了。

罗森鲍姆得意地说：“怎么样，确实很神奇吧，不过我不想贪天之功，我刚才说过，以上进展完全是伯恩斯坦计算神经学中心做出的。该成果于2007年6月份发表，有关资料可以通过公开渠道查询，没有任何秘密性。我想，你们中肯定有人看过相关的报道吧。”

物理学家钱德尔曼点点头：“嗯，我详细读过有关报道。其实海恩斯是我的老友，我曾特意打电话向他祝贺。”另外有四个人也点了头，说他们浏览过，但看得比较粗略，细节回忆不起来了。罗森鲍姆说：

“不过，下面我要讲的进展，就完全是我们小组的功劳了。不错，

伯恩斯坦中心发明了神奇的透明脑技术，但毕竟它还非常初步，非常粗糙，尤其是，这项技术中最关键的因素——大脑思维解读软件——不是普适的，只能适用于特定对象和特定场合，要想准确，必须针对特定对象反复校正。由于这些局限，这项技术估计在一百年内无法投入实用。毕竟，我们的世界太复杂，千姿百态，光怪陆离，不能简化为单纯的两色，你们说对不对？但——坦率地说，我很佩服怀特将军的，他的目光比业内专家更敏锐。他看到那份德国资料后立即给我打电话，说透明脑技术至少有一个实用的用途，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用途，足以改变世界的政治生态。他希望我能对它作延伸研究。那就是——用于反恐战争。”

他略作停顿，扫视着七个人。吉特他们这才明白，为什么军方把仲裁会会址选在关塔那摩监狱。吉特说：

“我们对此很有兴趣，请往下讲。”

“今天的反恐战争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的高度符号化。请看以下几幅经典画面，我想，世界上至少有一半人很熟悉它们吧。”

投影屏幕上显示着：

两架飞机撞进纽约世贸大楼，浓烟烈火从大楼中部冒出来；

本·拉丹拄着步枪在山地行走，戴阿拉伯缠头巾，白色长须，清癯的甚至可以说是慈祥的面容；

领导反恐战争的一对铁哥儿们，布什和布莱尔，意气风发，并肩站在讲坛上（应该是反恐战初期的照片）；

被伊拉克的路边炸弹炸毁的悍马军车；

基地老二扎卡维的尸体；

……

罗森鲍姆的画外音："诸位看到这些画面是什么心情？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激起强烈的情绪反应。同样，如果让狂热的恐怖分子观看这些画面，肯定也会激起强烈的情绪反应——当然是完全相反的情绪。有一点情况对'透明脑'技术实用化更为有利，那就是，全世界所有狂热的恐怖分子们都按同一个模式被洗了脑，因此他们对上述符号会做出非常雷同的反应。这就使得解读软件大为简化，简化到可以投入实用的水平。下面我们再做一个实验。"

他把屏幕切换到审讯室，那儿靠墙坐着十个人，每人头上都戴着与成像仪相连的头盔。其中两名正是刚才用手推车押来的犯人，此时仍带着重镣重铐，其它人是作对比试验的工作人员。十个人都漠然地看着审讯室的屏幕，罗森鲍姆向那些人依次展示了刚才那些经典画面，十个人默默地观看着，虽然都没有明显的表情，但他们大脑皮层的活动区域被成像仪读出，再通过解读软件的转换，转为截然不同的色彩：正常人是明亮的金黄色，而两名恐怖分子则是邪恶的黑色。

实验结束，罗森鲍姆关了那边的影像，回头说：

"这只是一个简单实验，让你们对这项技术有一点直观的了解。至于对这项技术的质疑和验证，军方已经做得非常严格，你们不必怀疑。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以透明脑技术目前所能达到的水平，完全有能力从十万人中把一个恐怖分子准确地拣出来。我们请诸位来，只是想对这项'**读脑术**'做出道德上的裁决。"

他加重念出了"**读脑术**"这三个字，然后认真察看七个人的表情。如他所料，七个人乍然听到他换了名称，都是先有点吃惊，继而默默无语，交换着复杂的目光。透明脑技术——这个名称比较中性，比较顺耳；如果称之为读脑术就比较犯忌，容易引起一些不愉快的联想。罗森鲍姆苦笑着说：

“看来，这个名词确实带着撒旦的气味儿，是不是？但我说得不错，**透明脑**技术其实就是**读脑术**。作为这项研究的首席科学家，我今天想坦率地披露我的矛盾心理。首先，我高度评价这项技术，它能以相对低的费用，彻底改变我们在反恐战中的被动局面，挽救成千上万条宝贵的生命；另一方面，我对它心存忌惮，因为它很容易被滥用，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毁坏‘思想自由’这个神圣原则——但它在反恐战中的好处太大了！我无法战胜它的诱惑。诸位先生，我是一个业务型的科学家，不是政治家、伦理学家或哲人。我无法在这个两难问题上做出明晰判断。今天我把这个责任完全推给你们，希望以你们的睿智作出裁决。如果裁决结果是‘是’，我将带领手下完善这项技术，尽快用到反恐战中去；如果裁决结果是‘否’，我将毫不留恋地退出研究小组，远离撒旦的诱惑。所以——请你们裁决吧。”

这番话语中的沉重感染了七人团的成员。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七个人都没有说话。

怀特将军没料到他竟在会场上撂出“**读脑术**”这个名称，颇为不满。这次会议是罗森鲍姆竭力促成的，原因正如他刚才所说。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研究的进展，罗森鲍姆对这项技术越来越忌惮，最后干脆停下来，说一定要“先通过社会的批准”，然后他再进行下一步研究。怀特将军觉得他过于迂腐，过于死脑筋。当然，个人的隐私权非常重要，但如果局势迫使民众在“放弃隐私权”和“死于自杀炸弹”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人们肯定会选择前者吧。现在国家处于非常时期，反恐战局势严峻。一昧沉迷于知识分子的高尚，是会害死人的。

他迅速接过罗森鲍姆的话头，但悄悄扭转了方向：

“其实，‘透明脑技术’已经有过一次成功的实践了！是用到关塔那摩的在押犯人身上。众所周知，这些犯人历来是美国政府手中的烫手山芋。我们明知道，650名囚犯中大部分是死硬分子，如果轻率地放虎归

山，势将遗害无穷。但这些家伙一直拒不招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起诉他们。你们都知道，为了撬开他们的嘴巴，早期狱方曾经使用过所谓‘进攻性审讯’，结果被新闻界披露，弄成虐囚丑闻，搞得政府狼狈不堪。这就是反恐战争的困境啊。”怀特感叹道，“它是典型的不对称战争：弱小的一方完全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可以肆意屠杀最无辜的民众；强大的一方则被法制、道德和新闻监督重重约束，有力使不出来。我今天并非在为关塔那摩的虐囚和长期非法监押辩解，但有些事我们是明知挨骂也不得不干的。”怀特将军话风一转，“但透明脑技术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被动局面。我想宣布一个好消息：不久前，我们用透明脑技术对650名在押犯作了全面甄别。他们中有32人被甄别出是冤枉的，我们准备向他们道歉并马上释放；有43人属于一般性的恐怖分子，我们也准备随后用某种方式释放；其余575人确属狂热的恐怖分子，如果今天被释放，明天就会带上炸弹腰带到纽约地铁站去杀人。所以我们仍要长期监押这些人，不管舆论界如何鼓噪也罢！”

吉特看看罗森鲍姆，后者点点头：“嗯，怀特将军说的情况是确实的。我的读脑术首先洗雪了32人的冤屈，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怀特将军继续说：“在关塔那摩试验成功后，我们非常盼望把它推到全美国。到那时，对入境的外国人，或者被疑为恐怖分子的飞机乘客，或是地铁站中形迹可疑者……诸如此类的人吧，只需做一个透明脑检查，他们的思想倾向就会暴露无遗。从此恐怖分子在美国将没有遁身之地，而美国人可以不在刀口上过日子。”他笑着说，“干脆我再透露点内幕消息吧。其实，罗森鲍姆小姐甚至能基本做到下一步——对嫌犯进行更细致的‘读脑’后，能大致确定，他们大脑中有无袭击计划，如果有，是撞机、纵火还是自杀炸弹。这样，就能把恐怖袭击扼杀在他们的大脑中！所以，透明脑技术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可惜，罗森鲍姆走到这儿就不敢往前走了，执意要先通过‘道德的裁决’。”怀特将军说，“诸位的裁决有多么重要，我想这会儿你们已经很清楚了。它虽然没有法律效力，但对今后最高法院的裁决，或参众院的立法，肯定有重

大影响。所以，我请诸位在投票时慎重考虑，要以天下苍生为念！”

吉特前总统先开了口。他有意轻松地笑着说：

“不，我对你们的技术还没有完全信服呢。我有个请求：能不能在我们七位身上再做一次计划之外的试验？比如，检查我们七人的性心理，看看我们如果处在特定的环境下——眼前有一位漂亮可人的、很容易得手的女秘书，各人会做出什么举动。”他笑着对其它六人说，“只是一个纯粹的小试验，试验结果绝对保密。如何？”

他的提议似乎颇为孟浪，而且牵涉到各人的隐私，所以众人的第一反应是有点迟疑。前国务卿舒尔茨素知吉特为人持重，这个孟浪的提议一定含有深意，便率先表示赞同。其它五个人也都同意了。罗森鲍姆轻松地说：

“这件事可难不倒我。要知道，性欲、食欲和暴力倾向是人类最原始的冲动，它们在大脑电活动图像上非常明显，而且各有独特的印记，科学家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你们先休息半个小时，等我做点准备。”

他很快做好了试验的准备工作。七个人再次带上头盔，罗森鲍姆在他们面前放映着富有暗示意义的图像：一位漂亮可人、衣着暴露的女秘书；她俯在上司身边轻言曼语，发丝拂着上司的面颊，显出清晰的乳沟和浑圆的臀部；她迷人地笑着，笑容中含着挑逗的意味……在放映图片时，七个人都如老僧入定，表情上不起一丝涟漪。但他们大脑的电活动被成像仪读出，经解读软件解读，得出了结果。罗森鲍姆大笑着宣布测试结果——他有意以玩笑来冲淡其严肃性：

“我遗憾地宣布，你们中有三位不怎么坚定，很可能屈服于美色的诱惑，与这位女秘书共度良宵。”他顿了一下，又说，“干脆我把所有测试结果都捅出来吧。有两位的大脑电活动图像显示，他俩与配偶之外的某两位年轻女性，很可能是女秘书，早就有了情人关系。吉特先生，为

了验证透明脑技术的准确性，你是否需要向当事人私下求证？”

吉特笑了：“不，用不着。我请你对结果保密。”

“当然，我会绝对保密的。现在我就把有关记录销毁。”

他当着众人的面，在屏幕上执行了删除程序，七人对这个涉及隐私的实验一笑置之。吉特说：

“这只算是一个小游戏，其实我对透明脑技术的能力是深信不疑的。好了，开始正题吧。咱们该如何从道德层面上裁决，大家讨论一下。”

大家开始发言。

作家贝尔毫不犹豫地说：“我坚决反对这项技术，不管它在反恐战中有多大的好处！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能被读脑、而且被强迫读脑的社会，那——太可怕了！我们素来珍爱的权利，像个人隐私，思想自由，都会被肆意强奸。依我看，这是一项非常邪恶的技术。”

参议员麦克来恩温和地反驳：“贝尔先生过于偏激了。我有个建议，你不要把它看做读脑术，而是看做一种经过改进的、更高效的测谎仪，如何？毕竟，美国法律一直允许测谎仪的使用，而美国的人权并未被它扼杀。”

众议员佐利克：“麦克来恩先生其实不必否认这项技术内含的邪恶性。它很有可能被滥用，这点没有疑问。世上所有东西都有两面性，但它在反恐战争中的巨大作用足以抵消它潜在的害处。我建议：在严格控制下使用它，就像我们现在严格限制测谎、窃听和秘密摄像头的使用一样。”

物理学家钱德尔曼：“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我同意贝

尔的意见，应该在这项读脑术的襁袍期间就扼死它。”

前国务卿舒尔茨：“我基本同意佐利克先生的意见，严格立法限制之后用于反恐，也算是以恶制恶吧。”

……

一轮发言过后，基本意见是“严格控制下使用”。罗森鲍姆认真听着，没有什么表情，怀特将军则明显露出喜色。吉特在这轮发言中基本没开口，最后大家把目光聚到他的身上。吉特笑着说：

“我在表达意见之前，先说点题外话吧。我历来认为：做总统并非一定要做道德上的完人，比如克林顿总统，虽然任内有莱温斯基风波，但他仍然是非常成功的总统，至少比我成功吧。我一向敬重他。不过话说回来，那件丑闻的确对美国社会有相当的杀伤力：它造成了政府执行力的长期瘫痪，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尤其造成了社会性阈值的降低——相当长时间内，美国报刊电视网络成了世界上最污秽的媒体，到处充斥着‘精斑’、‘性交’、‘偷情’这类字眼，想想它对少男少女们会有什么影响吧。所以，总的说，那个事件对美国社会的软性杀伤力不亚于一次恐怖袭击。我希望今后的美国总统再不要出类似的丑闻了。而且——这点其实很容易做到的，是不是？”他突然把话头转回本题上，“记得咱们刚才补做的那个小实验吗？它完全可以用到未来的美国总统身上，也就是说，对总统侯选人事先进行道德甄别，以杜绝类似丑闻再次发生。”

吉特又轻声补充一句：“——而且，对平民和总统都同样使用思想甄别，这才符合美国社会的平等原则。”

他多少有点突兀地推出了这种前景——把读脑术用到总统身上——众人都有点不寒而栗。此后的讨论基本中断了，他们默默思索着，有时与邻座低声交谈几句，这样一直到开始投票。投票结果与第一轮发言的倾向不同，基本是一边倒的反对：五票反对继续发展这项技术，两票弃

权。

怀特和罗森鲍姆事先就猜到了投票结果。吉特前总统巧妙地运用“归谬法”，把透明脑技术的发展归结到人们不能接受的一种极端的远景上。偏偏这个远景又是“合理”的，并非危言耸听，因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对这个结果，怀特将军颇有些恼火，罗森鲍姆也说不上喜悦。吉特温和地说：

“咱们事先都说过，这次只是民间裁决，并没有法律效力。怀特将军。你仍然可以把这件事拿到参众两院和最高法院去。”

怀特坦率地说：“我会继续争取的。我不能眼看这样有用的技术被束之高阁。”

怀特和罗森鲍姆送七人离开关塔那摩基地。途中他们又看到了那两个犯人，这次是从审讯室押回牢房。犯人仍平躺在小推车上，身体被锁练锁得紧紧的，两个高大雄武的军人一前一后地推拉着他。犯人的表情麻木而阴郁。吉特心情复杂地目送犯人远去，回头问怀特：

“怀特将军，如果透明脑技术最终未能被法律认可，那么此前用它甄别出的32个无辜者会不会仍被关押？”

怀特想了想，说：“我会努力促成释放他们。当然，不能以透明脑技术的鉴定为法律依据了，我看能否找到其它变通办法。我尽量努力吧。”

“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这句话是代表我们七个人说的。”

“不必客气。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坚信透明脑技术的鉴定非常准确。”

吉特叹息一声，歉然说：“从技术上说，我对它同样坚信不疑，也

相信它在反恐战中能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惜，为了坚守一些神圣的原则，我们不得不拒绝某些诱惑，哪怕是非常强烈的诱惑。说到底，这正是美国社会和恐怖分子的区别啊。怀特将军，希望你能理解我们。”

“不必客气，我能理解的。”

罗森鲍姆看看吉特，对他的那番话颇有感触，到这会儿，他也做出了最后决定。他说：

“吉特先生，虽然我不忍心放弃自己的研究，但我已经决定撒手不干了，因为你们的裁决与我内心的裁决是一致的，”他对怀特说，“请你尽快指定这项研究的继任者，我要与他办理交接。”

怀特虽然满腹不快，但没让它流露出来，平静地说：“好的。罗森鲍姆，其实我很羡慕你的。你的地位比较超脱，闻到臭味后可以一走了之，免得鞋上溅到粪便。我不行啊，世上有些肮脏事总得有人干。我这辈子被拴死在这儿了。”他半开玩笑地说，但语调中有浓浓的伧然。

已经到了基地门口，主人客人握手告别。七个人在与满头白发的怀特握手时，手下都加大了力度，像是以此表示对他的歉疚。

我们向何处去

就在爸爸要去被淹没的图瓦卢接我爷爷的头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爷爷已经死了。

梦中我可不是在澳大利亚的西部高原。这儿远离海边，傍着荒凉的维多利亚大沙漠，按说不该是波利尼西亚人生活的地方。可是28年前一万多图瓦卢人被迫撤离那个八岛之国时（波利尼西亚语言中，图瓦卢就是八岛之群的意思。实际上应再加上一个无人岛，共为九岛），只有这儿肯收留这些丧家之人，图瓦卢人无可选择。听爸爸说，那时图瓦卢虽然还没被完全淹没，但已经不能居住了，海潮常常扑到我家院子里，咸水从地下汩汩冒出来，毁坏了白薯、西胡芦和椰子树。政府发表声明，承认“图瓦卢人与海水的斗争已经失败，只能举国迁往他乡。”

后来我们就迁到澳洲内陆。我今年12岁，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但在梦中上我非常真切地梦见了大海。我站在海面上（？），极目朝远处望，海平线上是一排排大浪，浪尖上顶着白色的水花，在贸易风的推拥下向我脚下扑来。看不见故乡的环礁，它们藏在海面之下。不过我知道它们肯定在那里，因为军舰岛和鲣鸟在海面下飞起，盘旋一阵后又落入海面下，而爸爸说过，这两种鸟不像小海燕，是不能离开陆地的。当波利尼西亚的祖先，一个不知名字的黄皮肤种族，从南亚驾独木舟跨越浩翰的太平洋时，就是这些鸟充当了陆地的第一个信使。然后我又看见远处有一团静止的白云，爸爸说，那也是海岛的象征，岛上土地受太阳曝晒，空气受热升到空中，变成不动的白云，这种“岛屿云”对航海者也是吉兆，是土地神朗戈送给移民们的头一份礼物。最后我看到白云下边反射着绿色的光芒，淡淡的绿色像绿宝石一样漂亮，那是岛上的植物把阳光变绿了。爸爸说，当船上那些濒死的男人女人（他们一定在海上颠簸

几个月了）看到这一抹绿光后，他们才能最终确认自己得救了，马上就能找到淡水和新鲜食物了。

然后我看到了梦中的八岛之群。最先从海平线下露头的是青翠的椰子树，它们静静地站立在明亮的阳光下；然后露出树下的土地，由碎珊瑚堆成的海滩非常平坦，白得耀眼。九个珊瑚岛地面都很低，几乎紧贴着海水。岛上散布着很多由马蹄形珊瑚礁围成的潟湖，平静的湖面像一面面镜子，倒映着椰子树妖娆的身姿，湖水极为清彻，湖底鲜艳的珊瑚和彩斑鱼就像浮在水面之上。这儿最大的岛是富纳富提，也是图瓦卢的首都，穿短裤的警察光着脚在街上行走，孩子们在潟湖中逗弄涨潮时被困在里面的小鲨鱼，悠闲的老人们在椰子树下吸烟和喝酸椰汁，猪崽和小个子狗（波利尼西亚人特有的肉用狗）在椰子林里打闹。

这就是图瓦卢，我的故乡。我从来没有见过它的，但它在我的梦中十分清晰——是因为爸爸经常讲它，还是它天生就扎根在一个图瓦卢人的梦里？但梦中我也在怀疑，它不是被海水完全淹没了吗？图瓦卢最高海拔只有4.5米，当南极北极的冰原融化导致海平面上涨时，图瓦卢是第一个被淹没的国家，然后是附近的基里巴斯和印度洋上的马尔代夫。温室效应是工业化国家造的孽，却要我们波利尼西亚人来承受，白人的上帝太不公平了。

我是来找爷爷的，他在哪儿？我在几个环礁岛上寻找着，转眼间爷爷出现在我面前。虽然我从没见过他，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又黑又瘦，须发茂密，皮肤松弛，全身赤裸，只有腰间围了一块布，就像是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惊喜地说：普阿普阿，我的好孙子，我正要回家找你呢。我说爷爷你找我干嘛，你不是在这儿看守马纳吗？爸爸说图瓦卢人撤离后你一个人守在这里，已经守了28年了。

爷爷先问我：普阿普阿，你知道什么是马纳吗？

我说我知道，爸爸常对我讲。马纳（与圣经中上帝给沙漠里的摩西

吃的神粮不是一回事）是波利尼西亚人信奉的一种神力，可以护佑族人，带来幸福。不过它也很容易被伤害——就像我们的地球也很容易受伤害一样。如果不尊敬它，它就会减弱；马纳与土地联在一起，如果某个部族失去了土地，它就会全部失去。所以爷爷你一直守在这里，守着图瓦卢人的马纳。

爷爷说：是的，我把它守得牢牢的，一点儿都没有受伤害。可是我老了，马上就要死了，我要你来接替我守着它。

爷爷，我愿意听你的话。可是——爸爸说我们的土地已经全部失去了呀。明天是十月一日，是图瓦卢建国的80周年。科学家们说，这80年来海平面正好上升了4.5米，把我们最后一块土地也淹没了。爷爷你说过的，失去土地的部族不会再有马纳了。

就在我念头一转的时候，爷爷身后的景色倏然间变了。岛上的一切在眨眼之间全部消失，海面漫过了九个岛，只剩下最高处的十几株椰子树还浮在水面之上。我惊慌地看着那边的剧变，爷爷顺着我的目光疑惑地回头，立即像雷劈一样惊呆了。他想起了什么，急急从腰间解下那块布仔细查看，不，那不是普通的布，是澳大利亚国旗。不不，不是澳大利亚国旗。虽然它的左上角也有象征英联邦的“米”字，但旗的底色是浅蓝而不是紫蓝，右下角的星星不是六颗而是九颗——这是图瓦卢国旗啊，九颗星星代表图瓦卢的九个环礁岛。爷爷紧张地盯着这九颗星，它们像冰晶一样的晶莹，闪闪发光，璀灿夺目。然而它们也像冰晶一样慢慢溶化，从国旗上流下来。

当最后一颗星星从国旗上消失后，爷爷的身体忽然摇晃起来，像炊烟一样的轻轻晃动着，也像炊烟一样慢慢飘散。我大声喊着爷爷！爷爷！向他扑过去，但我什么也没有抓到。爷爷就这样消失了，只余下我独自一人在海面上大声哭喊：

爷爷！爷爷你不要死！

爸爸笑着说：普阿普阿，你是在说梦话。你爷爷活得好好的。今天我们就要去接他。

爸爸自言自语道：他还没见过自己的孙子呢。你12岁，而他在岛上已经守28年了，那时他说过，等海水完全淹没九个环礁岛之后，他就回来。

爸爸叹息着：回来就好了，他不再受罪，我也不再作难了。

爷爷决定留在岛上时说不要任何人管他。他说海洋是波利尼西亚人的母亲，一个波利尼西亚人完全能在海洋中活下去。食物不用愁，有捉不完的鱼；淡水也没问题，可以接雨水，或者用祖先的办法——榨鱼汁解渴；用火也没问题，他还没有忘记祖先留下的锯木取火法，岛上被淹死的树木足够他烧了。说是这样说，爸妈不可能不管他。不过爸妈也很难，初建新家，一无所有，虽然图瓦卢解散时每家都领到少量遣散费，那也无济于事。族人们都愿意为爷爷出一点力，但大部分图瓦卢人都分散了，失去联系了。爸爸只能每年去看望一次，给爷爷送一些生活必需品，像药品、打火机、白薯、淡水等。虽然每年只一次，所需的旅费（我家已经没有船了，那儿又没有轮渡，爸爸只能租船）也把我家的余钱榨干了，弄得28年来我家没法脱离贫穷。妈妈为此一直不能原谅爷爷，说他的怪念头害了全家人。她这样唠叨时爸爸没办法反驳，只能叹气。

今天是2058年十月一日，早饭后不久，一架直升机轰鸣着落到我家门前空地上，三个记者走下飞机。他们是接我们去图瓦卢接爷爷回家的——也许说让他“离家”更确切一点。他们是美国CNN记者霍普曼先生，新华社记者李雯小姐，法新社记者屈瓦勒先生。这三家新闻社促成了世界范围内对这件事的重磅宣传，因为——据报纸上说，爷爷提卡罗阿是个大英雄，以独自一人之力，把一个国家的灭亡推迟了28年。那时国际社会达成默契，尽管图瓦卢作为国家已经不存在，但只要岛上的图瓦卢国旗一天不降下，联合国大厦的图瓦卢国旗也就仍在旗杆上飘扬。但爷

爷终究没有回天之力，今天图瓦卢国旗将最后一次降下，永远不会再升起了。所以，他的失败就更具有悲壮苍凉的韵味儿。

三个记者同爸爸和我拥抱。他们匆匆参观了我家的小农庄，看了我们的白薯地、防野狗的篱笆、圈里的绵羊和鸸鹋。屈瓦勒先生叹息道：

“我无法想象波利尼西亚人，一个在大洋上驰骋的海洋民族，最终被困在陆地上。”

妈妈听见了，28年的贫穷让她变得牢骚不平，逮着谁都想发泄一番。她尖刻地说：“能有这个窝，我们已经很感谢上帝了。我知道法国还有一些海外属地，那些地方很适合我们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为图瓦卢人腾出一小块地方？”

忠厚的屈瓦勒先生脸红了，没有回答，弄得爸爸也很尴尬。

这时李雯小姐在我家的墙上发现了一个刻有海图的葫芦，非常高兴，问：“这是不是就是传说中波利尼西亚人的海图？”

爸爸很高兴能把话题扯开，自豪地说，没错，这是一种海图。另一种海图是在海豹皮上缀着小树枝和石子，以标明岛屿位置、海流和风向，我家也有过，现在已经腐烂了。他说，在科技时代之前，波利尼西亚人是世界上最善于航海的民族，浩翰的东太平洋都是波利尼西亚人的领地，虽然各个岛相距几千海里，但都使用波利尼西亚语，变化不大，互相可以听懂。各岛屿还保持着来往，比如塔希提岛上的毛利人就定期拜访2000海里之外的夏威夷岛，他们没有蒸汽轮船，没有六分仪，只凭着星星和极简陋的海图，就能在茫茫大海中准确地找到夏威夷的位置。那时，波利尼西亚民族中的航海方法是由贵族（称阿里克）掌握着，我的祖先就是一支有名的阿里克。

李小姐兴高采烈地对着葫芦照了很多相，霍普曼先生催她说：咱们

该出发了，那边的人还在等着我们呢。

我们上了直升机，妈妈坚决不去，说要留在家里照顾牲畜。当然这只是托辞，她一直对爷爷心存芥蒂。爸爸叹息一声，没有勉强她。

听说今天有几千人参加降旗仪式，有各大通讯社，有环保人士，当然也有不少图瓦卢人，他们想最后看一眼故土和国旗。所有这些人将乘“彩虹勇士”号轮船到达那儿。

直升机迅速飞出澳洲内陆，把所有陆地都抛到海平线下。现在视野中只有海水，机下是一片圆形的的海域，中央凸起，圆周处沉下去，与凹下的天空相连。我们在直升机的噪声中聊着，霍普曼先生说，在世界各民族中，波利尼西亚人最早认识到地球是球形，因为，对于终日在辽阔海面上驰骋的民族来说，“球形地球”才是最直观的印象。如果哥白尼能早一点来到波利尼西亚诸岛，他的太阳中心说一定能更早提出。

直升机一直朝东北方向飞，但机下的景色始终不变，这给人一个错觉，似乎直升机是悬在不动的水面上，动的只有天上的云。法国人屈瓦勒先生把一个纸卷塞给我，说：

“普阿普阿，我送你一件小礼物。”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保罗·高更的这幅名画。高更是法国著名画家，晚年住在法属塔希提岛上，在大洋的怀抱中，在波利尼西亚人的土著社会中——他认为这样的环境更接近上帝——重新思考人生，画出了他的这幅绝笔之作。画的名称是：

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一个12岁男孩还不能理解这三个问题的深义，但我那时也多少感悟到了画的意境：画上有一种浓艳而梦幻的色彩，无论是人、狗、羊、猫以及那个不知名的神像，都像是在梦游中。他们好像都忘了自己是谁，

正在苦苦的思索着。我大声说出自己对这幅画的看法：

“这幅画——还不如我画的好呢。你们看，画上的人啦狗啦猫啦神像啦，都像是没睡醒的样子！”

三个记者都笑了，屈瓦勒先生笑着说：你能看出画中的梦幻色彩，也算是保罗·高更的知音了。霍普曼先生冷峭地说：

“恐怕全体人类都没有睡醒呢。一旦睡醒，就得面对那三个问题中最后一个、也是最现实的一个——当我们亲手毁了自己的诺亚方舟后，我们能向何处去？上帝不会为人类再造一个新方舟了。”

图瓦卢到了。

完全不是我梦中见到的那个满目青翠、妖娆多姿的岛群。它已经完全被淹没了，基本成了暗礁，不过在空中还能看到它，因为大海均匀的条状波纹在那里变得紊乱，飞溅着白色的水花和泡沫，这些白色的紊流基本描出了九个环礁岛的形状。海面之上还能看见十几株已经枯死的椰树，波峰拍来时椰树几乎全部淹没，波峰逝去时露出椰树和一部分土地。再往近飞，看到椰树上搭着木板平台，一个简陋的棚子在波涛中隐现，不用说那就是爷爷居住了28年的地方。最高的一棵椰树上绑着旗杆，顶部挂着一面图瓦卢国旗，因为湿重而不会随风飘扬，只有当最高的浪尖舔到它时，它才随波浪的方向展平。国旗已经相当破旧褪色，但——我看见了右下角的九颗星星，它并没有像梦中那样变成融化的冰晶。

爷爷一动不动地立在木板上迎接我们，就像是复活节岛上的石头雕像。

彩虹勇士号游船已经提前到了，它怕触礁，只能在远处下锚。船上放下两只小划子，把乘客分批运到岛上。我们的直升机在木板平台上艰

难地降落，大家从舱门跳下去，爸爸拉着我走向爷爷。很奇怪的，虽然眼前景色与我梦中所见全然不同，但爷爷的样子却和梦景中非常相象：全身赤裸，只在腰间围着一块布，皮肤晒成很深的古铜色，瘦骨嶙峋，乱蓬蓬的发须盖住了脸部，身上的线条像刀劈斧削一样坚硬。

爸爸说：普阿普阿，这是你爷爷，喊爷爷。

我喊了一声爷爷。爷爷把我拉过去，揽到他怀里，没有说话。我仰起头悄悄端详他，也打量着他的草棚。棚里东西很少，只有一根鱼叉，一个装淡水的塑料壶，一篮已经出芽的白薯，它们都用棕绳绑在树上，显然是防止浪涛把它们卷走；地上有一只吃了一半的金枪鱼，用匕首扎在地板上，看来是他的早饭。现在是落潮时刻，但浪子大时仍能扑到木平台上，把我们还有几位记者一下子浇得全身透湿，等浪头越过去，海水迅速在木板缝隙中流走。我想，在这样的浪花飞雨下爷爷肯定不能生火了，那么至少近几年来他一直是吃生食吧。这儿也没有床，他只能在湿漉漉的木排上睡觉。看着这些，我不禁有些心酸，爷爷一个人在这儿整整熬了28年啊。

爷爷揽着我，揽得很紧，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疼爱，但他一直不说话，也许28年的独居生活之后，他已经不会同亲人们交流了。这时记者们已经等不及，李雯小姐抢过来，把话筒举到爷爷面前问：

“提卡罗阿先生，今天图瓦卢国旗将最后一次降下。在这个悲凉的时刻，请问你对世人想说点什么吗？”

她说这是个“悲凉的时刻”，但她的表情可一点儿也不悲凉。看着她兴致飞扬的样子，爸爸不满地哼了一声。连我都知道这个问题不合适，有点往人心中捅刀子的味道，但你甭指望这个衣着华丽的漂亮姑娘能体会图瓦卢人的心境。爷爷一声不吭，连眼珠都没动一下。李小姐大概认为他没有听懂，就放慢语速重复一遍。爷爷仍顽固地沉默着，场面顿时变得比较尴尬。大概是为了打破这种尴尬，霍普曼先生抢过话头，对爷

爷说：

“提卡罗阿先生，你好。你还记得我吗？28年前，你任图瓦卢环境部长时，我曾到此地采访过你，那时你还指着自己的院子说，海平面已经显著升高，潮水把你储存的椰干都冲走了。”

原来他是爷爷的老相识了，爷爷总该同他叙叙旧吧，但令人尴尬的是，爷爷仍然一言不发，脸上也没有表情。这么一来，把霍普曼先生也给窘住了。这时爸爸看出了蹊跷，忙俯过身，用图瓦卢语同爷爷低声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回过头，苦笑着对大家说：

“他已经把英语忘了！”

凡是图瓦卢人都能说英语的，尤其是爷爷，当年作为环境部长，英语比图瓦卢语还要熟练。但他在这儿独自呆了28年后，竟然把英语全忘了！爸爸摇着头，感慨不已。这些年他来探望爷爷时，因为没有外人，两人都是说图瓦卢语，所以没想到爷爷把英语忘了，却记着自己的母语。这个发现太突然，我们都有点发愣。不知为什么，这句话使霍普曼先生忽然泪流满面，连声说：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在这28年独居生活中，他肯定一直生活在历史中，和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们在一起，他已经彻底跳出今天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了。”他转向其它记者，“我建议咱们不要采访他了，不要打扰这个老人的平静。”

他的眼泪，还有他的这番话，一下子拉近了他和我的距离，我觉得他已经是我的亲人了。

其它记者当然不甘心，尤其是那位漂亮的李小姐，他们好容易组织起这个活动，怎么能让主角一言不发呢，怎么向通讯社交待？不过他们没有机会了，从游船上下来一群人，欢笑着拥了过来，把爷爷围在中间

而把记者们隔在外边。他们都是50岁以上的图瓦卢男女，是爷爷的熟人。今天他们都恢复了波利尼西亚人的打扮：头上戴着花环，上身赤裸，臀部围着沙沙作响的椰叶裙。他们围住爷爷，声音嘈杂地问着好，爷爷这时才露出第一丝笑容。

不知道他们和爷爷说了些什么，很快他们就围着爷爷，跳起欢快的草裙舞。舞会持续了很长时间，大浪不时把他们淹没，但一点儿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鼓手起劲地敲着木鼓（一块挖空的干木），节奏欢快热烈。男男女女围成圆圈，用手拍打着地面。女人们的赤脚踩着音乐节拍，曲下双膝，双臂曲拢在头顶，臀部剧烈地扭摆着。大家的节奏越来越快，人群中笑声、喊声、木鼓声和六弦琴声响成一片，连记者们也被感染，不再专注采访任务了，都加入到舞阵中来。

爷爷没有跳。他显然被风湿病折磨，连行走都很困难。他坐在人群中间，吃着面包果、木瓜、新鲜龙虾，喝着酸椰汁，这都是族人为他带来的。他至少28年没有见过本民族的土风舞了，所以看得很高兴，乱蓬蓬的胡须中露出明朗的、孩子一样的笑容。有时他用手指着哪个舞娘夸奖几句，那人就大笑，跳得格外卖力。

后来人群开始唱歌，是用图瓦卢的旧歌曲调填的新词，一个人领唱，然后像波涛轰鸣般突然加上其它人的合唱。歌词只有一段，可惜我听不大懂，我的图瓦卢语仅限日常生活的几句会话。我只觉得歌声尽管热烈，其中似乎暗含着凄凉。这一点从大伙儿的表情上也能看出来，他们跳舞跳得满面红光，这时笑容尚未消散，但眼眶中已经有了泪水。爸爸这时跳累了，坐在我身边休息，用英语为我翻译了歌词的大意：

我们的祖先来自太阳落下的地方，

驾着独木舟来到这片海域。

塔涅、图、朗戈和坦加罗亚四位大神护佑着我们，

让波利尼西亚的子孙像金枪鱼一样繁盛。

可是我们懒惰、贪婪，

失去了大神的宠爱。

大神收回了我们的土地和马纳，

我们如今是谁？我们该往何处去？

他们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刚才跳舞时的欢快此刻已经消散，人人泪流满面。爸爸哭了，我听完翻译也哭了。只有爷爷没有哭，但他的眼中也分明有泪光。

太阳慢慢落下来，已经贴近西边的海面，天空中是血红色的晚霞。该降旗了。人人都知道，这一次降旗后，图瓦卢的国旗，包括联合国大厦前的图瓦卢国旗，将从此消失，再也不会升起。悲伤伴着晚潮把我们淹没。我们都不说话，静静地看着血色背景下的那面国旗。最后爸爸说：

“降旗吧。普阿普阿你去，爷爷去年就说过，让我这次一定把你带来，由你来干这件事。”

一个12岁男孩完全体会到爷爷这个决定的深义，就像我梦见过的，爷爷想让波利尼西亚人的后代接替他，继续守住图瓦卢人的马纳。我郑重地走过去，大伙儿帮我爬上椰子树，记者们架好相机和摄像机，对准那面国旗，准备录下这历史的一刻。就在这时，一直不说话的爷爷突然说话了，声音很冷：

“不要让普阿普阿降旗。他连图瓦卢话都忘了，已经不是波利尼西亚人了。”

我一下子愣了，爸爸和周围的族人也都愣了。我想也许我听错了爷

爷的话意？但显然不是，这几句简单的图瓦卢话我还是能听懂的。而且我立即回想起来，自从爷爷看见爸爸为我翻译图瓦卢语歌词之后，他看我的眼光中就含着冷意，也不再搂我了。我呆呆地抱着椰子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羞得满脸通红。爸爸低声和爷爷讲着什么，讲得很快，我听不懂，身旁一位族人替我翻译。爸爸是在乞求爷爷不要生气，他说，我一直在教普阿普阿说图瓦卢话，但图瓦卢人如今已经分散了，我们都生活在英语社会里，儿子上的是英语学校，他真的很难把图瓦卢话学好。

爷爷怒声说：，咱们已经失去了土地，又要失去语言，你们这样不争气，还想保住图瓦卢人的马纳？你们走吧，我不走了，我要死在这里。

爸爸和族人努力劝说他，劝了很久，但爷爷执意不听。这也难怪，一个独居了28年的老人，脾气难免古怪乖戾。眼看夕阳越来越低，爸爸和族人都很为难，急得团团转，不知道该怎么办。几位记者关切地盯着我们，想为我们解难，但他们对执拗的老人同样毫无办法。这时我逐渐拿定了主意，挤到爷爷身边，拉着他的手，努力搜索着大脑中的图瓦卢话，结结巴巴地说：

“爷爷——回去——”爷爷看看我，冷淡地摇头拒绝，但我没有气馁，继续说下去，“教普阿普阿——祖先的话。守住——马纳。”想了想，我又补充说，“我一定——学好——爷爷？”

爷爷冷着脸沉默了很久，爸爸和大伙儿都紧张地盯着他。我也紧张，但仍拉着他，勇敢地笑着。我想，尽管他生气，但他不可能不疼爱自己的孙子。果然，过了很久，爷爷石板一样的脸上终于绽出一丝笑意，伸手把我揽到他怀里。大伙儿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最后仍是由我降下了国旗。我、爷爷、爸爸上了直升机，其它人则乘游船离开。太阳已经落到海里，黑漆漆的夜幕中，灯火通明的游船走

远了。直升机在富纳富提的正上空悬停，海岛、椰子树和爷爷的棚屋都淹没在夜色中，海面上浮游生物的磷光和星光交相辉映。登机前爷爷说，把椰子树和木棚烧掉，算是把这块土地还给朗戈大神吧。离开前我们在它上面浇上了柴油，最后的点火程序，爷爷仍然交给我来完成。爸爸箍着我的腰，我把火把举到机舱外（怕引起舱内失火），用打火机点燃了它，然后照准海面上隐隐绰绰的木棚轮廓扔下去。一团明亮的大火立即从夜空中爆起，穿透水雾，裹着黑烟盘旋上升。直升机迅速拉高，绕着大火飞了两圈，我们在心里默默地同故土告别。爷爷把我拉进去，关上机舱门，我感觉到他坚硬的胳臂紧紧搂着我。然后直升机离开火柱，向澳大利亚方向飞去。

星期日病毒

《参商号》宇宙飞船离反E星已经很近了，用肉眼就能看到暗色天空中悬着的蔚蓝色的星球。熬过500年枯燥的星际旅行，乍一看到这种美丽的蔚蓝色，令人心旷神怡，甚至带着浓烈的家乡亲情。师儒对海伦说："有一种说法，宇宙是镜面对称的，这个离地球100万光年的反E星是再好不过的证明。你看它的大小，自转公转周期，地轴倾斜角度，大气层和海洋，简直就是地球的镜像。我有一个强烈的直觉，我们甚至会在这个星球上遇到哺乳动物和绿色植物，看见电脑和核能。"

师儒今年35岁（生理年龄），黑发，两道浓眉，穿藏青色西服，脸部轮廓分明。他的同伴海伦小姐是30岁的绝色女子，一头金发在身后微微漂浮——飞船刚进入微重力环境。女子身上未着寸缕，显出诱人的曲线，皮肤像奶油一样细腻。海伦说："并非没有可能，相同的环境会产生大致相似的进化。既然在地球上孤立的澳洲也能进化出哺乳动物袋鼠和鸭嘴兽，那么在这个与地球十分相似的反E星上也有可能进化出哺乳动物。至于绿色植物和电脑更是一个盖然性问题，我相信电脑是任何文明的必经阶段，甚至断定反E星上也会存在电脑病毒，像黑色星期五病毒啦，幽灵病毒啦，让电脑专家数百年间束手无策。"

反E星显示着高度文明的无可怀疑的证据，它有不计其数的人造天体：空间站、人造太阳、同步卫星、空中微波电站等，它们秩序井然地忙碌运转。海伦出神地端详着反E星，轻声说："真的和地球十分相像。不过看过它的文明程度要比地球高，大约500年吧。

师儒笑了："你莫忘了，参商号的航期正好是500年，也就是说，现在的地球比我们印象中的地球又发展了500年，正好与反E星大致相

当。”

飞船已经在反喷制动，准备进入反E星大气层。这是高度自动化的飞船，主电脑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所以海伦悠闲地坐在转椅上嚼着口香糖，双腿高高跷起。师儒用眼角盯着她的裸体，讥讽地说：“是否请海伦小姐把衣服穿上？作为地球文明的使者，你总不能光着屁股走下旋梯吧。”

海伦“呸”地吐掉口香糖，对师儒这种无药可救的迂腐很不耐烦，她不屑地说：“陈腐的见解。要知道这是距地球100光年的完全不同的文明，你凭什么认为人家有‘衣服’的概念？即使有，很可能他们早已达到回归自然的阶段。我们启程时，回归自然已是地球风行二百年的时尚了。要知道人体是宇宙进化的精华，是美之极致，所谓穿衣遮体只是文明发展低级阶段的陋习……”

师儒急忙截断她的话头：“NO，NO，我决不敢反对海伦小姐的回归自然。只是地球上冥顽不化的人毕竟是多数，比如我。”他嬉笑着说：“如果我们这样走下舷梯，我担心反E星的智能生物会误解，认为地球人的雌雄个体长着不同的毛皮。”他收起笑容，冷然道：“还是请海伦小姐更衣吧。”

海伦悻悻地站起身，咕哝道：“死板的中国人，乏味的旅程。上帝啊，回程的500年怎么熬过去！”

师儒笑着回敬一句：“颇有同感。”

海伦是一个很有造诣的电脑专家，在漫长的旅途中，只要不是休眠状态，她一直是赤身裸体，常拿那对硕大无比的乳房引诱师儒：“你难道不想尝尝失重下作爱的滋味？”师儒一直冷淡地拒绝。他并不是禁欲的清教徒，他知道凡是长途星际航行都特意安排男女同行，就是为了让爱情冲淡旅途的枯燥。如果是一个纯真的女孩，他会轻轻为她脱下内衣

的。但是海伦小姐"回归自然"的狂热让他倒尽胃口。离开地球前，他曾偶然——真是不幸——目睹海伦一次回归自然的祭礼。吸足大麻后，她一个对付四个黑色雄性，在地上呻吟翻滚，就像一堆牛粪上有一条白色的蛆虫在扭动。此后，一看见海伦雪白细腻的皮肤他就恶心。

海伦对他的迂腐很怜悯，航程中不断开导讽劝，师儒一直不为所动。

别费心了，海伦小姐。你说的对，我是在为自己画地为牢，我战战兢兢不敢逾越的界限，实际上毫无约束力，一步就能迈过去。但我决不越过某些界限。

在导航信号的指引下，他们顺利着陆。很奇怪，飞船降落场没'人'迎接他们。一架无人飞车悄无声息地降落，机舱门打开，把他们载上。路上他们看见到处是美轮美奂的建筑，反E星的智能生物似乎偏爱方锥和圆锥形，不少方锥高与天齐。还有一些龟壳形建筑，十分巨大，一座建筑就像一座城市，透过透明的穹盖能看到其中满溢的绿色。

这儿显然是生机勃勃的文明，奇怪的是，他们一直没有见到'人'。飞船停下了，他们进入一座尖锥形的大厦。大厦巍峨壮观，厅内空旷寂寥。举目四顾，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是高度文明造成的森严感和未知世界的神秘感。

面前是一堵钢青色的墙壁，空无一物。两侧的墙壁上设有一排排孔口，配有简洁明快的键盘——他们立即断定这必然是电脑键盘，这使他们有了安全感。

很长时间，厅内毫无动静。师儒不耐烦地在厅内踱步，咕哝着："这可不是文明社会的待客之道。"他走近墙壁时，忽然——就如帷幕拉开一样，钢青色的墙壁缓缓地变得通体透明，墙后浓郁的绿色渲泻而来。

两人惊喜地欣赏墙后的风景，这正是在飞车上看到的龟壳形建筑，颇似地球上的热带森林自然保护区。巨大的阔叶植物郁郁葱葱，生机盎然，绿色的怀抱中是一块蓝宝石般的湖泊，不知名的鸟类在树林中喳喳穿行。湖旁是经过修剪的草坪，上面散布着一群赤身裸体，皮肤白皙细腻的动物——海伦立刻惊叫道："哺乳动物！"

那群生物非常类似地球上的袋鼠，只是没有育儿袋。它们前肢短小，后肢强壮，有一条粗大的尾巴，也是跳跃行走，从乳房上可以清楚地分辩出雌雄个体。它们懒散地散卧在绿茵上，小袋鼠在嬉戏打闹，大袋鼠多是瞑目养神，也有不少雌雄个体一堆堆翻滚叠卧，干着那种古老的勾当。海伦惊叹道："多豪华的动物园！多么美丽的动物！"

师儒情不自禁想刺她一下："不，也许这正是我们要拜访的主人，他们已发展到回归自然的阶段了。"

海伦没有听出话中的讥刺。"不，不会。"她一个劲儿摇头。

"为什么？"

海伦觉得不好回答。凭她的感觉，这不会是高度文明的智能生物，他们在性交时（尤其是群交时）竟然不知道避开孩子。但她知道这条理由不甚有力，师儒一定会拿她的话来驳难：不避孩子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一条毫无意义很容易逾越的界限。

师儒忽然觉得自己无意间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他凝视着那群袋鼠，低声道："海伦，你仔细看看他们，我觉得也许他们真的是反E星的主人。他们的脑容量很大，皮肤雪白细腻，光滑如缎，那绝不是野生动物的皮肤。再看看他们的目光，懒散，傲然，不带动物的猥琐和迷茫。"

海伦迟疑地说："不会吧，也可能它们像猩猩一样，是智能动物的近亲，它们连尾巴还没有退化呢。"

师儒不屑地说：“海伦小姐今天为什么这样低能？竟然会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对于跳跃行走的动物，尾巴是重要的第三足，当然不会退化。”

忽然他急促地低声道：“你看，他们过来了！”

已经有十几只袋鼠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向这边走过来，透明的墙壁无声无息地分开。

海伦低声道：“我们该怎么办？躲避还是上去寒暄？”

“先不要动！”师儒低声喝道，盯着他们的眼睛。那些袋鼠用后肢纵跳着，动作异常优雅轻盈。它们从两人面前鱼贯越过，显然，它们看到两个地球人，但它们漠然视之，目光中激不起一丝涟漪。它们走到侧墙的孔口处，动作熟练地敲击键盘，然后式样各异的食物迅速推出来，香味浓郁，做工精致。几只小袋鼠则抱着孔口推出的奶瓶吮吸。

海伦似乎松一口气：“是动物，否则决不会对我们置之不理。不过它们肯定是智能生物的宠物。你看这些食物，我简直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桔汁鲜蚝，樱桃果冻，烤乳猪……我都流出馋涎了！”

师儒仍紧紧地盯着，紧张地思考着。拿着食物的袋鼠很快返回到动物园，那儿似乎有巨大的磁力。一只小袋鼠看来还不会敲击键盘，它去找妈妈帮忙。但那只母袋鼠显然缺乏耐心，它匆匆把小袋鼠领到角落，取出一只头盔为它戴上，便自顾走了。小袋鼠戴着头盔静默须臾，然后取下头盔，纵到通道口，熟练地敲击键盘，取出一份满意的食物。

最后一只小袋鼠蹦蹦跳跳地走了，大厅又恢复寂静。等到透明墙壁合拢后，师儒大步走到角落，拿起头盔。海伦急喊：“你要干什么？”

师儒说：“这显然是学习机，它肯定是智能生物控制的。我试试看能否和他们取得联系。”

海伦多少有点担心。很显然反E星的科技水平已经能对生物脑直接输入程序，但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有脑病毒，就像电脑病毒那样？那可比电脑病毒更难对付。当然，这只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测。没等她作出反应，师儒已把头盔戴上。头盔相当合适，看来袋鼠的脑容量与人类相近。

一排排光点像骤雨一样击打着师儒的大脑皮层。他的直觉告诉他，这是用反E星的语言向他提问，他无法作出反应。稍作停顿后，电脑又输入不同的光点，似乎是换了一种语言。突然意识中出现了熟悉的英语语句："你是否理解这种地球语言？请回答！"

师儒惊喜地回答："我理解！"稍顷他又补充道："不过这种英语并不是地球唯一的语言。"

电脑似乎未注意这个细节，又在师儒意识中打出一行字："请稍候。我把所有地球资料调过来。"

师儒取下头盔，欣喜地告诉海伦："他们会使用英语！"

"你好，欢迎地球文明的使者。我们在100年前——指地球年，反E星与地球年十分相近——收到并破译了地球的高密度图文信息。我们也早在500年前就向地球派出一艘飞船，据计算大约在50年前到达地球，有关信息只能在50年后才能回到这里。你们是反E星上第13名外星使者，不过你不必不安，在反E星上，13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师儒似乎感到了对话者的笑意，但他没有响应对方的幽默，淡淡地说："在地球上，并不是所有民族都认为13是不详的数字。"

"是吗？"对话者抱歉地说："地球发来的图文信息中未包括这些细微差别。我是否有幸为你介绍一下反E星的概况？"

"非常感谢。"

“反E星的智能生物叫利希，利希文明的发展与地球文明十分相似。所以你只需闭上眼睛就能勾划出反E星文明的草图，不同的只是细节。”对话者笑道：“比如，反E星上的生命也是45亿年前孕育成功的，但利希人也曾相信过上帝在一周内创造万物的神话。”

师儒笑问：“反E星也有上帝和星期的概念？”

“上帝无处不在，”对话者幽默地说：“不过我们的一星期是9天，你们是7天，看来你们的上帝更能干一些。”

师儒笑起来，他开始喜欢这个幽默的对话者。

“利希在700万年前脱离动物范畴，同样经历了石器、铁器时代和电脑时代。电脑大约是700年前问世的，使利希文明有了爆炸性的发展。也曾出现过几个电脑鬼才，他们捣鼓出的电脑病毒和脑病毒使科学家们数百年一筹莫展，直到100年前，也就是人脑电脑联网阶段，电脑病毒和脑病毒才完全消灭。现在每个利希婴儿出生后就输进万能抗病毒程序，使其对脑病毒终生免疫，就像你们消灭天花那样。”

师儒高兴地说：“很高兴你们战胜了顽固的电脑病毒。如果允许，我们在返回时想把你们的成就带回地球。”

“当然可以，不过据我们猜测，地球人也已达到同样阶段。现在请输入你们的本地时间，现在是地球的哪一年、月、日、星期？”

“2603年7月1日，星期日晚上23点30分。”

“好，为了便于同利希交流，我要向你的大脑输入一个星期日回归程序。这在E星是人人必备的。”

师儒不知道这是什么程序，似乎是莫种宗教信仰？他彬彬有礼地说：“好吧。”

一排光点迅疾扫过他的脑海。师儒笑问道：“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可是我还不知道你的模样呢。你为什么不露面？是怕我们受惊？请放心，即使你长着撒旦的犄角。”

“我的模样？”对话者忽然醒悟，“不，不，很抱歉使你产生误解。我是没有形体的，我是利希人忠实的机器人仆人，名叫保姆公。”

师儒多少有些惋惜。实际上他早该想到对方是机器人的，但是对它的好感影响了判断，他不愿承认这个风趣的对话者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人。

“实际上你与我们的主人已见过面，他们刚在这儿进餐。我希望我的烹调使主人满意。我的数据库里储藏着数十万种美味的食谱，你们返回地球时可以带回去。”保姆公不无得意地夸耀。

师儒的心猛地下沉，声音沉闷地说：“你的主人就是那群袋鼠？”

“对，利希的外貌同地球上的袋鼠的确很相象，不过我希望你不要产生误解。我们的主人是高度进化的智能生物，只是他们目前正处于‘星期日回归’阶段。”他耐心地解释着，“这是一种老少咸宜的娱乐。在回归阶段，利希人会关掉思维之窗，无忧无虑，享受大自然的快乐。”

一种莫名其妙的混沌感漫过师儒的意识，搀杂着安逸、懒散和甜蜜的睡意。他取下头盔，茫然四顾，随后便在无意识状态下向透明墙壁走去。

海伦一直在认真地观察着师儒，师儒在头盔中同对方作意识交流时，海伦从他的回话中多少了解了交流的内容。忽然师儒取下头盔，梦游一样向透明的墙壁走去，墙壁无声无息地滑开，师儒边走边漫不经心地脱去衣服，然后，他赤身裸体走向那群袋鼠，懒散地仰卧在草地上。

海伦异常震惊，看来是什么程序控制了他的意识。她不相信反E星人有什么恶意——能够创造出如此可爱的机器人，主人绝不会是恶魔。那么是发生了什么意外？莫非……人机交流时无意中输入了脑病毒？天哪，虽然她是电脑专家，但对这种完全未知的脑病毒可是一筹莫展。

几个雌雄个体显然对新来者发生了兴趣，很快他们就凑过来搂抱着他。这颇为符合海伦“回归自然”的癖好，不过……这次她倒是不忍目睹事情的发展。

她还未决定是转过身还是闭上眼睛，忽然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唧唧响了两声，正是地球时间星期日晚上零点。那边，师儒抬头茫然四顾，忽然如蜂蛰一般蹦起来，甩掉周围的几名利希人，急匆匆走回来。路上他拾起刚才甩掉的衣服，匆匆穿戴上。

他衣冠不整地回到海伦身边，满脸涨红，喘着粗气，羞怒交并。这可太滑稽了！尤其是对这个迂腐的中国人！海伦格格地笑起来。她已经断定这是一种定时发作的轻度脑病毒，就是机器人说的“星期日回归”，在休息日发作，越过零点后自动复元，不会有什么危害。

师儒恶狠狠地瞪着她，吓得她掩住笑声。师儒又拾起头盔戴上。

“你好，”保姆公笑着说：“希望你也会喜欢这个游戏，可惜你进入回归的时间太短，否则很快会同我们的主人融为一体。星期日回归实际上是一种轻度的脑病毒，是几个中学生搞出来的，很快发展成老少咸宜的娱乐，因此特许存在，不受防病毒程序的制约。”

师儒脸色铁青地问：“利希人的一个星期中有几个休息日？”

“原来是一个，后来逐渐增多，在100年前发展成到9个休息日。”

9个！海伦吃惊地看着师儒，这才意识到星期日回归是什么性质的东西。机器人匆匆辩解：“利希主人已经创造了万能的机器人，我们理

应为主人效力。为什要打扰主人？我们可以替主人管理这个世界。”

师儒沉着脸追问：“所有利希人在出生时已输入万能抗病毒程序，对一切脑病毒有终生免疫力？”

“对。”

“‘星期日回归’是在利希人特许下存在的？”

“对。”

“利希人要摆脱这种病毒非常容易，只要在意识上为自己规定一个或几个工作日即可？”

“对。”

“可是，100年来他们是否一直沉迷于此，不愿清醒？”

“是的，”保姆公伤感地说：“我也很寂寞，可是主人不愿醒，我也不好勉强。”

师儒沉默良久，才阴郁地说：“他们迈过了那道界限。”

“什么界限？”保姆公好奇地问“是一种跳格游戏吗？”

6天后，“参商号”飞船加注了燃料，准备返航。保姆公真诚地不安，它曾破例向主人输入唤醒程序，通报了地球人到达的消息，但利希人显然不愿为这点小事放弃享乐。

也可能他们已经不能清醒。保姆公只好以加倍的殷勤来弥补主人的失礼。师儒和海伦在同保姆公告别时，颇为恋恋不舍。

飞船已进入太空。海伦在密闭负压浴室中洗浴后，轻飘飘地飞出

来，这回她没有裸体，而是用雪白的浴巾裹得严严实实。

不，我并不是向师儒的迂腐认输，不过，经历了在利希群中那个场景，我不愿再让我的裸体刺激这个可怜的中国人。

走进主舱，她看见师儒目光阴郁，手里拿着一盘绳索，那是他们作太空漂浮时用的安全带。师儒低声说：“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十一点，来，把我捆在座椅上。”

海伦很想格格发笑。这个可怜的家伙，这只呆鹅！不过师儒的阴郁太沉重了，她笑不出来。她同情地说：“用不着这样，你只需在意识上回避，把日历提前进到星期一，就可以避开‘星期日回归’病毒。”

师儒不耐烦地说：“我知道，我只是预防万一。”

海伦只好顺从他的意见，把师儒捆在椅子上，又按照师儒的吩咐，细心检查一遍。几个小时过去了，师儒一直一言不发，沉思地盯着舷窗外暗淡的宇宙。海伦伏在他旁边，安静地看着他。后来海伦困了，向师儒道过晚安，在他额头轻吻一下，很快入睡。

与舱壁的一下轻撞使海伦醒过来，看看手表，已是凌晨四点。她飘到师儒身旁，见他仍在沉思，目光灼灼地盯着窗外，她轻声问：“没有发作的迹象吧，我是否把绳索解开？”

师儒点点头。海伦开始为他解绳，绳结太结实，她费力地解着，有时只好用牙咬，她的金发在师儒脸上轻轻摩挲着。师儒默默地看着她，海伦在他额头轻吻一下，问：“你在想什么？”

“想地球，想地球上现在有几个星期日。”

她听出师儒的话音，不由打个寒颤。绳索解开了，师儒忽然抱住她。海伦知道上当了，她猛地把师儒推开，返身戒备地看着他。师儒被

推开，碰到舱壁后，又轻轻飘过来。他的目光沉静，神态安详，显然并不是在病毒发作状态。

海伦十分惊奇，她轻轻飘过来，钻到师儒怀里。当师儒动作轻柔地为她解开睡衣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羞涩和甜蜜。

亚当回归

“地球通讯社2月30日电；在全体地球人翘首盼望202年之后，第一艘星际飞船《夸父号》已于昨日即公元2253年2月29日回归地球。地球人委员会已决定，授予机长王亚当以‘人类英雄’的称号。”

七天后地通社播发一篇专栏文章，作者雪丽小姐，新智人编号34R－64305。

“夸父号星际飞船于2050年11月24日发射，目的是探索十光年外的RX星系的类地文明，历经202年又3个月后返回地球。飞船为等离子驱动，乘员在途中采用超低温冷冻的方法暂时中止生命。飞船上原有四名乘客，其中三名不幸逝世，埋骨于洪荒之地。地球人委员会已追认他们为人类英雄，愿他们在茫茫宇宙中安息。

“近代科学揭示，若人脑冷冻期超过临界值（70~80年），则其人解冻后一无例外地会出现一个心理崩溃期。可惜200年前人类尚未认识这一规律，未能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因而在RX星系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造成三名乘员的非正常死亡。

“机上原科学顾问王亚当博士却以其卓绝的意志力和智力，艰难地挣出这道心理迷谷。他接任机长职务，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单枪匹马地把飞船驶回地球。对于他的功绩，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溢美。

“至于这次星际探索的结论则早已众所周知。非常遗憾，距地球至少十光年的范围内，肯定不存在任何类地生命。也许地球人是茫茫宇宙中仅有的一朵璀璨的生命之花，是造物主妙手偶成不可再得的佳作。这使我们在骄傲之余不免感到孤单。”

早上七点钟，王亚当努力睁开眼睛。他已经回到地球九天了，仍感到浑身乏力，心神恍惚，他知道这是一百年冷冻的后遗症。在RX星球上出现过更严重的痴迷状态，那时他们简直是麻木地眼睁睁地走向死亡，却像野兽怕火一样逃避思维和行动。后来是什么终于唤醒了他？是中国人特有的坚韧？灵魂深处隐隐有回荡5000年的钟声……这次，这种痴迷状态又出现了。不过，有了上一次的经验，再加上雪丽小姐的心理训练，他差不多已经从这道心理迷谷中爬出来。

他想起登机前的另一位心理训练老师，一位美貌的日本女子美惠子小姐。她的话语和热吻都是不久前的事。天哪，怎么可能已经跨越了200年？伊人何在？

“进入冷冻期对于你们只是一场梦。”美惠子小姐曾谆谆告诫，“一觉醒来，你们已到达10光年外的陌生世界，不过这次不会在心理上造成太大的冲击，因为RX星球上不会有任何时间参照物，你们只会感到空间差而觉察不到时间差。等到第二觉醒来，你们将回到地球但却是200年后的陌生地球，这必将使你们受到强烈的心理震撼。你们的所有亲人都已作古，包括你面前这位红颜女子也将变成一堆白骨。”她黯然看了王亚当一眼，“至于200年后的社会、还有人类本身会如何变化，是难以真切预测的。你们会像几位未开化的俾格米人闯进2050年那样，惶惑地面对2250年。”

逝者如斯夫……亚当默默地注视房间。他下榻在北京长城饭店，屋内设施一如往日。雪丽小姐告诉他，只有全球几家最著名的五星级饭店才保持几百年前的旧貌，也坚持不用机器人侍者。“人的怀旧心理是不可理喻的，不是吗？在200年前的核能时代，你们不也是在酒店里挂着兽头，点着蜡烛？”雪丽小姐用完美的汉语说道，她的笑容像蒙娜丽莎一样神秘。

他按响电铃，一个穿红色侍者服的老人推着餐车无声无息地走进来，把一份儿熟悉的中国式早餐摆在他面前。老侍者满头银发，面容慈

祥，举止大度。这几天，王亚当一直在好奇地观察着他，总觉得老人身上有一种只可意会的帝王般的尊严。

老人推着餐车出门时，正好雪丽进来。她侧身让开，老人点点头走了，雪丽目送他离开。亚当在她目光中也读到了隐而不露的尊敬，他与雪丽已经熟不拘礼了，就把这种看法告诉她。她微微一笑：

“很高兴你已经恢复固有的洞察力。”她略一沉吟，“你的观察完全正确。这位老人不是普通的侍者，他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人，叫钱人杰，是地球科学委员会终身名誉主席，三届诺贝尔奖金的得主，新智人时代的到来多半得之于老人之赐。不过，请你务必用对待普通侍者的态度同他交往，这才是对他真正的尊敬。至于他的详细情况，明天我再告诉你。”

照例，雪丽要到室内游泳池裸泳片刻。她袅袅婷婷走过来，用毛巾擦干金发，斜倚在亚当对面的长沙发上。与往日不同，今天她用一块雪白的毛巾盖住隐处，这块毛巾反倒唤起了亚当的饥渴，一股火焰从小腹处升起。他以中国人的节制力，勉强抑止了拥抱她的愿望。

这一切逃不脱雪丽的目光。“心理全面复苏的重要标志，性心理已经复苏。”她想。

“亚当博士，今天是最后一天心理训练，我们随便聊聊好吗？”

“好的。”

“问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为什么叫亚当？你是否准备在200年后返回地球时，面对一个蒙昧的世界？”

亚当心头掠过一阵苍凉，用同样的玩笑口吻回答：“不，我只料到我会变成未吃智慧果前的蒙昧的亚当，赤身裸体回到伊甸园，受耶和华庇护。”

雪丽撩人的一笑："第二个问题，电脑资料显示你没有结婚。那么你有情人吗？她漂亮吗？"

"有，是我另一位心理导师。"他不禁想起那位贞静娴淑、但在床上又热情如火的女子。他们相爱很深。自然，他们从不言嫁娶之事，因为登机的那一天便是生离死别的日子，他们只有用疯狂的作爱来驱散这种感伤。"她……非常漂亮。"

"那么我美吗？"

王亚当用目光仔细刷过她的身体。不，她甚至不能称作美貌，应该说是完美。她的风度像服装名模一样冷艳，金色长发柔软飘逸，目光清澈，乳房挺立，皮肤如象牙般白润。还有浑圆的臀部和膝盖，小巧玲珑的双足，无一不是古往今来的雕塑家们梦寐以求的完美。她甚至过于完美了，让人觉得不真实。真见鬼，他想，尽管雪丽小姐一直在恰如其分地表达一个妙龄女子对人类英雄的仰慕，为什么在潜意识中，他对雪丽小姐常有一种仰视的感觉呢？"

雪丽小姐用光滑的手臂攀住他的脖子，他低下头把热吻印在她的嘴唇和乳峰上。柔软的肉感和美惠子一样醉人，只有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他想起第一次吻美惠子时，那位女子浑身如电击一样颤栗。而雪丽小姐则大度而平静，更像母亲亲抚自己的儿子。

午饭时，老侍者照例沉默地走进来，摆好饭菜。知道了老人的真正身份，王亚当很难心安理得地接受老人的服务，不过想起雪丽的谆谆告诫，他尽量克制自己不使感情外露。

老人在递过餐盘时，投过来奇怪的一瞥。他什么都没说，推着餐车出门。亚当敏锐地对此做出反应，在青花瓷碗下发现一张纸条：

"你愿意同一位老人谈谈吗？请单独到北京自然博物馆恐龙陈列

室，下午5点。”

自然博物馆仍保持着旧日风貌，高大的恐龙骨架默然肃立，追思着它们作为地球之尊时的盛世。老人坐在一张木制长椅上沉思着，目光睿智而平静，超越了时空，连亚当的到来也没惊扰他。

他示意王亚当坐下。“你是中国人吧，”他缓缓地说，“我也是中国人。不是指血统，我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中国血统；也不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国籍，我出生时国界已经消亡了。在孩提时代，我从曾祖父那儿接受了一套过时的儒家道德，九十年来，它一直在冥冥中控制着我。那些操守如一、刚直不阿的中国士大夫，像比干、屈原、苏武、岳飞、张巡、文天祥、史可法、方孝儒等，一直是我的楷模。尽管他们的奋争不一定能改变历史，甚至显得迂腐可笑……当然，今天我邀你来不是为了回顾历史。离开地球前，我想你一定看过一些二三流的科幻影片吧，比如机器人占领地球之类的悲剧。作为一个严肃的科学家，你肯定认为这些幻想浅薄而荒谬。那么，我告诉你——”

王亚当本能地感到恐惧，类似于进入超低温速冻时的感觉，冰冷麻木感从四肢末梢迅速向大脑逼近，老人的声音也变得十分遥远：“我告诉你，这种悲剧实际上已经发生。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就是你面前这位罪孽沉重的老人。”

很久，王亚当才从震惊中清醒。他迷茫地注视着老人平静又苦涩的表情。他直觉到老人的话是真实的，这些话唤醒了几天来他潜意识中的不安：对他不露痕迹的隔离；雪丽小姐过于完美的身体－－400型带性程序的机器人？……

老人显然熟知他的心理过程。“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情形，”他说，“雪丽小姐的雪肤花貌下没有任何集成线路之类的东西。她完全是人类的身体，虽然也采用体外授精、DAN修补的改良方法－－可惜，仅仅是人类的身体。”

“这要从三十五年前说起。我领导的一个小组试制成功了生物元件电脑，其材料与人脑互容。第一代产品的综合智力即达到标准人脑的100倍，即10的平方，我们用2BEL级表示。它的体积很小，可以用一次十分钟的手术植入人脑。植入后经过短时期的并网运行，人就会习惯它，就像人们感不到左脑和右脑的差别一样－－或者说，它很快熟悉自己的寄生载体并能指挥自如，似乎更为恰当。“他苦笑着说。

“公元2018年10月13日，我们作了第一例手术，称之为第二智能输入术。为了稳妥，被植入者是一名白痴。手术获得完全成功，直到现在，我仍能感受到成功带来的狂喜。愚蠢的喜悦啊！”：

老人摇摇头，接着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白痴以其卓绝的第二智能开辟了新时代，历史书上已命名为‘新智人时代’，宣告了旧时代即自然人时代的结束。而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智人之父。

“要知道，在自然人时代，人类改变世界时，其主体，即人脑的物质基础，是进展极微的，这就注定外部世界的变化只能以算术级数进行。而新智人时代中，其主体即人脑中的第二智能也在飞速发展，主客体相互震荡，波峰迭加，世界就以阶乘速率进展。35年来的变化是原人类难以想像的，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你面前这位老人。坦率地讲，他曾是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素以自己远超常人的智力自负。今天呢，他的智力已经根本不能接受科学的新发展了，就像猿猴的脑子不能理解微积分一样。所以我坚决辞去地球科学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来这儿作侍者，这样多少可以满足一个痴呆老人的可怜的自尊心。”

老人停顿下来，让王亚当来得及咀嚼一番。他凝望着恐龙，稍顷，用目光向王亚当探询：可以继续吗？王亚当点点头。

“现在第二智能已发展到13BEL级了，即人脑的1013倍，一个不祥的数字。人脑与之相比，不仅信息存储、快速计算等能力不可同日而语，就是人类素常自负的创造性思维、直觉、网络互补能力也瞠乎其后。第二智能唯一缺乏的是感情程序，包括性程序。然而非不能也，新智能人只是更愿意在这方面保持自然人原貌，就像二十世纪的人们喜爱土风舞一样。

“尽管长期以来也一直在用种种方法改变自然人本身，并取得很大进展－－正如雪丽小姐近乎完美的躯体——但其进展相对是很慢的，尤其是自然人脑。你可以想象，如此强大而日新月异的第二智能同柔弱停滞的自然入脑共存是什么局面。可以说，机器人借助于人体，在入脑的协助下，已经占领了地球；而我们像愚蠢的螟蛉一样，在自己身体上孵出果赢的生命。”

老人的痛苦、自责和无能为力的愤怒，经过三十年的冷冻已经不那么灼人了。不过唯其平静，亚当更能感受到它的沉重。

“其实，早在植入成功之前我就清楚的看到这种危险。”老人苦涩地说，“老实说，如果我能相信我的死亡可以中止这个进程，我会毫不犹豫地烧毁全部资料，开枪打碎这颗过于聪明的头颅。可惜我知道，即使我死了，或迟或早总会有另一个人打开这个潘多拉魔盒，我能作的是尽力为人类挖几道坚固的屏障。你知道著名的‘第二智能三戒律’吗？那是我起草的，在第一例植入术的当天即由地球人委员会通过。”

老人以平缓的语调背诵了《在人体内植入第二智能三戒律》：

1、任何第二智能的被植入者必须年满15岁，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签字确认本人自愿植入第二智能，并由至少一位处于自然人状态下的完全清醒的成年直系亲属副签；

2、植入人体的第二智能必须具备这样的功能：在运行十年后应

能自动关机，使其载体处于完全的自然人状态，并保持该状态至少100天以上。第二智能是否重新启动应由被植入者自行决定；

3、自然人和植入第二智能的新智人有完全平等的社会地位，可以通婚，但受孕时双方必须同时处于自然人状态。

老人说：

“我想通过这三条戒律，至少保持自然人不致于被强迫成为新智人，保证他们植入第二智能后有回归自然人的自由，并使新智人在法律上永远是自然人的后裔。应该说，新智人以机器的精确，严格得近乎苛刻地执行了三戒律。单是有关‘完全清醒的自然人状态’的判断，其法律条文的信息容量就相等于几十套大英百科全书。如果不得不同新智人对薄公堂，我们也只能延请新智人律师才能胜任！”

两人相对苦笑。王亚当想插问一句，欲言又止。老人继续说：

“你大概想问，这些戒律是否确实对自然人起了保障作用？没有。因为自第一例植入术以来，几乎没有人不愿植入第二智能，更没有一个人在百日回归之后不愿启动第二智能。人类已经像迷恋毒品一样不可自拔，三戒律也就成为空设。现在，世界上残余的自然人不过百名，他们全是我的同事，是当年一流的物理学家、科学学家、生物学家、未来学家。只有这些人的卓绝的自然智力和对世界深刻的洞察力，才能认识到第二智能对人类的致命危险。顺便说一句，这一百人中华裔占了半数，大概民族性使然吧。他们目前难堪的境遇也大致同我相似。”

老人疲乏了，沉默下来。波涛后留下寂静的海滩，海滩上是历史大潮抛下的孑遗物，只有恐龙的骨架同情地陪伴他们。亚当凝思无语，心灵深处，那种回荡5000年的钟声仍在响，缓慢、遥远，但执着苍劲，他挽着老人的手臂，低声说：

“中国有句古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老人家，你有什么托付请讲吧。”

“不，我没有什么好讲的。”老人苍凉地说，“我不相信一个人能改变历史，更不相信自然人的智力能与新智人抗衡。但无论任何，我们都老了，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年轻的自然人。我把这一切告诉你，也就尽了自己的责任。你好自为之吧。”

整整一天一夜，亚当把自己关进屋里，脑海中一片惊涛骇浪。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处境的无望，那无异于一只猩猩向人类挑战。不过，他不能退却。在RX星球的荒漠上他真正感受到作为万物之灵的自豪，人类绝不能受机器人的奴役。甚至对雪丽小姐他也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有责任把这样美丽的胴体从机器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用什么方法？也许老人的话中已经暗示——只有在获得第二智能后才能对付新智人。这种近乎卑鄙的方法恐怕是老人们不愿为之的，而他至少不缺乏必要的权变。但是天哪，他怎样才能作到这一点而不致引起新智人的怀疑？也许他计划周密的行动，在雪丽小姐的眼里只是像偷吃黄油后舔嘴唇的猫儿那样笨拙？

晚上，雪丽小姐翩然而来，照例裸泳之后躺在长沙发上。她笑容灿烂，拉过亚当的手放在自己的胸脯上：

“已经十天了，你是否面对我的身体一直无动于衷？那我可太伤心了！即使你是以死板闻名的中国人。”她揶揄地说，“来，让我吻吻你。但愿一个美貌的姑娘的亲吻是一帖有效的镇静剂，因为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你料想不到的事情。”

亚当的身体有刹那间的僵硬，她敏锐地感觉到了，不过仍不动声色的讲下去：“昨天我答应过，告诉你那位老人的详情……”

她简明扼要地讲述了新智人的历史，对王亚当复杂的心理过程装作视而不见。她说：“我们不会让人类英雄处于蒙昧状态。地球人委员会已决定为你植入最新的14BEL级的第二智能——你是第一位。你可以在瞬间获得到今天为止的人类所有的知识。当然，根据三戒律，首先要看你是否自愿。希望你充分考虑后再回答。”

王亚当绝对想不到事情的发展如此顺利。他尽力控制住感情庄重地说：“太突然了，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一定充分考虑。不过我想我一定会同意。”

雪丽小姐把他揽进怀里。“问题是三戒律的制定者没考虑到你的特殊情况。三戒律要求同意手术者至少有一名直系亲属副签，但你的所有直系亲属都已作古。当然……除了妻子。”她低声说，“你能接受一个崇拜者的爱情吗？”

王亚当紧紧拥抱她，心情十分复杂：对这位美貌女子的爱恋，对她头脑中第二智能的畏惧，让爱情为阴谋服务的内疚……这一切都被欲火暂时烧毁了，他揭开雪丽身上的毛巾。

“啊，不！”雪丽笑着捉住他的手，“请等一下，马上到零点了。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刻，我想与你共享。”

她披上毛巾，按一下电铃，老侍者无声无息地走进来，把一盒生日蛋糕放到桌上。他和王亚当不动声色地对望一眼，悄然退出。

雪丽小姐正专心地用火柴点燃蜡烛，鲜艳的蜡烛花周围是25根小蜡烛，中央是一根硕大的红蜡烛。“你的25岁生日？”亚当问。

她正点燃最大的那根，笑着摇摇头：“不仅如此。”

亚当从她的目光里看到紧张的期待，这一瞬间，他才真正承认雪丽小姐是个女人。他突然大悟：

“你的回归日！”

时钟正敲响12点。她的目光忽然一阵迷茫，像是一道闪电瞬间击碎她的意识。片刻之后，目光又逐渐澄清。她吁一口气，微笑着用英语说：

“请不要用汉语，从现在起我只能用15岁以前的母语了。不错，这是我的第一个回归日，我现在也是一个自然人，同你一样。”

王亚当在刹那间很难理清自己的思绪。雪丽小姐在100天内不会有第二智能了，自己不必对她的“第三只眼睛“心存疑惧，从现在起她是一个在智力上和自己平等的真正女人。他激动的把她抱起来，放到床上。

一阵狂风暴雨之后，雪丽安静地偎在他的胸膛上，亚当心体舒泰，轻声问：“你感觉怎么样？”雪丽茫然抬起头，亚当笑了，换了一个话题并改用英语说：

“你们在植入前有什么感觉？害怕吗？”

“恰恰相反。我们急切地盼望这一天，只有在植入后，当我们瞬间获得如此沉重的知识后，才感觉到心灵的重负。所以我们非常理解那些老科学家拒绝植入第二智能的固执。”

王亚当沉吟片刻，小心地问：“那么，是否有人愿意恢复自然人状态？”

雪丽活泼地回答：“当然了！哪个人不想无忧无虑地乐一阵子呢。不过，如果永远做一个傻BABY，那就太幼稚，太不负责任了。”

王亚当沉默了，他抚摸着雪丽光滑的脊梁，望着天花板。过一会儿他轻声笑道：

“还要问几个傻问题。毕竟这是我生死攸关的大事，我又是200年前的自然人，智力低下是情有可原的，对不？”

雪丽在他耳边笑着：“不要忘了我现在也是自然人。200年来自然人脑并无显著的变化，不必过分谦虚。”

“你们难道不担心，比如说，某一天所有的第二智能都被输入一个程序，使人类服从于某一个狂人？”

“地球人委员会对此有最严格的保护措施，与之相比，自然人保护核按纽的程序不值一提。即使如此，历史上也没有哪个狂人能引发核大战呀。”

“但你们要对付的对手也不同。”

雪丽安详的说：“既使河水中有一湾回流又有什么关系？自然人实际上也能被输入程序呀。比如法西斯的狂热，文化革命的狂热，就在一段时期内输入到甚至多数人的头脑中。”

亚当再度沉默了。

凌晨四点，雪丽知道这是计算机选择的最佳受孕时刻。“来吧，”她悄声说，“我要为你生一个最聪明的孩子。”

这一瞬间浮现在亚当脑中的是三戒律第三款：

“受孕时夫妻双方必须处于自然人状态。”这使他的欢乐多少打了折扣。

50天后。亚当夫妻签署了如下的文件：

“王亚当，30岁，已婚。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确认，我自愿输入第二智能。”

“雪丽，女，25岁，新智人编号34R－64305，系王亚当合法妻子。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确认，同意我丈夫植入第二智能。”

文件的副文是大法院关于两人清醒状态及自然人状态的认可证书，长达103页，证书编号46S－27853。

离开长城饭店前往医院时，亚当瞥见老侍者远远地目送他，神色悲凉。“风萧箫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想，一场胜负未卜的搏斗至此开始了。

十年后

这一天，各报以通栏标题报道地球科学委员会终身名誉主席钱人杰博士逝世的消息，普通人多数反应平淡，他们把这条消息储存于体内二级或三级检索信息库中。

王亚当独自站在窗前望着夜空。从270层楼上乌瞰就好像置身于星际，他感到深深的孤单。儿子让雪丽接走了，她正处于第二个回归期。一般来说，在回归期内的母性本能要强烈得多。

后来他才知道，他与雪丽的婚姻是中心计算机精心选定的。这个选择很成功，他们生下一个神童，其自然智力的智商高达220，健康指数95，都创造了新记录。

至于婚姻本身则早已破裂。对破裂原因，亚当总是淡淡地说：”我比她早出生了207年。207年的代沟自然较深了。”

亚当的第一个回归期马上就要结束。在这100天中，平时忽略的一些思绪和感情都复苏了。这并不奇怪，这是一种心理上短暂的“返祖”现象，为此他写过不少有影响的专著。但钱博士逝世以后，这种感情回潮越来越强烈，几至于把他淹没。他自嘲地想这只能归结于他作过三十年中国人。对于中国人来说，历史的回音太强了。

墙壁上，钱博士和美惠子的巨幅照片平静凝视着他。桌上放着一本线装“汉书”，这100天中他常常阅读这本书，尤其是其中的苏武传。

十年前他植入了第二智能。他的感觉就像一下子扯掉蒙面的黑布，看到了世界的真相，尽管真相有些残酷。他明白了，他和钱博士兢兢业业的努力，实际上完全是按照新智人的设计——所谓“亚当回归”计划进行，就像两只蜜蜂被蜜糖引进迷宫——具体洒蜂蜜的就是雪丽小姐。但在察觉上当的同时，他也理解了新智人的苦心。他明白拒绝植入先进的第二智能是何等幼稚可笑。自然人消灭了猿人，新智人消灭了自然人，这是不可违抗的。他和钱博士的所作所为，就像世界上最后两只拒绝用火的老猴子。

他现身说法，顺利地说服残余的自然人，特别是那些执拗的中国血统的老人，为他们植入第二智能——只有一个人除外。钱博士极度的固执使他啼笑皆非。他很可怜老人。

但回归期间，意识上不知怎么有些错位。他像李陵不敢正视苏武一样，对老人怀着歉疚。他能充分理解李陵不得不归属异类的五内俱焚的心情。他看了李陵报苏武书，很感慨即使李陵已死心塌地归属匈奴，他这篇喋喋不休的辩解书仍是为他的故族而发……如今钱博士已经死了，他也像李陵送别苏武一样，失去最后一个可以听自己辩解的同类，即使那人肯定不会原谅他。

电话铃响了，是雪丽打来的。

”亚当，明天我把儿子送来。”

”好的”。

“孩子过得很愉快，真舍不得送走。”

“是吗？”

雪丽沉吟片刻："你的回归期马上要结束了吧。亚当，我有一个建议你是否考虑一下。我们可否把回归期都延长一些，当我们都作为自然人时也许能重温旧情。"

亚当沉吟一会儿。他知道重温旧情是不可能的，雪丽这种难得的温情不过是回归期间的感情回潮而已。他彬彬有礼地说：

"很感谢你的建议。我最近很忙，一个月后我们再进一步商谈，好吗？再见。"

你在回归期间积聚的荷尔蒙能不能保持一月之久？他有点刻薄地想。这时，儿子的声音在电话里传过来：

"爸爸，我想钱爷爷……"话语中带着哭声。亚当想安慰儿子，但他自己也哽住了。静默片刻后他轻轻挂上电话，开始为报纸赶写一篇纪念文章。

第二天报上刊登一篇文章，作者是地球科学委员会本年度主席王亚当：

> 地球上最后一位自然人与世长辞了，终年104岁。他在最后的十年中一直与我、我儿子生活在一个中国式的小家庭中，他的去世又恰逢我的一个回归期，因此我的悼念有双重含义，是儿子对父亲、自然人对自然人的悼念。
>
> 我曾是他的抵制派的坚定成员，不惜牺牲自己，以骗取第二智能的方法试图恢复自然人的时代。由于这样的阴差阳错，我才没有落后于时代。
>
> 钱博士则始终抵制第二智能，就像满清时代的中国人抵制铁路一样。钱博士始终自认是中国人，其实，历史上中国人不乏大度开明的态度。在几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他们着眼于文化之大同，不计较血统之小异。新智人与自然人之异同不正与此类似吗？

我并不敢评判钱老前辈。他是一代科学之父，新智人之祖。他孤身一人坚持自己的信仰，至死不渝，这种节操使我们钦服。值得欣慰的是，晚年的钱先生已承认现实，在心境怡和与天伦之乐中安度余生。他自始至终保持着敏锐的自然智力，保持着令人不敢仰视的尊严。我多么希望在9年的共同生活中，我儿子身上会烙下他祖父的印记。

世界太复杂了，越是深刻了解世界，越是对造物主心怀疑惧。谁敢自封为历史的评判者？也许一个孩子能看到大人不能自视的后背，也许低等智能中一个佼佼者的直觉能胜过高等智能复杂而详尽的推理判断。不管怎么说，至少我们新智人已丧失了很多自然人的生趣而多了一些机器的特性。我们不得不尊重计算机的选择去向某位姑娘求爱；我们在男欢女爱的同时，清醒地了解荷尔蒙与激情的数量关系——这实在是过于痛苦的清醒；我们在科学上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植入智能的BEL级别，以及输入知识的结构类型，就像吃蜂王浆的工蜂会变成蜂王，这无疑是一种新的不公正……

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将沿着造物主划定之路不可逆转地前进，不管是走向天堂还是地狱。与恐龙不同的是，人类将始终头脑清醒地寻找路标，拂去灰尘，辨认字迹，然后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归宿。

20分钟后我将启动第二智能。届时，今晚这些暂时的心理迷乱和无用的感伤会烟消云散。谨以此文表示真诚的哀悼，愿科学之父的灵魂在天安息。

养蜂人

副研究员林达的死留下许多疑问。警方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是自杀，但调查几个月后仍没有他杀的证据，只好把卷宗归到“未结疑案”中。引起怀疑的主要线索是他（？）留在电脑屏幕上的一行字（他是在单身公寓的电脑椅上服用过量安眠药的），但这行字的意义扑朔迷离，晦涩难解：

养蜂人的谕旨。不要唤醒蜜蜂。

很多人认为这行字说明不了什么，它是打在屏幕上的，不存在“笔迹鉴定”的问题。因而可能是外人敲上的，甚至可能是通过网络传过来的。但怀疑派也有他们的推理根据：这行字存入记忆的时刻是13日凌晨3点15分，而法医确定他的致死时间大约是13日凌晨3点半到4点半，时间太吻合了。在这样的深更半夜，不会有好事者跑到这儿敲上一行字。警方查了键盘上的指纹，只发现了林达和他女友苏小姐的。但后来了解到，苏小姐有非常过硬的不在现场的证据－－那晚她一直在另一个男人的床上。

这么着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这行意义隐晦的字是林达自己敲上去的，可能是为了向某人或警方示警；或者，是某个外人输进去的，但他绝不会是游戏之举而是怀着某种动机。不管哪种可能，都偏于支持“他杀”的结论。

调查人第一个询问的是科学院的公孙教授，因为他曾是林达的博士导师，林达死后又曾在同事中散布过林是“自杀”的猜测。调查人觉得，先对观点与自己相左的人进行调查是比较谨慎的，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

弊病。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是那种比较讲得出口的原因。实际上呢……人们都知道警方的一条原则：报案人的作案可能性必须首先排除。

公孙教授的住宅很漂亮，他穿着白色的家居服，满头白发，眉目疏朗。对林达之死他连呼可惜，说林达是他最看重的人，一个敏感的热血青年。他还算不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因为他太年轻），但他有最优秀的科学家头脑，属于那种几十年才能遇上一个的天才，他的死亡是科学界的巨大不幸。至于林达的研究领域，他说是比较虚的，是研究电脑的智力和“窝石”，他的研究当然对人类很重要，但那是从长远的意义而言，并没有近期的或军事上的作用，“绝不会有敌对国家为了他的研究而暗杀他的肉体”。

谈话期间他的表情很沉痛，但仍坦言“林达很可能是自杀”。因为天才往往脆弱，他们比凡人更能看穿宇宙和人生的本质，也常常因此导致心理的失衡。随后他流畅地列举了不少自杀的科学天才，名字都比较怪僻，调查人员未能记录（保存有录音），只记得提到一人是美国氢弹之父费米的朋友，他搞计算不用数学用表（那时还没有计算机），因为数学用表上所有的数据他都能瞬时心算出来，这个细节给调查人员的印象很深。但此人30余岁就因精神崩溃而自杀。公孙教授说：

“举一个粗俗的例子，你们都是男人，天生知道追逐女人，生儿育女，你们绝不会盘根究底，追问这种动机是从哪儿来的。但天才能看透生命的本质，他知道性欲来自荷尔蒙，母爱来自黄体酮，爱情只是‘基因们’为了延续自身而设下的陷阱。当他的理智力量过于强大、战胜了肉体的本能时，就有可能造成精神上的崩溃。”

调查人员很有礼貌地听他说完，问他这些话是否暗示林达的死“与男女关系有关”。很奇怪的是，公孙教授的情绪在这儿有了一个突然的变化，他不耐烦地说，很抱歉，他还有课，失陪。说完就起身送客。调查人员并未因他的粗暴无礼而发火，临走时小心地问，他刚才所说的电

脑“窝石”究竟是什么东西，“肯定那是极艰深的玩艺儿，我们不可能弄懂，只是请你用最简单的语言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公孙教授冷淡地说：以后吧，等以后我有时间。

第二个被调查者是林达的女友苏小姐。她相当漂亮，非常性感，那时天气还很凉，但她已经穿着露脐装，超短裙，一双白腴的美腿老在调查人的眼前晃荡。两个调查者对她的评价都不高，说她绝对属于那种“没心没肺”的女人，林达尸骨未寒，她已经谈笑风生了，连点悲伤的外表也不愿假装，甚至有调查人在场的情况下，她还在电话里同某个男人发嗲。

苏小姐非常坦率，承认她和林达“关系已经很深”，不过早就想和他拜拜了，因为他是个“书呆子，没劲。”不错，他的社会地位高，收入不错，长得也相当英俊，但除此之外一无可取。幽会时林达常皱着眉头走神，他的思维已经陷入光缆隧道之中，无法自拔，那是狭窄、漫长而黑暗的幽径。他相信隧道尽头是光与电织成的绚烂云霞，上帝就飘浮在云霞之中。林达很迷恋他的女友，迷恋她高耸的乳胸、修长的四肢、浑圆的臀背及其它种种妙处，即使在追踪上帝时，他也无法舍弃这具肉体的魅力，公孙教授的分析并不完全适合他，但幽会时他又免不了走神。“我看近来他的神经不正常，肯定是自己寻死啦！”

关于林达死于“神经失常”的提法，这是第二次出现，调查者请她说一些具体的例证，苏小姐说，最近林达对白蚁啦，蚂蚁啦，粘菌啦经常挂在嘴边。比如他常谈蜜蜂的“整体智力”，说一只蜜蜂只不过是一根神经索串着几个神经节，几乎谈不上智力，但只要它们的种群达到临界数量，就能互相密切配合，建造连人类也叹为观止的蜂巢。它们的六角形蜂巢是按节省材料的最佳角度，符合数学的精确。对了，近来他常到郊

区看一个放蜂人……

调查者立即联想到电脑屏幕上的奇怪留言，不用说，这个放蜂人必定是此案的关键。他们请她尽量回忆有关此人的情况。苏小姐说我真的不清楚，他是一个人骑摩托去的，大概去过三次，都是当天返回，所以那人肯定在京城附近。林达回来后的神情比较怪，有时亢奋，有时忧郁，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什么“智力层面”等等，我记不住，也没兴趣听。

调查者当然也盘问了案发那晚她的活动，确信她不在现场，便准备告辞。这时苏小姐才漫不经心地说，噢对了，林达有一件风衣忘在我家，里边好像有放蜂人的照片。听了这句话，调查人的心情真可以用喜出望外来形容。衣袋里果然有一厚叠照片，多是拍的蜂箱和蜂群，只有一张是放蜂人的。那人正在取蜜，戴着防蜂螯的面罩，模样不太清晰。但蜂箱上提供了宝贵的信息，上面有红漆写的地址：浙江宁海桥头。

调查进行到这儿可以说是峰回路转。老刑侦人员常有这样的经历：看似容易查证的线索会突然中断，看似山穷水尽时却突然蹦出一条线索。三天后，调查人已经来到冀中平原，坐在这位放蜂人的帐篷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油菜花，闪烁着耀眼的金黄。至于寻找此人的方法，说穿了很简单。他们知道这些到处追逐花期的放蜂人一般都不自备汽车，而是把蜂箱交火车或汽车运输。于是，他们在本市联运处查到了浙江宁海桥头张树林在15天前所填的货运单据，便循迹追来了。

不过见面之后比较失望。至少，按中国电影导演的选人标准，这位张树林绝对不是反派角色。他是个矮胖子，面色黑红，说话中气很足，非常豪爽健谈。可能是因为放蜂生活太孤单了，他对两位不速之客十分热情，逼着客人一缸一缸地喝他的蜂糖水，弄得调查人老出外方便。帐篷里非常简陋，活脱一个21世纪的中国吉普赛。一只行军床上堆着没有叠起的毛毯，饭锅是用三块石头支在地上，摔痕斑斑的茶缸上保留着“农业学大赛”的红字。他的唯一同伴是他的小儿子，一个非常腼腆的

孩子，他向调查人问声好，就躲到外边去了。

放蜂人的记忆力极好，20天前的往事像是照了相似的，记得纤毫不差。一看到那叠照片他就说没错，是有这么个人找过我几次，姓林，三十一二岁，读书人模样，穿着淡青色的风衣和银灰色毛衣，骑一辆嘉陵摩托。“我们俩对脾气，谈得拢！聊得痛快！”

问他究竟谈了什么，他说都是有关蜜蜂生活习性的，便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调查人接受了这番速成教育，离开时已经变成半个蜜蜂专家了。老张说：蜜蜂靠跳8字舞来指示蜜源，8字的中轴方向表示蜜源相对太阳的角度；蜜蜂中的雄蜂很可怜，交配后就被逐出蜂巢饿死，因为蜂群里不养“废人”；养蜂人取蜜不可过头，否则冬天再往蜂箱里补加蜂蜜时，它们知道这不是它们采的，就会随意糟蹋；蜂群大了，工蜂会自动用蜂蜡在蜂巢下方搭三四个新王台，这时怪事就来了！勤勉温顺的工蜂突然变得十分焦躁，它们不再给蜂王喂食，并成群结队地围着它，逼它到王台中产卵，王台中的幼虫就是以后的新蜂王。新王快出生时，有差不多一半的工蜂跟着旧王飞出蜂箱，在附近的树上抱成团，这时放蜂人就要布置诱箱，否则它们会飞走变成野蜂。进入新箱的蜜蜂从此彻底忘了旧巢，即使因某种原因找不到新巢，宁愿在外边冻死饿死也决不回旧巢，就像是它们的记忆回路在离开旧巢时卡查一下子给剪断了！这时旧巢中正热闹呢，新王爬出王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其他王台，把它咬破，工蜂会帮它把里边的幼虫咬死。不过，假如两只蜂王同时出生，工蜂们就会采取绝对中立的态度，安静地围观着这场决斗，直到其中一只被刺死，它们才一拥而上，把失败者的尸体拖到蜂箱外。“想想这些小生灵真是透着灵气，不说别的，你说分群时是谁负责点数？那么大的数可不好点呐，它们又没有十个指头。”

林达与放蜂人并肩立在如雪的杏花里，白色的蜂箱一字儿排在地头，黄褐相间的小生灵在他们周围轻盈地飞舞。它们有自己的社会，有自己的数学和化学，有自

己的道德、法律和信仰，有自己的语言和社交礼仪。一只孤蜂不能算是一个生命，它绝不可能在自然界存活下去。但蜂群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产生一种整体智力。所以，称它们为“蜂群”不是一个贴切的描述，应该说它们是一个叫作“大蜜蜂”的生物，而单个蜜蜂只能算作它的一个细胞。智力在这儿产生突跃，整体大于个体之和。林达对着养蜂人礼拜，林达对着蜂群自言自语，他说这些小生灵可以让我们彻悟宇宙之大道。他认真地追问老张，蜂群“分群”的临界数量是多少，但他又反过来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大略了解有这么一个“数量级”就行。放蜂的老张弄不明白这些话。

调查人员第二次听到“临界数量”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神秘，也多少带点危险性（他们都知道核弹爆炸就有一个临界质量）。但他们针对这个词的追问得不到放蜂人的响应。老张只是夹七夹八地扯一些题外话，他指着那张带面罩的照片说，这张照片是林先生特意给我照的，林先生说要寄到我家，不知道寄了没有。“本来不是取蜜期，他非要我带上防蜂罩为他表演。他说我带上它像是带上皇冠，说我是蜜蜂的神，蜜蜂的上帝。这个林先生不脱孩子气，尽说一些傻话。”

调查人很敏锐，从这句平常话中联想到苏小姐说的“神经失常”，便调头紧追下去。老张后悔说了这句话——他不想对外人讲说林先生的“缺点”。在再三追问下他才勉强说，对，林先生的确说过一些傻话。他说过，老张你“干涉”了蜜蜂的生活－－你带它们到处迁徙寻找蜜源，你剥夺了它们很大一部分劳动成果供人类享用，你帮它们分群繁殖，如此等等。但蜜蜂们能察觉这种“神的干涉”吗？当然这肯定超出它们的智力范围，但它们能不能依据仅有的低等智力“感觉”到某种迹象？比如，它们是否能感觉到比野蜂少了某种自由？比如，当养蜂人在冬天为缺粮的蜂群补充蜂蜜时，它们是否会意识到有一只仁慈的“上帝之手”？它们糟蹋外来的蜂蜜，是否是一种孩子式的赌气？“林先生把我给逗笑了，我说

它再聪明也是虫蚁呀，它们咋能知道这些。我看它们活得满惬意的。不过，”他认真地辩解着，“林先生绝不是脑子有问题，他是爱蜂爱痴了，钻到牛角尖里了。”

调查人对谈话结果很失望，这条意外得来的线索等于是断了。他们曾把最大的疑点集中在“养蜂人”身上，但是现在呢，即使再多疑的人也会断定，这位豪爽健谈的张树林绝不是阴谋中人。两人临告辞时对老张透露了林先生的不幸，放蜂人惊定之后涕泪滂沱，连声哽咽着“好人不长寿，好人不长寿哇。”

调查人又到了北大附中，林达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来这里对学生作了一场报告。当时负责接待的教导处陈主任困惑地说，这次报告是林达主动来校联系的，也不收费。这种毛遂自荐的事学校是第一次碰上，对林达又不熟悉，原想婉言谢绝的，但看了那张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证，就答应了。至于报告的实际效果，陈主任开玩笑说“不好说，反正不会提高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

他们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喊来了5个听过报告的学生，两男三女，拘谨地坐在教导处的木椅上。这是学校晚自习时间，一排排教室静寂无声，窗户向外泻出雪亮的灯光，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在远处的夜空中闪亮。学生们的回答不太一致，有人说林先生的报告不错，有人说印象不深，但一个戴眼镜女生的回答比较不同：

“深刻，他的报告非常深刻，”她认真地说，“不过并不是太新的东西。他大致是在阐述一种新近流行的哲学观点：整体论。我恰好读过有关整体论的一两本英文原著。”

这个女孩个子瘦小，尖下巴，大眼睛，削肩膀，满脸稚气未脱，无论年龄还是个头显然比其他人小了一套。陈主任低声说，你别看她其貌不扬，她是全市有名的小天才，已经跳了两级，成绩一直是拔尖的，英文程度最棒。调查人请其他同学回教室，他们想，与女孩单独谈话可能

效果更好些。果然，小女孩没有了拘谨，两眼闪亮地追忆道：

什么是整体论？林先生举例说，单个蜜蜂的智力极为有限，像蜂群中那些复杂的道德准则啦，复杂的习俗啦，复杂的建筑蓝图啦，都不可能存在于任何一只蜜蜂的脑中。但千万只蜜蜂聚合成蜂群后，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为什么如此？不知道。人类只是看到了这种突跃的外部迹象，但对突跃的深层机理毫无所知。又比如，人的大脑是由140亿个神经元组成，单个神经元的构造和功能很简单，不过是根据外来的刺激产生一个冲动。那么哪个神经元代表“我”？都不代表，只有足够的神经元以一定的时空序列组合在一起，才会产生“窝石”……

调查人又听到“窝石”这个词，他们忙摆摆手，笑着请她稍停一下。小姑娘，请问什么是窝石？我们在调查中已经听过这个词，不会是肾结石之类的东西吧，从没听过脑中也会产生结石。

小女孩侧过脸看看他们，有笑意在目光中跳动。她忍住笑耐心地说，那和石头没关啦。“我识”就是“我的意识”，就是意识到一个独立于自然的“我”。人类婴儿不到1岁就能产生“我识”，但电脑则不行，即使是战胜卡斯帕罗夫的“深蓝”，它也不会有“我”的成就感。“这是说数字电脑的情形，自从光脑、量子电脑、生物元件电脑这类模拟式电脑问世以来，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林先生在报告中也提到了‘标准人脑’和‘临界数量’……”

调查人员相对苦笑，心想这小女孩怕是在用外星语言谈话！他们再次请她稍停，解释一下什么是“标准人脑”，这个名词听上去带点凶杀的味道。女孩简单地说，这只是一个度量单位啦，就像天文距离的度量可以使用光年、秒差距或地球天文单位一样。过去，数字电脑的能力是用一些精确的参数来描述，像存储容量（比特）、浮点运算速度（次/每秒）等。对于模拟电脑这种方式已不尽适合，有人新近提出用人脑的标准智力作参照单位。这种计算方法还没有严格化，比如对世界电脑网络总容量的计算，有人估算是100亿标准人脑，有人则估算为10000亿，相

差悬殊。“不过林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他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多少，反正目前的网络容量早已超过临界数量，从而引发智力暴涨，暴涨后的电脑智力已经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层面……”

调查人员很有礼貌地打断她的话，说很感谢她的帮忙，但是不能再耽误她的学习时间了，再见。然后苦笑着离开学校。

他们还询问了死者的祖父祖母（林达的父母不在本地）。按采访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是排在第三位，但调查报告中却放到最后叙述。这可能是一种暗示－－暗示写报告者已倾向于接受林达祖父对死因的分析。那天他们到林老家中时，客厅里坐满了人，一色是60岁以上的老太太，头上顶着白色手巾，都在极虔诚极投入地哼哼着。林老急忙把两人让进他的书房，多少带点难为情地解释道，这都是妻子的教友，她们在为死者祷告。林老说，他和妻子留学英伦时都曾皈依天主，解放后改变了信仰，但退休后老伴又把年轻时的信仰接续上了。“人各有志，我没有劝她，我觉得在精神上有所寄托未尝不是件好事。可惜妻子所接触的老太太们都只有‘低层次’的信仰，她们不是追求精神上的净化，而是执迷地相信上主会显示神迹，这未免把宗教信仰庸俗化了。说实话，我没想到我的老伴能和这些老太太们搞到一起。”

他对爱孙的不幸十分痛心，因为他知道孙子是一个天才，知道他一直在构筑一种代号“天耳”的宏大体系，用以探索超智力，探索不同智力层面间交流的可能性。但在谈到林达的死因时，林老肯定地说是自杀，这点不用怀疑，你们不必为它耗费精力了。因为林达死前来过一次电话，很突兀地谈了宗教信仰问题，“可惜我没听出他的情绪暗流，事后我真悔呀。”

林老说，近两年他老伴一直在向孙子灌输宗教信仰，常向他塞一些印刷精美的宣传册，不过她的努力一直毫无成效，看得出来，孙儿只是囿于礼貌才没有当面反驳奶奶。但在那次奇怪的电话中林达突兀地向爷爷宣布，他已经树立了三点信仰：1、上帝是存在的；2、上帝将会善意

地干涉人类的进程，但这种干涉肯定是不露形迹的；3、人类的分散型智力永远不能理解上帝的高层面的思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获得了宗教的感悟，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讲给我听，而不是他奶奶。”林老缓缓地摇着头，苦涩地说，“我不赞成他信教，但我觉得这三个观点倒是可以接受的，它实际上正符合西方国家开明放达的现代宗教观。不过孙子当时的情绪相当奇怪，似乎很焦灼，很苦恼。他在电话里粗鲁地说，正因为我确定了上帝的存在，我才受不了他妈的这个鬼上帝。我不能忍受有一双冥冥在上的眼睛看着我吃喝拉撒睡，就像我们研究猴子的取食行为和性行为一样。尤其不能忍受的是，我们穷尽智力对科学的探索，在他看来不过是耗子钻迷宫，是低级智能可怜的瞎撞乱碰。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我当然尽力劝慰一番，可惜我没听出他的情绪暗流，我真悔呀。”林老摇着白发苍苍的头颅，悲凉地重复着。

调查人怀疑地问，他真的会仅仅为这种异想天开而自杀？林老说会的，他会的，我们了解他的性格。林老自嘲地苦笑道，这正是林家的家风，我们对于精神的需求往往甚于对世俗生活的需求。调查人告别他下楼，看见他妻子在门口同十几位教友们话别，教友们认真地说，上帝会听到我们的祷告，一定会的，咱们的达儿一定会升入天堂。两位调查人扭头看看林先生，林先生轻轻摇头，眸子中是莫名的悲哀。

那个星期六晚上，戴眼镜的小女孩做完作业，迫不及待地趴到电脑屏幕前。那是父母刚为她购置的光脑。一根缆线把她并入网络，并入无穷、无限和无涯。光缆就像是一条漫长的、狭窄的、绝对黑暗的隧道，她永远不可能穿越它，永远不可能尽睹隧道后的大千世界。她在屏幕上看到的，只是“网络”愿意向她开放的、她的智力能够理解的东西。但她仍在狂热地探索着，以期能看到隧道中偶然一现的闪光。林达在台上盯着她，林达盯着每一个年青的听众，他的目光忧郁而平静。这会儿没人知道他即将去拜访死神，以后恐怕也没人理解他这次报告的动机。林达想起了创立“群论”的那位年青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他一生坎坷，关

于群论的论文多次被法国科学院退稿——那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理解它。后来爱上一个不爱他的女人，为此在一场决斗中送命。他在决斗前夜通宵未眠，急急地写出群论的要点。至今，在那些珍贵的草稿上，还能触摸到他死前的焦灼。草稿的空白处了草地写着：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来不及了，没有时间了。

他为什么在死前还念念不忘他的理论？也许只有他和林达能互相理解。

林达说，蜜蜂早就具备了向高等文明进化的三个条件：群居生活、劳动和语言（形体语言）。相比人类，它们甚至还有一个远为有利的条件：时间。至少在1.2亿年前，它们已经建立了有效的蜜蜂社会。但蜜蜂的进化早就终结了，终结于一个很低的层面上（相对于人类文明而言）。为什么？生物学家说，只有一个原因，它们的脑容量太小，它们没有具备向高等智力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此说来，我们真该为自己1400克的大脑庆幸——可是孩子们啊，你们想没想过，1400克的大脑很可能也有它的极限？人类智力也可能终结于某个高度？

没有人向女孩转述过林达的遗言：不要唤醒蜜蜂。不过，即使转达过，她也可以不加理会的，因为她年轻。

（完）